



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會刊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第五屆立法會

第四立法會期（二零一六—二零一七）

第一組

第 V-110 期

V LEGISLATURA

4.^a SESSÃO LEGISLATIVA (2016-2017)

I Série

N.º V-110

日期：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下午八時正

（三月三十一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下午八時零四分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主席：賀一誠

副主席：林香生

第一秘書：崔世昌

第二秘書：高開賢

（三月三十日出席、缺席議員）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強、關翠杏、歐安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陳澤武、鄭志強、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崔世平、梁安琪、陳明金、劉永誠、麥瑞權、蕭志偉、何潤生、陳美儀、唐曉晴、梁榮仔、陳亦立、陳虹、鄭安庭、施家倫、李靜儀、黃潔貞、宋碧琪。

缺席議員：馬志成。

（三月三十一日出席、缺席議員）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強、關翠杏、歐安利、吳國昌、徐偉坤、陳澤武、鄭志強、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崔世平、梁安琪、陳明金、劉永誠、麥瑞權、蕭志偉、何潤生、陳美儀、唐曉晴、梁榮仔、陳亦立、陳虹、鄭安庭、施家倫、李靜儀、黃潔貞、宋碧琪。

缺席議員：張立群、馬志成。

（三月三十日列席者）

列席者：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葉炳權

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惠程勇

教育暨青年局學前暨小學教育處處長龔志明

衛生局局長李展潤

社會工作局局長黃艷梅

房屋局局長山禮度

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容光耀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顧問羅奕龍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顧問何麗鑽

法務局副局長張涵

土地工務運輸局土地管理廳廳長廖永強

行政公職局組織績效及運作廳廳長王穎中

衛生局護士監督范黃有霞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丘曼玲
 法務局局長劉德學
 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
 行政公職局副局長馮若儀
 行政公職局公務人員關係廳廳長許錦漢
 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戴祖義
 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李偉農
 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委員吳秀虹
 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黃子暉
 交通事務局駕駛執照處處長謝國漢
 治安警察局交通廳警司馬超雄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丁雅勤
 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
 勞工事務局代副局長吳惠嫻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烽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林松
 財政局澳門財稅廳廳長鄭世傑
 交通事務局局長林衍新
 建設發展辦公室代主任許震邦
 海事及水務局局長黃穗文

(三月三十一日列席者)

列席者： 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黃子暉
 交通事務局駕駛執照處處長謝國漢
 治安警察局交通廳警司馬超雄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丁雅勤
 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
 勞工事務局代副局長吳惠嫻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烽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林松
 財政局澳門財稅廳廳長鄭世傑
 交通事務局局長林衍新
 建設發展辦公室代主任許震邦
 海事及水務局局長黃穗文

(三月三十日議程)

議程： 一、梁安琪議員於 2017 年 1 月 26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二、施家倫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3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三、麥瑞權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0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四、黃潔貞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五、鄭安庭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六、梁榮仔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9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七、陳美儀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4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八、吳國昌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2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九、李靜儀議員於 2017 年 01 月 27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何潤生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一、區錦新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2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二、關翠杏議員於 2017 年 01 月 27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三、高天賜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8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四、林香生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五、陳虹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0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六、宋碧琪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三月三十一日議程)

議程： 八、吳國昌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2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九、李靜儀議員於 2017 年 01 月 27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何潤生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一、區錦新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2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二、關翠杏議員於 2017 年 01 月 27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三、高天賜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08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四、林香生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五、陳虹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0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十六、宋碧琪議員於 2017 年 02 月 15 日提交的口頭質詢。

簡要： 政府代表就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作出了相應的回答。

會議內容：

(三月三十日會議)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開會。今日的會議安排了十六份口頭質詢。提醒一下，施家倫議員對 2 月 13 號的口頭質詢作了修改，大會之前已經將有關的修改版發給各位議員。現在開始有關的議程，首先以立法會名義歡迎譚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第一份口頭質詢，請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澳門未來的發展是否有足夠競爭力？除本地的營商環境，包括例如法律法規是否完善外，人才的素質高低和人才是否有具有足夠的能力，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亦是其中的重要條件之一。人才培訓則關乎教育制度及教育資源的合理投放同運用。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實施十五年的免費教育，更是中國首個實現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地區。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設立了“教育發展基金”，投入資源支持私校優化辦校條件，並制訂了“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 2011—2020”，《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訂框架》，修訂澳門特殊教育等。特區政府希望通過這一系列的教育管理制度，培養高質素的人才，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足夠的優質人才儲備。

為要落實提升教育管理的效率，做好人才培養，保障基礎教育的質量，特區政府首要任務之一是完善監管機制，保障教育資源正確同有效運用。在 2015 年，曾揭發有學校收取近六百萬的特教資助，但較少地用於融合生的身上，被公眾質疑監管不到位，令到有些學生得不到應有的補助。此外，2015 年審計署亦都揭露了教青局教育發展基金對私校申請資助的監管的疏忽，令到有一些學校濫用公帑，不利教育發展。為此，本人提出以下的質詢：

第一、為了使教育的資金正確同有效運用，當局會否研究成立專責部門，有效監管私校的財政？

二、針對特定的資助教育項目，當局有否加強受資助項目的巡查？進行定期檢查，檢驗是否得到有效的推行，保障教育的資源的正確運用。

第三、“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中指出，對不牟利的本地學制的私立學校，每年用於教學人員薪酬同公積金的支出，達到學校固定同長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以上，請問當局有否全面及綜合按上述原則分析現時私校各級教師的薪酬是否達到同一水平？保證學校將公共資源用於教育事業的發展。

多謝。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大家下午好。

本人對立法會梁安琪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答覆如下：

特區政府一直是重視教育的發展同人才的培養，持續投放資源，完善學校的辦學環境，努力提升教育素質。根據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私立教育機構行使財政自主權的時候，不能夠妨礙有職權的公共部門行使監察權。教青局秉持善用公帑的原則，以嚴謹的態度，從法律同行政兩個層面，持續加強對私立學校財政資助的監管。

首先在法律層面，特區政府在 2007 年成立“教育發展基金”，並且是頒布了《教育發展基金制度》。2012 年，頒布實施“私框”，加強了政府對私立學校財政監管的力度。其次在行政層面，教發基金在運作上是不斷地是總結經驗，努力改進監管措施，完善申請及審批的程序，讓學校是遵守規定，遞交資助申請及執行計劃，並且是從下面幾個方面是進行監管：

第一方面，在學校督學部門設有一個專門負責審核教育機構賬目的工作小組，監督不牟利私立教育機構教育經費的使用，成員是包括會計專業及核數專業的工作人員。受資助的私立學校每年除了在 10 月 31 日前向教青局提交按第 63/93/M 號法令《會計格式規定編制》的會計賬目。對於賬目未獲核准的學校，在不影響學校正常的運作下，會中止向學校發放資助。近年已經有六所學校因此而被中止有關資助的發放，直至賬目獲得核准。目前，因應本澳教育的發展及教育經費監管的需要，教青局正是著手修訂該法律。

二、在特定資助項目的監管方面，會要求學校需要是遵守“專款專用”的原則，而且在完成項目後，向政府提交“資助運用報告”。教育局是會嚴格地是審核資助的申請的發放，亦都會定期訪校及巡查，跟進資助運用的情況，並且是核實年度報告及會計賬目等相關的資料。

三、在“學校發展計劃”資助監管方面，我們教發基金會持續地是完善訪校機制，例如制訂訪校工作指引，制作檢查表及訪校記錄表等，以便工作人員訪校的時候，是逐項那樣是詳細記錄，並且是檢視計劃執行的情況，以及是收集所需要，能夠證明該項目執行情況的實證等。另外，每個學年亦都會安排對學校進行不少過兩次的不定期巡視，還因應緊急或者是特別個案，安排是特別巡視。對於在境外的活動項目，即是要求學校提供充分的實證，好似相片、單據、剪報等，以便核查。在過往兩個學年內，巡查訪校約有 344 次，以及與同學校定期會議共 134 次。

四、在特殊教育資助的運用監管方面，我們會定期就是派員訪校，了解資助的運用，人員的聘用，教材輔具使用，及學生所獲輔助等的情況。及時地協助學校解決問題及糾正錯誤，並且是嚴格要求學校需要在學年結束後三十天內，是提交“學年資助運用報告”等資料。部份專項資助報告更要求學校是逐月提交，當局能夠清晰檢視及掌握資助運用的實際動態情況。在過往兩學年之內，到四所設置特殊教育班的私立學校進行訪校共 16 次。

五、“融合教育資助”是“特殊教育資助”的其中一環，亦都是必須要遵守“專款專用”的原則。教育局是要求學校按“融合教育資助指引”使用是有關資助。倘若計劃的實際支出是低於資助金額，學校是需要是提交“融合教育資助運用報告”時，是一併將差額退還。

六、為保障私立學校教學人員獲得應有的報酬及福利，“私框”規定學校需要保證向教學人員支付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佔學校固定及長期收入的百分之 70 或者是以上。現時全澳所有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已經是按照“私框”規定，設立公積金制度及職級制度，教育局每年都會檢視上述規定的執行情況。教學人員的年薪中位數，由 2012/2013 學年為 254,933 元，到 2015/2016 學年，提升至 355,782 元，增幅是達百分之 39.6。此外，為鼓勵教師持續進修的“專業發展津貼”，中位數由 2012/2013 學年為 73,824 元，到 2015/2016 學年，提升至 99,240 元，增幅是達百分之 34.4。

最後，教育局是謹守善用公帑的原則，定期向非高等教育委員會報告私立學校會計賬目的審核結果，內容包括《公積金制度》、《職級薪酬制度》、以及學校財務狀況的評級等，上述的內容亦都會在非高等教育委員會會後的記者招待會發佈。而各類財政資助內容等資訊，每季亦都會在澳門的特別行政區公報上刊登。教育局將不斷地是依法完善對各類資助的發放同監管，增加各類財政資助資訊的透明度，發揮社會的監察作用。

多謝主席，亦都多謝梁議員。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剛才才好詳細的回覆。特別六點的監管的方式，亦都介紹得十分之詳細，本人亦都十分之滿意，真是做了好多功課。

本人對特區政府的重視教育的發展及人才培養，持續投放資源及改善辦學的環境，一直是給予支持的。本人亦都知道，教育局為了善用這些公帑，這幾年來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的，包括加強對私校財政的資助的監管，學校督導部門按規定審核教育機構的賬目，教發基金是遵守“專款專用”的原則，持續完善訪校機制，剛才亦都講到“私框”是規定學校須保證向教學人員支付那個薪酬及公積供款佔學校固定長期收入百分之 70 以上的。

特別亦都解釋到就是，特殊教育資助運用方面的監管的方面，近年亦都是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因此亦都看到那個 PISA 那個測試，成績是證明我們澳門這個教育投入是有效的，這個大家都十分之明白。亦都希望政府要根據《非高等教育綱要法》，是尊重私立教育機構的財政的自主權，但同時亦都要進一步加強對私立學校的財政的監管的力度，相信澳門教育會更加變得更好。

另外，亦都想問一下政府，就是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現在相關的雙語人才的培育的進度是怎樣？面對本澳未來發展所需的雙語人才的需求，當局如何通過教育完善現在中葡雙語那個培訓的機制？以及擴闊培養不同領域所需的專業翻譯人才，同時亦都想了解而家學生參與的程度。

多謝。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多謝梁議員剛才對我們的嘉許。

談及到我們中葡雙語的培訓，我相信大家都記得，舊年當李克強總理來澳門視察的時候，亦都是提出了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指引，就是希望我們澳門可以發展成為培養中葡雙語人才的基地。我們特區政府其實是很有條件在這方面，特別是雙語人才的培養方面，做到這個；甚至是亞太區的一個重要的雙語人才的培訓基地。因為我們葡語在澳門來講，是我們其中一個官方語言，除了中文，葡文是官方語言。

我們過去，在 1999 年回歸之前，我們澳門亦都是有這個葡國的僑民，開始在這裏生活。回歸了之後，亦都有好多葡僑在澳門居住。其實這些葡僑在澳門生活，其實可以協助到，令到我們澳門特區變成一個葡語的培訓基地。因為在其他地方，包括我們內地，即使有很多好的學校，譬如北京的外語大學，上海的外語大學等等，雖然他們有葡語的教學，但是在葡文那個生活那個條件來講，或者是一個葡語學習的氛圍來講，肯定就是沒有我們澳門有這麼好的氛圍。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中央政府亦都看到，我們澳門就除了可以構造個中心，亦都是可以做一個平臺，這個就是我們中國同葡語系國家的商貿服務的平臺。這個平臺的構建，其實需要好多好多大量的雙語人才。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特區政府亦都是在過去，亦都是投入好多的資源在這一方面，去培養我們的雙語人才。不單止是在大學，而且就是我們的非高等教育這方面；還有我們的幼兒教育開始，我們基本上而家有個好好的一個機制，我們叫做一條龍的一個機制。特別是在 2017 年今個學年開始，我們會有我們的一個中葡的學校，亦都是我們一個官方的，一個公立的中葡學校，將他真真正正就是變成一個我們叫做雙語的培訓的學校，由今年開始，我們就招生。除了這個二龍喉的這個中葡學校之外，還有鄭觀應這個中葡學校，都是作為我們一個非高等教育的葡語的培訓基地。

此外，我們還有大學，還有理工學院，我們除了是吸引更多多的我們澳門的學生去修讀葡語之外，我們亦都是吸引葡國的學生，或者是葡語系國家的學生，來我們澳門這裏學習漢語，學習普通話。這些課程特別在理工學院、還有我們澳門大學、還有聖若瑟大學、還有城市大學、還有科技大學等等，我們基本上好多高等教育的機構，都是開展緊這種教學。以及我們都是設置好多的助學金、獎學金，令到我們的學生，可以到葡語系國家去學習，包括去葡國去學習。

以及今年我們推出了一個非常之新的一個政策，就是令到我們澳門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到一些外語的國家，去進修他們的外語，其中一個地方就是葡萄牙。所以我們現時正在是進行一個行政的手續，我們據我所知，好多學生亦都有興趣去葡萄牙修讀這個葡語的。

多謝主席。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Srs. Membros do Governo,

Caros Colegas:

Eu gostaria de acompanhar a segunda pergunta da Deputada Leong On Kei, que tem a ver com o facto de haver certos projectos educativos que recebem apoio financeiro. Mas há também projectos educativos que não recebem nenhum apoio financeiro.

Há dias fui visitar alguns infantários particulares e verifiquei que as educadoras de infância que estão a ensinar crianças dos três até aos seis anos, não recebem nenhum apoio do Governo. Zero. Ora isto está mal, porque as educadoras de infância que estão a dar os primeiros passos no âmbito educativo, até hoje, depois de fazerem tantos esforços... por parte dos dirigentes das escolas, nomeadamente os infantários, que precisam de apoio... e isto faz o quê? Faz que a estabilidade dos recursos quebre, para a frente e para trás, quer... todos os anos o pessoal sai, o pessoal não trabalha nos infantários porque os vencimentos são baixos, e o Governo não dá nenhum apoio. Portanto, como é que se qualifica um projecto educativo? Eu acho que é altura de realmente resolver esta questão de fundo. Eles também precisam, já que o Governo também subsidia projectos a nível geral de Macau, nomeadamente todos os anos há um apoio educativo para todos os cidadãos de Macau que querem elevar a sua qualidade... dos conhecimentos, é também altura de ver e estender a mão às educadoras de infância... aqueles que dão os primeiros passos e que estão a ensinar. Eu fiquei lá várias horas e verifiquei que as crianças, ao fim do dia, quando vão para a casa,

sabem mais, se sabem mais... e o facto de ser uma entidade diferente do sector da educação não significa que eles não estejam a dar os primeiros passos do sistema educativo. Portanto, chegou a altura, de facto... o Governo de ajudar mais e fazer com que de facto eles tenham um apoio e que mantenham a estabilidade dos recursos, porque uns concorrem para a função pública, outros vão para escolas que pagam mais não é? Porque todos eles têm licenciatura. Esta é a primeira questão.

A segunda questão tem a ver com a qualidade do ensino. Nós estamos a verificar... e nós estamos a receber muitas opiniões do sector público e privado, que a qualidade de ensino perca por defeito, porque de facto não temos melhores professores. E porque não temos melhores professores? Porque não são bem pagos. Portanto, eles preferem ir para outras profissões, porque a questão remunerativa dos professores... não é bem paga. E isto é assim! Porque se os professores não são bem pagos os alunos também sofrem. E os alunos não têm culpa! Porque o ensino... é aquela a qualidade, e nós precisamos de ser mais competitivos, estamos a trabalhar e a gerir... nas zonas adjacentes. Portanto, são estas as duas questões para que gostaria de ter uma resposta.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就梁安琪議員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我想作出跟進，即為甚麼有些人獲資助，另一些人未獲資助。早前我去探訪了幾間私立幼稚園，發現教三歲至六歲的幼兒教員不獲政府的任何資助，即零資助。這樣不大合理，因為他們給予兒童學前教育。至到今天，一些學校尤其是幼稚園的領導人員一直努力爭取獲政府資助，他們為何需要這些資助？為的是保持資源穩定，由於每年都有人員流失，不願在幼稚園工作，就是因為人工低，又不獲政府的任何資助。那麼如何才能符合獲取資助的資格？我認為是時候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像政府津貼本澳一般教育項目一樣，例如每年資助全澳市民進修，以提高市民的知識水平，兒童學前教育人員也需要，現在也是時候看有關資助能否亦惠及他們，因為兒童的學前教育有賴他們。我在幼稚園逗留了幾個小時，發現孩子們放學回家後，所學的知識增加了，如果他們能學到更多知識……，雖然幼稚園非納入免費教育網內，但卻為兒童提供了學前教育。因此，現在是時候由政府向他們提供更多的幫助，令他們保持資源穩定，免得有些去

投考公職，有些去薪酬更高的學校，對嗎？因為他們都有學士學位。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教育素質，我們收到公立及私立學校的許多意見，教育質量難確保的原因在於我們欠缺優質的教師。那麼為什麼會欠缺優質教師？就是因為他們所獲的工資不高。因此，他們寧願從事其他的職業，因為教師的待遇問題……，工資不高。就是這樣！因為教師的薪水不高而令學生也受牽連。但是學生是無辜的！由於教育……，求質量……，需更具競爭力，工作及管理上……在鄰近地區。就提這兩個問題，希望得到回覆。

多謝。)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想跟進下梁議員一些的問題。因為看返梁議員她那個口頭質詢那個事由，就是審計署在 2015 年審計報告裏面亦都指出了，教育局在那個有關的監管的工作方面，不但是無法有效那樣發現在管理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在履行一些基本的一個的監督的職責那方面，亦都由於有不同的一些的錯漏，可以講話當時的審計報告，是一個長期存在。亦都令到一些一個不公平性，就話很自願、很自律去進行有關的受監管的這些的對象，可能就發覺有一個這些這樣的規定，都是流於一個的形式，實際上原來教育局在這個監管方面，原來是不重視。亦都看返在這個整個過程裏面，亦都使到一些教育局受資助的一些的學校，感受到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從剛才司長的一個的回應，就會從一個的法律及行政兩個層面，亦都從六個方面去進行一個的監管的工作。我的問題就是話，審計署出了這個報告之後，其實這六個方面，是否已經是包含了當時審計署所發現的問題，已經能夠起到一個的改善，整改的一個的管理工作呢？這個我想知道的。因為從六個方面我們看不到，是一個以往做開？抑或由於這個審計署出了來之後，而一些的整改的措施，務求就是甚麼呢？在有關的建立一個監督的制度方面，能夠確保現在這些的資助的一些的用途的公務，能夠真正能夠嚴格那樣落實，我想聽聽司長這方面的一些的回應。

唔該。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跟進下司長答梁議員那個問題，那個關於特殊教育問題。我有些市民都給我們講過，在融合教育那裏，有好多特殊那個語言導師那些導師，有些學員一個月見他一次，見那個語言導師就五分鐘，一個月見五分鐘左右。在這個方面，我諗如果教導那些特殊教育那些兒童，我諗這方面我諗要司長你在這裏諗諗個辦法先得。

還有跟進下這個老師那個框架問題，現在托兒所通常那些要有老師在那裏，那些老師是由社工局管理的托兒所，社工局管理。他們在那裏那些老師，是無特殊津貼，但是在小學，就會有特殊津貼。在這裏，可不可以司長你在那裏平衡多一些，讓一些老師收回多少津貼，能夠在托兒所那裏做服務呢？如果不是，那些老師一到差不多時間，他小學那裏有位，他即刻要走，托兒所那方面就很難請到這些的老師在那裏。但是你社工局一定要有老師，無老師那個托兒所是不合規格，所以令到那些托兒所做法起上來，即是幾有困擾的，多謝主席。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我想跟進下司長剛才你很關心這個葡文的推廣這件事，其實之前我們大家探討過。因為其實 TDM 那個節目，中文節目打葡文字幕，葡文節目打中文字幕，去推廣葡語這件事，以及將我們的節目去葡語系國家度推廣，即是打上字幕至得，這件事不知個進度怎樣？我諗這件事，這個互動，對一些學生學葡文會是多個語言環境。即是你那個中文節目，他識聽中文，加上都看那個葡文字幕，我諗其實鄰埠已經是這樣，中文台都有英文字幕，那些其它那些，有好多那些節目都翻譯了有英文字幕，不知這樣澳門進行成怎樣？想了解更多。

唔該。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多謝剛才好幾位議員對我一些提問，包括高議員、何潤生議員、梁榮仔議員、以及麥瑞權議員，特別是有幾位議員就是講到我們教育局的那個運作是怎樣去監管這個教發基金，特別在 2015 年，審計報告出了之後，我們教育局是怎樣去跟進，怎樣去矯正他們的之前就做得不足的地方，一陣間我會請梁局長為大家介紹。

我想就是提一提幾點，特別是梁榮仔議員剛才講到一些特殊教育那方面，特別是一些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他們在言語那方面的訓練，特別梁議員是講到一些語言的治療師那方面，或者是他們來澳門，或者是出現那個次數是比較少，我認同的，認同就是我們在過去來過，我們澳門由於人才的缺乏，特別是在這些治療師那方面的缺乏，包括是三師，我們叫三師，就語言治療師，以及這個物理治療師，以及職業治療師。我個人認為，這幾個師這個專業的人才，我們是好重要，在過去來講是缺乏，我們必須要在許可的情況底下，引進一些專業的治療師，特別在這個言語，語言的治療師那方面。

在舊年 2016 年，我們成立了一個兒童的綜合評估中心，我們這個兒童的綜合評估中心就是由我們就是牽頭，社文司牽頭，結合了其他方面，好似衛生局、教育局、以及社工局就是共同就去協助、去發現我們一些小朋友，他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或者他發展是有障礙的朋友，我們就是需要就是引入一些專才就去協助他們。在過去是比較缺乏的，但是舊年開始，我們現在陸陸續續亦都是引進。我特別就是在上一個月，我就去香港，與有關的官員就是傾過，可不可以由香港方面引進一些言語、語言的治療師？香港方面就是承諾了的。我相信，好快、好快我們有關當局，特別是我們轄下幾個範疇的部門，就將會是好快那樣，就是去幫助我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所以特別就給梁議員就是講講。

麥議員剛才都講到，有關我們電視台一些劇集可不可以翻譯？之前我亦都有討論過的，我是好認同的。特別是在葡語的劇集，或者是葡語的新聞那方面，將他就是譯成中文，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多的市民，更加多的觀眾及學生，可以透過看葡語台可以學習這個葡語，這個是好好的一個構想，我相信有關方面就已經是研究怎樣去做？可能由於人才的關係，特別是雙語人才的缺乏，反而他們的葡語的劇集，他將他翻譯成就是英文

的翻譯多。有的，特別就是好多劇集，葡語的劇集，巴西那些劇集，他將他翻譯成這個英語，有好多。所以可能外語這個人才缺乏的關係，但是怎樣都好，我們現在正在是努力打造一個雙語的一個培養的基地，我相信是需要幾年時間就是去培養一班人才。我們盡可能，除了我們自己本身培養之外，我們國家有關的機構、大學，它都是培養緊的，所以特別就是回應麥議員。

跟住我請梁局長就介紹一下，有關剛才高天賜議員及何潤生議員的一些問題，唔該。

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主席，唔該司長。

各位議員：

即是大家都比較關心，是一個就是中葡雙語的一些情況，以及一些即是譬如話例如一些老師的，好老師的一些即是待遇的問題，或者老師的一些質量的問題。其實，剛才其實司長都講過，在“私框”通過了之後，其實我們看到我們老師的中位數，年薪的中位數是有所提升的，而且亦都是經過我們的“私框”通過，對於老師的薪津福利，以至於退休制度，都是有一定的法律的保障。

另外，就是有關於監管方面，當然這些是公帑，教青局一直以來，對於公帑的運用，都是非常嚴格，以及亦都是公帑的一個審閱，都是有一定的程序及規定的。怎樣去做呢？由於我們亦都知道，在一個過程裏面，出現了一些可能在同事執行的時候，出現一些情況。例如有時同事可能他在那個方法方面，他未必就即是話這麼到位，例如譬如話他去到學校那還，十個冷氣機買了之後，究竟它是放在那裏？當時來講，亦都未必是他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部數出來，或者在那裏個地方，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是需要同事是按照返他們去到每一個學校裏面去看，他是有個手冊的，有個指引，他需要剔返這些文件出來。

即是話每一個學校申請的一些項目，根據返我們本身教育發展基金是有兩大類的一個資助，第一就是固定的資助，固定資助即是話按學校的大細的規模他去申請的，這個就例如一些校本培訓，或者是專職人員，即是包括譬如話是圖書管理員，或者實驗室管理員等等這樣。而有一些是非固定資助，譬如有一些優先的發展項目，譬如例如“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學習之旅”、特殊教育、葡文，或者是傳承中華文化等等。這裏

優先項目裏面是有十種的，但我們有設定它的上限，即是話它金額的上限，按返學校裏面的規模有個上限，亦都是有些校本發展類的。怎樣都好，學校按回自己的教育的發展的宗旨及個重點，他會作出一個申請的。

但大家要注意一樣，就是話，其實我們是有一條，除了是每一年有一個會計的賬目 63/93/M 需要他要填報之外，如果是它那個賬目不獲得通過，剛才司長都是介紹的時候都講了，有六間學校是曾經是被終止有關津貼的。如果是在我們那個另外一些專款的一些津貼裏面，例如教發基金，或者大家關心的融合教育這樣，其實我們是會是需要它是“專款專用”，它不能夠不是這一個項目，它用在另一個項目裏面上。所以在這些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是每一次是學校需要是在個報告那裏寫返好清楚。假設他是用不完的，大家可以明白，其實這麼多間學校，每年的一些叫做“校本發展”類的，其實是超過一千項的。譬如例如他是想帶些學生，在某個月去做一個叫做交流的一個學習，但是或者是那個月他去不到，在那個學年它都做不到這個活動，其實至到它交報告的時候，它需要將這一筆數是回返給教青局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放心，就是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按照這個這樣的監管原則，況且所有的一個教發基金，其實學校是在我們審批了之後，他需要是簽訂一個承諾書。承諾書是表明學校是需要是切實地執行這一個計劃，以及是要按照我們的財務的一個規定，一個叫做“專款專用”的規定。而如果是一些比較大型些的一些項目，其實是需要，譬如話一些設備的購置，超過 75 萬，或者是工程的一個預算是超過 250 萬的時候，其實他需要是進行一個叫做“公開招標”的一個方式去進行的。所以在這個的原則之下，在個流程又好，或者在那個學校本身的執行又好，我們都是按照法例有些規定，按照指引有些規定給學校，希望就是我們是多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當然在這麼多年裏面來講，事實上有些學校他本身可能是未必這麼清楚這一些這樣的工作，我們都會在那個巡學校的時候，都會是再作出一些叫做指示學校，或者有時都會勸下學校怎樣。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是都做了一些不少的工作，譬如例如在口頭的勸喻裏面，其實在 2016 年的時候，我們都是有 17 次，而書面的勸喻及那個警告，教發基金那裏是有 1 間學校的。特殊教育那裏，2016 年就是無學校被我們勸喻的。而免費教育學校裏面，是有一所學校是被我們就是勸喻的。所以是學校的賬目方面，是有 17 所學校是被我們是用書面勸喻的，即是例如譬如話他個賬目裏面有些不是很清楚入賬這樣。

這個都是我在這裏即是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其實在教育局本身的工作上面，不論在行政上面，在流程上面，亦都是好嚴格去遵守。而是在個過程裏面，我們亦都聽取了審計的意見，在一些這樣的流程方面，亦都利用一些電子平臺是可以是加快我們的行政的處理工作的。

在這裏我向大家報告完畢，多謝。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唔該局長。

主席：

我想補充少少，因為剛才高天賜議員就講到一點，就是關於我們幼兒教師那個薪酬那方面。我有資料，我的資料亦都是教育局所提供的。其實我們在 2012 年，我們這個“私框”通過了之後，這個“私框”即是《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的框架》。2012 年過了之後，由 2013/2014 學年開始，我手頭上的統計資料就是，那個幼兒教師，她原本那個薪酬的中位數，是年薪 221,462 元，到 2015/2016 年這個財政年度，這些幼兒教師他那個中位數，是 269,320 元個年薪，升幅是 2015/2016 年，就相較 2013/2014 學年，是增加了百分之 21.6。亦即是話是幼稚園，即是幼兒教師亦都是受惠的。可能高議員剛才你所講的是那個托兒所，托兒所就對不起，托兒所與我們這個“私框”是不一樣。托兒所是一個托兒的一個服務，不是一個是教育一個制度，所以希望高議員明白這一點。

多謝主席，因為我少少補充，唔該。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一份口頭質詢，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二份口頭質詢，下面請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下午好。

“特區政府養老保障機制”當中提到，協助長者改善生活環境，是未來養老保障工作的重要著力點。而政府亦都曾經提到會積極創造條件，令到長者的生活更加好。而目前的長者的居住環境及生活素質方面，仍有不少的地方需要改善。

“家庭照顧”是有關機制的宗旨，當局為鼓勵跨代同住，現在在公共房屋輪候裏面，引入特別的措施，為有長者成員的家團，在公屋的分配或者是購買上，提供優先分配的安排。並且表示，在萬九後，將兩房一廳的單位為主，這些值得肯定的。在最新的千九個經屋當中，仍然有 854 個一房一廳的單位，導致不少三代同堂的家團，只能夠輪到一房的單位。

2013 年經屋開放申請時候，千九個單位吸引超過四萬二個家團去申請。目前有資格上樓的基本都是三代同堂核心家庭，部份更是比較老的長者及殘疾人士，試問三代同堂的家庭，四、五個人住一房一廳單位，究竟怎樣居住呢？居住的空間不能夠滿足基本的居住的需求，一家人分開居住，又不利於實現家庭的照顧，即使勉強入住，長者的生活素質亦都是大打折扣。

另外，當局曾經表示，粵澳兩地的養老合作，是要給長者多一個養老的選擇。但是本澳醫療福利未有延伸到內地，導致長者在返鄉養老的時候，缺乏健康的保障。施政報告當中亦都有提及過，要在橫琴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去規劃建設集養老、居住、教育等綜合配套於一體的“澳門新街坊”，並且探索將澳門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通訊等民生的配套延伸到橫琴，這個項目至今都無下文。

政府在養老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好多長者亦表示感激，但是亦有不少的措施亦無得到有效的落實，或者是推出的措施出現不夠人性化的一個情況。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當局曾經表示，公屋以兩房單位為主，但是在實際建設當中，卻出現大量一房的單位，根本是無辦法滿足輪候家團的基本的需求。當局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在短期一萬二千六百個公屋單位個戶型的比例？

第二、當局一再強調，跨境醫療的關鍵在於解決兩地醫療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各項監管的困難，例如收費準則等，是否可以詳細介紹它的困難在那裏？以及對於這些這樣的困難，當局

作出那方面的研究？以及有甚麼對應之策呢？

第三、“澳門新街坊”作為區域社會服務合作的重點項目，備受矚目，當局是否可以介紹一下目前項目的進展是怎樣？以及這個跨境醫療養老福利方面，將有些甚麼創新的一些思維呢？

唔該。

主席：請譚司長。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本人對立法會施家倫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答覆如下：

特區政府以建立“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為長者構建長遠而全面的養老保障體系，作為長者服務的願景目標。並且從預防、診治、及康復的服務鏈上著手，不斷地是加強及完善長者醫療服務。

現時長者在本地就診的可及性高，醫療福利完善，長者可以通過多渠道、多層次的醫療模式，容易方便及免費獲得衛生中心同仁伯爵綜合醫院的醫療保健服務。同時，通過雙向轉診的機制，保障病人得到持續性的診治。

此外，失智症診療中心已經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正式是啟用，為失智症患者是提供多學科的診斷及治療。結合社會工作局提供的無縫社區支援，進一步地是優化失智症患者的醫療服務，以及加大支援的力道。

而為落實家庭照顧、原居安老的政策方針，社會工作局致力增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同家居照顧支援服務的供應。同時，積極在本澳的公共房屋及政府用地中，預留合適的地點興建長者院舍，以落實“本地為主，內地為輔”的長者院舍服務政策方向。

在推動上述本地服務的同時，特區政府亦都是重視粵澳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兩地社會服務的合作，並藉此是探討本澳居民在內地跨境養老，以至社會服務提供上的可行模式。值得強調的是，特區政府長期是實施各項方便本澳長者前

往內地養老的政策措施，當中尤其是讓居住在內地而符合相關規定的長者，可以繼續地領取經濟援助金、養老金、敬老金、殘疾津貼、公積金個人賬戶內的款項等福利或者是津貼。

社會保障基金更推出可透過兩間指定銀行，以匯款方式將養老金發放至受領人內地所屬支行的個人賬戶。而粵澳雙方在 2015 年是推出了在生證明的協查合作計劃，方便養老金受領人在當地辦理在生證明，讓長者無須兩地奔波。

而在內地建設養老院舍的工作上，由於涉及建院用地需要透過有償的方式取得的問題，因此，在相關的用地方式、方法、以及計價的訂定等方面，粵澳雙方仍需要進行務實嚴謹的研究及探討，現階段並無落實的具體方案。

至於在跨境醫療的安排上，由於一直是存在兩地醫療制度、監管、醫療文化、診療方式等差異，例如新聞亦都是不時報導內地有些醫院是濫收費用等負面消息，造成醫療服務、用藥品質及收費等是均難以監管。因此，為保障澳門居民的醫護質素，特區政府對跨境醫療的構想，需要先作深入的研究及評估。可見對於醫療保障的跨境延伸是一項相當複雜的問題，衛生局正不斷地是加大同內地，特別是鄰近省區醫療機構在技術交流、人員培訓及診療轉介等方面的合作，致力為澳門的市民提供妥善的醫療服務。

此外，房屋局亦都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3 月 17 日，按照現行《經濟房屋法》的規定，是開展了多戶型經濟房屋申請的時候，已經是公佈申請單位的數量、類型及價格等，並且是呼籲市民提交申請前，是需要充分考慮家團的實際情況。同時，亦都是透過不同渠道說明，經濟房屋的分配方式，已改為分組排序，每組名單是以電腦隨機抽號的方式進行名次的排序。

特區政府在適當運用資源的情況下，按照上述的安老政策方針，以及長者院舍規劃的政策方向，為有照護需要及原居安老的長者提供相應的服務。我們爭取未來兩至三年，長者院舍的服務名額，將會由現時的一千六百多個，增加至約二千四百個。而應對因身狀況轉差而需要長期照護的長者的住宿需要。同時，亦都是積極地增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是超過四百個，為失智症及體弱長者提供日間照護服務，一方面讓長者獲得所需照顧，另一方面為護老者提供支援。

此外，透過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為有需要而居在社區的

長者，提供送膳、家居清潔、陪診、護理康復等服務。至於健康的長者，則是透過設在各區的長者中心，為他們提供各類康體及教育活動，各中心亦都會組織長者義工，透過探訪活動，讓我們的長者參與社區，躍度耆年。

未來，特區政府將繼續是推動“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各項工作，這個“十年行動計劃”是由 2016 年是至 2025 年。我們有序地落實各項短、中、長期措施，為構建“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而努力。

多謝主席，多謝施議員。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多謝司長詳細的答覆。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關於一個房屋就無答到我，希望看一下……我是想介紹下短期我們一萬二千個公屋入面，究竟它的比例是怎樣？這裏就無講到的。

另外就有一個關於醫療那個，就是我由 2013 年開始，其實本人已經是多次去建議政府，是建立一個全民的醫療保障機制，給市民能夠自由去選擇就醫的地方。因為這個就不需要去做到搞到現在我們的醫院，即是我們市民又有好大的怨氣，我們的一些醫生又做得好辛苦。這些政府在上一一次亦都多次表示會進行深層次的研究，以及要獲得社會這個共識，這個之前局長有答過的。

在舊年年底，政府亦都表示，已經聘請了香港的專業團隊進行醫療系統作一個評估。我想問下，當局就這個得出的相關評估報告，究竟有沒有時間表呢？或者是評估成怎樣呢？或者是當局從未來，就建立這個全民醫療保險的議題，會不會作公開諮詢呢？收集一些民意呢？我想問一問，追問這件事。

唔該。

主席：請譚司長。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多謝施議員。

主席：

我想就是交給房屋局局長山禮度為大家介紹一下有關的情況，唔該局長。

房屋局局長山禮度：唔該司長。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關於講緊那 12,000 個單位，因為那 12,000 個單位，現在大部份還是規劃階段，我們是未訂定的。但是我們的方向就是這樣的，因為要訂定，第一要選擇是社屋還是經屋？如果在社屋裏面，我們要按一般的例子，按我們那個租戶的結構，一般我們個比例是 T1 百分之六十三，T2 百分之三十六，T3 百分之一，按這個比例去漸進去做的。

關於經屋裏面，經屋裏面我們暫時還是做緊規劃未定，但是到時定那時候，我們會按照實際情況，以及我們個經驗裏面去訂定的。我可以給個例子給大家，現成現在起好的經屋裏面，新那些經屋，總共 12,000 個單位左右，新的經屋，個比例是 T1 佔百分之廿五，T2 佔大部份的百分之五十五，以及 T3、T4 大約百分之二十五。

唔該。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另外請李展潤局長介紹一下有關剛才施議員所講的，全民的醫療保險機制，請局長。

衛生局局長李展潤：唔該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施議員提及的“全民醫療保障機制”，其實我理解是醫療融資。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正在請緊這個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就幫我們做我們澳門的醫療衛生一系列的研究，包括這個人力資源的配置，以及醫療融資的研究。應該因為他們的學院都比較忙的，我們就尤其是是人力方面，我們叫他先做，尤其是這個醫生同護士那個配置，他們會首先做了一樣先。

醫療融資其實一個真是好複雜的題目，他們需要收集多些的資料，應該大家都可以聽到，好多地區國家在醫療融資方面，都是一路研究、研究、不斷研究研究，都未有一個好確實的結論，就算是美國，或者香港都是。但是我們首先是解決了

這個人力資源那個配置先，逐步那樣去做一個研究之後，看下列需不需要做一個諮詢，補充這麼多。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唔該局長，多謝主席。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今次這個質詢的問題牽涉好多範疇，但是為了精簡起見，我比較集中希望在衛生的範疇那方面，希望關注多少少。因為面對住我們人口持續那樣是會邁向超老齡化人口結構，在這方面來講，對於我們醫療衛生那個需求，是會增長得非常大。不單止大家需要保健康、保命，而且同時需要當年紀老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怎樣保障到，仍然維持到比較好少少的生活質素呢？都是需要衛生方面的配合。譬如就是眼睛的退化、牙齒的退化、骨骼退化，他未必會死，但是個問題就是話，嚴重影響生活質素這些情況之下，是需要及時的支援。

這些支援我覺得有兩方面需要特別考慮，第一就是話我們要有儲備資源去應付這些，錢是需要的。當然不是諗住大家買保險的問題，而是話趁著我們現在特區政府有強大的儲備的情況之下，及早為這一個需要來儲備的基金去做，我覺得是適當時間及迫切的，不要等到到時用完全部錢先再算。

第二就是話，是我們需要加強這個醫療的質素，為了加強些醫療的質素的時候，如果下下要走去外地那裏搞專科就真是好慘。但是另外一方面，澳門因為這麼細的地方，一個細的地方要自己提高醫療質素，的確有個局限，這個在世界上面，衛生組織都承認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能不能夠用到我們資源，能夠一方面是錢方面要儲備好，第二方面，利用我們澳門現在已經發展緊的醫療的資源來到引入一些強大的力量，去加強我們本身的醫療的質素。即不是話我們本身不足，而是話因為那個醫療的需求將來真是會不足膨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質素怎樣保障呢？我會覺得其中一個考慮方向就是，譬如離島的醫療綜合體，即是有多多幾間醫院的佈置在那裏，是否可以及早籌劃？可以引進譬如香港，或者是廣東一帶，即是一流的醫院來到澳門，來到是幫手是經營一部份的醫院？即是引進教授級的人才來到是培訓及管理，推動這裏的醫療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們本地已經有香港的不是廣東的一流的醫學院在這裏亦都是經營醫院的情況底下，來到參與一齊，與我們本地的衛生局的醫生一齊，多元化那樣推動我們本地的醫療的培訓及質素，是否需要應該考慮

這些這樣的資源？除了錢之外，這些體制上亦都是需要呢？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午安。關於施議員所提出的今日這個口頭質詢，從安老的政策方面，是比較大的一個範疇。安老涉及到一個居住的問題，一個醫療的問題，我今日主要會從居住的問題去作比較多的跟進。

事實上，現在的居住，我諗對每一個澳門的市民來講，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訴求。隨著老齡化的一個社會，老人家的居住問題亦都是成為了一個比較急重需要去解決的問題。當然現在在我們的公屋政策入面，包括房屋局亦都做了一個大量的工作，在現在的社屋政策，亦都是令到我們不少的老人家是可以上到樓，即是起碼有一個穩定的居所先，好似石排灣的一些的公公婆婆，他們住了入去都非常之開心。

但是面對一個的安老政策，我們講的是一個整體性。有些老人家想是老的時候都有些子女可以陪伴，子女的收入又未必可以去到社屋的這一個政策的涵蓋範圍內，又未去到私樓，所以只能夠是靠我們的經濟房屋來去支撐他們整個家庭的一個的生活。這一個部份當然就會涉及到老人家的這一個照顧的問題，正如施議員在這一個的質詢入面所提到的一個三代同堂的核心的家庭的問題。當然在未來的這一個經屋的興建，即是政府現在已經有一個的方向存在，但是具體的一個規劃都是未落實。但是在這裏我亦都是希望我們有關的部門，可不可以再做一個比較細化的研究，或者是一個統計劃好。

即是因為事實上現在有些的案件出現，就是三代同堂，他剔了是要三房的，但是現在我們所興建出來的房屋，是無得選擇，得兩房，幾口五、六個人住在兩房的單位，實質是迫不到入去，想不要又不得，要又住不到，其實是好有為難之處。所以在這裏，是否要因應一些實質的情況，甚至要因應這一個的老齡化的社會，去作出一些適當的調整的措施呢？

這一個是一個好大部份的需要去支援的，當然社會服務就是從輔助的一個整體的去考慮，有些老人家可能想住一個院舍，院舍的量亦都是在未來，是否可以應付到一些獨居長者的

需要呢？

唔該。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本人針對施家倫議員關於一些住屋問題、醫療問題，其實現在現時看到，剛剛司長都作了一個好詳細的回覆，對於一個醫療保障，關於住屋問題，關於這個很多養老金、敬老金，其實即是看到政府是好有心去將這些做好。現在現時有時我們接到一些情況就是，現時在澳門的居住環境，樓價貴，經濟房屋滿足不到需求，變了有些老人家的時候他會在他們的出生地，或者是內地居住。變了有個情況就是，對於一些跨境醫療方面，司長都有一個回覆。

其實話可能會遇到好多困難，或者是收費的困難，或者是質素的困難，在這裏，我諗其實特區政府是否要想一下。特別我們澳門一個這麼細的地方，我們如果醫療方面，每一個科都要做到百分百的，我諗要咁好多的政府的資源。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多人去看一個科，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利用跨境、內地一些他們已經做得好的，做得好成熟的，由內地去輔助我們澳門。我們可以減輕我們的醫療的壓力，我們可以在這裏做得更加創新。打一個比喻，其實如果有些 65 歲的老人家，他們關於要看一些骨科的，或者是扭傷的，突然間在澳門，好難即刻要排期做到手術。在這方面其實在我們廣東周圍附近，兩小時的生活圈入面，其實已經有全中國最尖端的他們看骨科的技術，我們可不可以給他們做呢？可以解決到我們的燃眉之急，我們亦要咁好多公帑先做到他的技術。在這方面希望司長可以輔助，由內地去輔助我們澳門。這個我只不過是簡單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不需要話咁好多的公帑去做一個骨科全中國最好的，可能會咁好長的時間。其實周邊已經有，兩小時生活圈已經有全中國最好，在這裏我們希望可以特區政府，可以做一個創新。我們現在去創新，我們要這樣做。現在我們看到，我們都同香港他們一些專科，我們都保送去香港做。其實內地都有他很尖端的專科，有負面的，亦有正面的，我們看到負面，亦要看到正面，希望可以填補我們澳門的一些醫療壓力，以及填補我們的醫療空白。

唔該，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我想跟進兩個問題，一個就是關於房屋這裏。施議員問到，那萬二的公屋怎樣分？即是怎樣去分配社屋、經屋？當然我都知道，政府現在是沒有的，是不知道的，甚至未來二萬八，即是填海新城二萬八是怎樣分配，都未知道的。但是問題就是，怎樣先至知道呢？怎樣分配得科學呢？你又不給經屋申請，又不給社屋申請，無得申請，你就閉門做車，確定那萬二個是怎樣放社屋、經屋的時候，做出來一定死的。這個我第一個就是要知道掌握數據，儘快去開展這個社屋和經屋的申請。你一有項目就可以開展社屋、經屋申請，你來到再確保知道掌握那個數據。

第二就是局長大早提返的，萬二個經屋單的時候講到，即是 25%是一房廳。這個我希望是一個負面經驗來的，經屋的一房廳大致上是沒有甚麼人要的，因為除非那個人要經屋一房一廳就是預了不婚，或者最少不育，然後先至適合使用的。如果要婚要育的話，就不要得的一房一廳，將來大個怎住？無得住。所以，好明顯，這個負面經驗局長你一定要記取，千祈不要再有這麼多一房一廳的經屋。因為如果你講，萬二那裏有 25%，有三千個經屋單位，搞來搞去搞到一個桔這樣，這個就是現在一個經驗教訓。

第二就是關於那個養老那裏，司長你當然你描述就描述得好靚的，但是事實上，最近我有收到一個個案就是，一個老人家，因為我們每年的施政方針的時候都砌出來，一些長者可以每個月平均有五千幾蚊，應該相當之好。但是問題就是，是否真是這麼好呢？有一個問題出現，如果他有住屋，譬如他租過社屋，或者他之前，很久之前買過樓，有個單位的話，他不用承擔住屋費用，是，那筆錢都 OK 的。但是如果承擔住屋費用，揸住個養老金，連在澳門租間屋都租不到。於是很多就移了去珠海，去租內地的樓，所以，已經好了，這個回來向社工局求助的時候，社工局就話，你在澳門無住屋，不是住在澳門，連這個支援都支援不到。我講那個個案就是那個是一個肺氣腫的老人家，行幾步就已經喘到不得了，去了珠海住，過來看醫生，行幾步又喘一喘，行幾步就喘一喘，停都要返過

來，但是在澳門社屋又拿不到，社工局又支援不到……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我有個問題想請問下司長，就是關於剛才在回覆當中有講過，司長講過未來的兩三年，那個長者的院舍，將會從 1,600 個增加到 2,400 個。另外一個就日間的護理的床位，就會去到有 400 個。這個數字，我想請問，因為來緊這個老人應該需求，對這一個院舍或者是日間護理的需求越來越大，是否按照未來這一個老人增加的數量去計出這個比例呢？或者是按照現在申請的，有需要是申請的這一個數量，是去計出這一個需求的量的。怎樣計出來？不知夠不夠呢？如果不夠的話，將來會有怎樣的打算呢？會不會是重建這一個舊區的時候會增加？還是或者會新建的一些護理中心或者是院舍？想請問下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關於是那個養老保障機制，之前就有諮詢過，應該又是結束了諮詢，不知現在的進程是怎樣？

想請問是這兩個問題，唔該晒。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針對施議員的質詢，司長的回覆都是以養老安老政策的內容為主，我都是想跟進返，就是關於司長的一個回覆裏面，提到就是關於未來在兩到三年，院舍的增加那個名額是由 1,600 個增加到 2,400 個，我想問下來緊這兩到三年裏面，那個落實的情況將會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都有些居民反映，就是話現在輪候院舍的時間，都超過差不多有些是一年，有些超過甚至是年半的。如果面對住一些長者輪候緊情況突然之間發生一些轉差或者是變化，其實局方可不可以作出一些緊急的一些支援，或者是特別的處理，而令到他們可以適切那樣可以入到去院舍呢？以及看返現在其實入院舍的一個情況，就是其實如果有些長者入了去其實一段時間，他不是離世的話，其實那個整體的

流轉率亦都是非常之有限。如果未來我們那個增加院舍的速度，追不上我們現在的需求，每一個長者都要輪候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話，我相信好多的長者都未必等到。面對他們突如其來的改變的話，其實局方都是，我覺得有責任去提供特別的一些支援這樣。

另外就是針對返原區安老政策方面，司長都講到就是話，未來在日間護理照顧那裏，會增加到 400 個的名額。但是看返現在失智症一些患者，或者體弱的患者一個具體的數字，可能都未必有的。即是對於一些日間護理的需求，整體的一個評估，你們現在有無一個數呢？如果以失智症為例，現在澳門有四千個，大概是四千個失智症的一個患者，面對著他們需要的日間照護的服務，如果是有四百個，我自己覺得是遠遠不能夠去滿足他們的需要。及對於照顧者來講，都是造成一個壓力的。所以未來在針對一些叫做失智症的服務方面，其實有關的當局，會不會有一些針對性，或者是規劃性那樣去提供一些服務而緩解返我們照顧者的一些壓力呢？

唔該。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想跟進一下，因為今次主要那個主體就是關於我們老齡化的問題。有些數據就都是政府當時亦都做了一些的人口的一些的預測，至到 2036 年，我們澳門的人口會接近有百分之 20.7 是年齡是已經 65 歲或者以上的長者。可以講話澳門在這個時候，已經是成為一個我們叫做超老年的一個的社會。即是換句話來講，將來在這一個的時間裏面，我們澳門的老年人的人口，是佔我們總人口是差不多是去到有兩成。即是我們現在在座五個人當中，可能有一個已經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所以又會看返，既然有這一個的人口預測，剛才從政府的一個的公佈，看回我們單是靠我們本身自己澳門的一個的有限的資源，是否一個難以去滿足這個的需求呢？

另外我們亦都看返，按照現在我們安老一些床位，都有一些叫做國際標準的，如果按照百分之 5 這個基本的標準，我們就是需要 7,800 個床位。就算以我們特區政府現在都定了一個，百分之 3.4 的標準，亦都需要是超過 6,000 個單位。剛才政

府的介紹，可能未來我們現在 20 的安老院舍可以提供 1,700 左右，當然個數都有上落的。另外我們看返當時司長你一些資料，曾經講過，2018 年就會增加大概是 700 左右的一些的安老的床位。即是意思話這些總數加起來都是 2,300，大話就怕計數，這個方面，其實他們現在我們按照百分之 3.4 的人口這個比例的目標，其實是距離比較遠的。

當然，這個的養老的需求，可以講話日漸那樣迫切，我覺得作為特區政府，是需要怎樣在政策上是有待一個的完善。這一個的完善，我想聽聽司長一個就話，我們是利用返我們自己，我們澳門的一個的本地的一個的資源，抑或……因為我看返，因為司長都沒有答的，關於“澳門新街坊”，我希望一陣問司長可以講講。其實這個“澳門新街坊”，當時安排亦都是作為一個包括有二十萬平方米，亦都是要來解決甚麼呢？未來一個養老、居住、教育、醫療等等的。

其實這個“澳門新街坊”，到現在已經是幾年的時間，想問一問司長個進度是怎樣？怎樣去為未來去解決一個養老問題？

唔該。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司長，我都想是問一問關於就是其實老人那方面，其實我們做城市規劃，即是第一樣其實好關注，其實就老人更喜歡在返舊區住的。但是我們談了好多，就是舊區重整等等，好多時就話，究竟政府會將這個老人的安置，會放在舊區裏面多一些？還是放在新區？因為我們發覺，現在好多時，意向都是放在一些新的地方。但是其實對年青人來講，去遠一些是無問題的。但是對老人來講，那個出入非常之不方便，你還強制要他去到石排灣的話，就算是一個天堂都好，對他可能都覺得是一個地獄，因為他返不到出來。

所以其實這方面，希望司長在整體考量那個老人佈局的時候，最緊要其實他們分佈在那個位置，我更加關心。因為他一定要在起居飲食及醫療輔助有關的地方都比較接近，他行都行得到的地方，而不是下下要搭巴士，太長遠對他越老的人是越辛苦。但是因為現在我們的壽命越來越長，所以要真是面對這個問題。

第二的東西就話，司長有沒有考慮就話，其實我們剛才猛講，個個都講就話政府不要再起多些一房一廳，因為怎樣呢？不婚不育。其實有好多是不想育的人，其實剩女等等，很多這些另一代的人，我們是怎樣照顧呢？其實我覺得一房一廳，正正給到他一個出路。如果政府要考慮老人的時候，我們隨著三、四十歲人都未結婚的越來越普遍，我們幾多歲先准他入我們相關的有關的單位，去住這些一房一廳呢？其實這個需求是不斷在增加的。因為其實隨著我們選擇多了，反而我們選擇不生仔的可能性是大了。我們可以選擇結婚，可以選擇不結婚，現在更多的人是選擇不結婚。所以在這幾方面，政府怎去考量，去令到這個真是養老的東西，可以更加活化呢？

還有一個東西我們要面對的就是，我們現在中老年人的，好容易購入到一些屋，因為以前他年青的時候很便宜買下來。但是隨著他老的時候，可能細路仔又不跟他住，有沒有考慮另一個制度，叫逆按揭，就是讓他老人那間屋，可以按返給銀行，好似香港都有做的，一路收錢，每個月定期收錢，直到他百年歸老為止呢？這一系列的政策，政府都需要考慮，而不是單單我們供應更多屋，而是要解決更多老人，已經擁有屋的老人，他怎能夠令到他生活更優化？才是你老人政策的核心。

所以希望政府真是諗清楚，特別在這個，如果是將來提供社會房屋給他的時候，老人的需求與年青人的需求，剛剛相反的。年青人希望間房細一些不緊要，個廳可以大一些，因為他要打電腦，他要做很多活動，可以要迎接下一代。但是老人來講，最緊要間房夠大，因為其實好多時，九成的時間，他在間房裏，他不在個廳裏，因為他出入行動都不方便。在廁所來講，我們可以細一些在年青人，對於年紀大的人來講，他一間房一入就兩個人入廁所，在這方面又怎處理呢？想聽聽意見。

主席：林香生副主席。

林香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我想跟進是司長給我們的答覆那個，施家倫議員這個文字稿裏面的第一版同第二版開端的一句說話。這裏講緊“積極在本澳的公共房屋與政府用地中，預留合適地點興建長者院舍，以落實‘本地為主、內地為輔’的長者院舍服務政策方向”。這裏提了一個，我都覺得這個觀念比較新的，就是“本地為主、內地為輔”，“本地為主”那個“主”是點呢？“內

地為輔”，內地是一個很幅員廣大的地方，我們怎樣“輔”法呢？

在這裏來講，可能是否有些腹稿？特別是牽連到我們在已經有的用地裏面，要去起院舍。我們還要將這一個院舍的來講，會幅射到內地的時候，整個政策的層面，因為這裏講緊的是一個政策的方向，整個政策的層面，我們的推進是怎樣？在這裏來講，可不可以多少少資料？我個問題在這裏。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跟進下老人院舍的問題。有私人機構就在珠海開了一個老人院舍，他們那個床位是相當之搶手及緊張。在我這裏看到，政府方面與內地傾緊這個建院舍的地方問題，無錯，本地市民就好希望在原居就安置返一些老人的，但是始終澳門的地方有限，可不可以政府在這方面加快一些與上面政府快些討論這個問題？因為起碼多一個選擇給澳門的市民，有一個地方去安老。有些澳門如果沒有的，可以選擇在珠海，或者在上面就是政府有地方給他的地方。這方面我認政府那方面我認要應該是做多些功夫下去，即是起碼有得一個地方給澳門市民多一個選擇，多謝。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講到“本地為主、內地為輔”的長者的院舍的服務，其實本人幾年前都提出，珠海那陣時拍賣土地，我話為甚麼特區政府不去買呢？買了起院舍又得，起宿舍又得，起社屋又得，經屋又得。因為你有粵澳園區，又鼓勵些人去橫琴那裏工作，本身有需求。不過這個就不關司長事，這個跨部門的事，講到買地。但是你們要建好個團隊精神才可以的，經常都講跨部門的隊團精神。這裏就體現到，你要搵地，我們都提出叫買地。現在珠海那些地多麼便宜，又不會官商勾結，公開掛牌拍賣的，肯定便宜過澳門這些地。你確實亦都有好多人要去橫琴那裏工作，有需求。現在又單牌車又過得，如果你話真是在那度有間屋，一些長者在那裏，即是一些物價又便宜，請人照顧都容易些。澳門你真是請個稱職的即是護士、護理好，照

顧老人家，真是報紙經常都看到，鄰埠還將一些屎給一些老人家食這麼折墮，報紙有賣，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講到跨境醫療，其實我早期，早幾日就見到衛生局，認證，搞掂了，真是值得表揚。其實你通過認證，國內那些醫療機構，你如果那個認證，掂喎！你可以購買服務，為何要擔心現在講那裏，又不時報導內地有些醫院濫收費用，又醫療質量差，不用驚，專業認證。你見以前，人家來澳門看醫生都驚，個個無專業醫生，個個都話是全科醫生，又是醫生，你發個牌就是醫生。但是問題你現在搞專業認證之後，可以了，這個是專科醫生，這個是七七七。

同樣亦都是，在那個認證制度方面，你其實國內都好多醫院很好的，我們好多人都是上國內那邊看醫生，他的醫術不比鄰埠差的。你經過認證，這個認可，或者一個計劃，你要與澳門合作，或者澳門與他合作，你要考個認證，考個認證，你就可以在那裏報銷醫療了。

講一件事，專業認證真是很好的，焊工證，你考了個焊工牌，全世界都可以的。因為為甚麼呢？認證公司是世界級的，如果你找一間獨立第三者夠權威，認了廣州、珠海、江門，那些醫院是可以的，你就可以給他們看了報銷。而且你又加強粵澳合作，又“一帶一路”，澳門的人你鼓勵向外面去的，去到那邊，難道回來澳門看醫生？所以其實給些建議政府，我們即是除了批評同監督，周不時有建議給你們，不過你們……

主席：陳亦立議員。

陳亦立：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有三個問題想問一問司長的。第一個就是關於司長回答施家倫議員那裏就提到那個失智症那個問題。現在大家對這個老人家出現一些這樣的情況，大家都已經好深刻認識。再加上這個政府亦都搞了這個門診，這個中心，對他治療。但是大家知道，失智症基本上是只能夠緩解，是無得醫返好的。即是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逐步逐步就真是個人不能自理。我亦都知道政府真是好關心這些殘疾或者其他方面的人士，譬如耳，或者是眼有到這個殘疾，已經有這個經濟的發放的援助金，我想問一問這個社會工作局又好，或者社保基金又好，有

無考慮日後對些失智症患者發放這個經濟的援助金呢？有沒有呢？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提到，想問一問李局長，即是話我都贊成吳國昌議員的提出，引多一些教授級，一流的人才來澳門，去參加我們的新醫院工作。問題即是話在這方面，政府有無考慮到你們那個特別職程，你們那些人工，請不請到香港的，或者新加坡那些一流的教授來呢？如果請不到的話，你們是否應該是現在揸緊時間去修改你們的職程，提高你們的人工，為了將來我們要請多些人的時候，能夠好的職級給人家才請到人的，如果你們些人工這麼低怎樣請人？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購買這個國內服務的問題。我有少少問題擔心，即是話你知道，一個老人家好多時唔食得，手軟腳軟。由於唔食得，手軟腳軟，於是乎就要去入醫院，就好劫。道理上，因為如果食得的話，我們可以一個專人好小心那樣餵養他，食到碗大的飯，好多肉的，他又有返力。但是如果話，這方面求求其其，你食又好，不食又好，那就算數，亦都可以我們插胃管、胃喉那些可以啣入去的。但是調返轉頭，原來我們醫院，我們亦都有些方法是好好，可以打一些白蛋白。即是譬如講你今日不食得，我今日同你吊兩支白蛋白，每支五百幾元，一日給你用他千幾元，一個月就三萬幾。這方面請問你們怎樣監管呢？我真是好擔心，唔該。

主席：張立群議員。

張立群：主席，各位同事：

其實我都逆向思維，給你和我諗下。其實我們經常都講老人，我就感同身受。其實老人並不是你們講到這麼可怕，這麼無能力。你們諗下，你們經常都話 2030 年會 20% 是老人，不通你們個個無仔，無女，無人養嗎？你都有老豆生，你老豆生你出來，你都有個責任供養他，你不可以將全部放了去政府那裏。如果這樣，任何的社會都做不到。如果這些這樣的福利，你是那一個政府都做不到。如果你認為要做都好簡單，照你講，現在政府找塊地，求其起五千個房出來，全部老人的，滿足到你們個個。但是在社會，你們覺得公不公平呢？好似一個房那些，以前任何人都想拿回一個房住都算數。現在一房，你又話不適合，都可以一房不適合可以怎樣呢？以後是否每一個人住屋，無論在香港現在很多某個地區，是否每一個人住的地方都要兩房呢？如果鄰埠都可憐的，現在賣樓，私人賣樓，二百呎一個單位，個個都無要求甚麼的，特別老人屋，根

本就不使問，入到去整個廁所，一間床，一個房，一個地方就夠了。所以我覺得我們那些單位，如果一個人那些認為無人想買的，改了給老人住。譬如現在那三千個單位，即刻有三千，可以供應給那些老人家。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政策上、口頭上、我們的要求，政府去做。但是實質上，我們自己私人亦都對自己家庭負責。如果你們認為個個都不孝子，那不要講，個個都要政府預晒條數。

所以即是我講話，不要講話幾多年後就要欠幾多，無人看得這麼遠的條數，你看今日的社會改變。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我不是對那個人有意見，特別好多是認證，認證不是神仙，你看條大橋，香港條大橋，工程師穩陣，國際級，他都是有錯。醫生醫死幾多人你都計到條數，那怎樣？那些有沒有認證？有沒有認證？那些認證有沒有用？澳門好多人認證，做些甚麼現在？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做，但是不是神仙，不是拿出來認證就得，這個就自己呢自己，是呢人呢自己，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關於施家倫個口頭質詢，其實他提到關於老人家那個生活的質素，我們首先要看我們人口的質素先。因為如果我們的人口的質素，一直都是覺得是滑落緊，老人家那個生活不會提升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究竟看一下我們現在，現時我們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在職的時候，當你可以儲蓄到一些所謂老的時候可以用得到的，我們先至可以體現到老人家是有生活的質素。有頭髮那個想做痲痲呢？這句說話真是你體現到。老人家……剛才都有議員講到，應該是家庭那裏照顧一些老人家，樣樣事情交給政府，都是一個問題，但是無辦法。現時來講，我們澳門真是沒有條件來去真真正正保障到老人家那個生活質素，亦都聽到，找一些專家人士來去看特區政府有無條件？但是根本上你的政策，無退休金，無房屋給一些公務員，你怎樣提升你那些工資可以提升你們的服務呢？這些是根本是相對的政策來的。

回歸至今日是十七年，你看下怎樣對些公務員？一直以來，越來越差，無端端就話要加人工，加人工有鬼用咩？可以俗一些這樣來講，無用的。所以在個基礎裏面要做多些事情，這個基礎你如果你整體我們澳門，是有一個社會的保

障，你先至做到。所以整體的政策，不是單單只是看老人家的政策，就可以解決到我們將來老人家那個方面。所以團隊來講，每一個司長他的範疇都是有份的，不只是你社文司是可以做得到所有的事情，不是的。

我們今日都是講到，我們今次來講，裏面一些環節都是涉及跨司來去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整體來講，不要只是看簡單一件事就可以令到解決，是整體的，整體來講是非常之重要。回歸十七年，公務員有沒有一間屋起過出來？一間都無。你叫那些公務員退了休 65 歲之後，當然，65 歲還可以做工作，但是他迫住要做工作，為了生存，是為了生存，是越來越多。所以不要講話加甚麼人工，是無用的。加人工是無用的，要徹底去做一些事，實實際際去做些事情，先至幫到老人家的，多謝主席。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亦都好多謝剛才好幾位議員向我們提出一些建議，我自己好認同各位所提出的建議。

因為我們今日討論的，除了是我們的房屋之外，還有很大的篇幅都是談及到我們澳門社會，特別是我們的長者及他的日後的生活照顧，以及這個醫療等等。主席，請容許我就是交給房屋局局長，首先講了我們特區政府在房屋建設那部份，然後我繼續就給大家解釋我們的政策。

唔該，請山禮度局長。

房屋局局長山禮度：多謝司長。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關於宋碧琪剛才提問講那個問題，我絕對贊同。我們房屋局亦都已經開始做緊研究，做緊個科學研究，用來訂定我們個公屋的需求，包括社屋及經屋。特別去研究，細化研究每一個幾多戶的需求，以及每個戶的家庭的結構，令到我們未來制訂那些規劃及訂定怎樣起一些樓，那個戶數有一個科學性的方法去做，我們的時間表應該是去到今年尾應該有個結論。

關於區錦新講那個 T1 個問題無人要，但是如果 T1，我們無 T1，那些一個人的家團，他那可以買到經屋呢？因為《經屋

法》裏面，一人家團只是可以選擇 T1。所以這個亦都有個需求，以及有些是兩人家庭的，他是無小朋友，他都好多時是要求 T1 的，他有揀 T1 的，唔該。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局長。

談到剛才好幾位議員，他們特別重視我們特區政府一些醫療政策那方面，譬如好似吳國昌議員，還有包括是麥瑞權議員、陳亦立議員，就另外其他好似區錦新議員，個個都好想了解多一些關於我們個醫療那方面。大家看到，我們近年，特區政府，特別是社文司，特別是高度那樣關注我們的醫療。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在一些硬件那方面，特別是在一些衛生中心的建設，還有離島醫療的綜合體的建設，還有在山頂的，我們亦都有一個擴建，就是這個傳染病。當有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將他就是作為一個傳染病隔離病房，如果是無的話，我們將它作為一個普通的病房。這些所有種種，都是硬件的建設。我們為甚麼這樣做呢？就是因為講到底，我們目前來講，我們澳門的這個硬件那方面，特別是在床位那方面，以及我們的病房方面，我們是給國際的指標是要低的。亦都是咁的原因，我們現在需要就是加把勁，努力去爭取在未來，特別是到 2020 年，大家看到我們的五年發展規劃，我們是好清楚，好明確就是寫了的，就是我們那個規劃的目標，譬如在病床那方面，我們日後由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 2.8，我們增加到就是 4.4。特別是護士那方面，我們是每千人，剛才我講都是每千人口，就是這個護士那方面是 3.5，就增加到就是 4，這些都是需要趕上這個國際的指標。

當然好多人都關心我們，有這個硬件，未來這幾年有這個硬件，亦都可以話追得上這個國際指標，究竟我們軟件是怎樣呢？其實我們都是好努力做緊，大家看到。特別是近期我們送外診治的服務，大家都看到，我們比以前就是減少了，因為為甚麼？我們自己本身已經培養了一班醫生在這裏。以及不單止，我們現在正在是努力地培養緊一班專科的醫生，甚至我們在年中，年底之前，我們還有計劃，就是我們專科學院的一個推出來。我們現在正在就是構建緊，日後在適當時間，大家會知道我們整個規劃。

我們亦都是要增加我們專科這個醫護人員，特別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在職的醫生，令到他們有更加多的專科的知識。以及不單止，我們還在海外就聘請有資格的專科醫生，譬如在內地，譬如在葡國，請專科醫生過來。當然，剛才陳醫生，陳議員都講了，真是的，我們日後都需要考慮改改，或者修改我們

那個職程，我們的醫護人員他們的職程。因為如果按照現在我們這種福利制度來講，是很難就是聘請那些優秀的醫生。當然，這個是日後我們的計劃，所以特別就是要給大家講講。

我們在目前來講，我們是好重視我們自己本身這個人口，特別是老齡化的人口。在 2016 年，我們做了中期人口統計，我們澳門現在大概有 64 萬多人，65 歲以上的人口就佔了 9.1%，大概有 59,400 人。這 59,400 人，這些都是長者。以及剛才何潤生議員講了的，張立群議員都講了的，我們日後，十多年之後，我們澳門每五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這個長者。所以我們這個老齡化問題，一些都不可以輕視。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在早兩年已經開始，就是籌劃我們的長者的服務。特別在舊年，我們成立了一個老人的失智症的診療中心，亦都是由我辦公室顧問羅奕龍醫生，他是一個專科醫生，是專門就負責老人症的醫生。我們是在短短一至兩年，我們成立了個診療中心，以及我們加大這個服務。以及不單止我們有山頂醫院，我們還有與鏡湖醫院的合作，我們加大對於老人這個醫療的服務。還有我們日後很快大家看到，在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我們有個新的衛生中心的成立。這個衛生中心，我們都會加大我們老人這個服務，特別是失智症那方面的服務。

我好認同剛才好幾位朋友所講過的，特別是張議員講得非常之好，我們作為一個華人社會，供養父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本份。因為父母是供養我們，教育我們，湊大我們，我們不是一個西方的社會，我們應該要保留返我們華人社會這個傳統的美德，我們需要孝順我們的長者。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應該要堅負供養父母的責任。我們不可以將所有責任推給政府，雖然政府目前來講是有這個資源，但是不應該這樣做，因為全世界都沒有這樣做的。

我們是按照人口的需要，我們會加大我們的投入，去幫助我們的長者。譬如剛才講了，我們現在目前來講，有十間受資助的安老院舍，還有十間就是非受資助的院舍，共同就是提供就是有 1,685 個這個床位。現在我們正在很努力那樣就是籌建一些老人院，我們在今年 2017 年，我們會增加兩間這個長者的院舍，2018 年就增加一間，未來兩年就已經是增加三間，我們總共提供院舍的名額就是增加至就是約莫就是 2,400 個。當然，這些是一個院舍的服務，即是話是有床位，是過夜的，亦都有這個需要的我們提供給他們。

但是有些長者，他們好健康，他們好健康，八、九十歲都好健康。如果健康的話，或者是家庭亦都不需要就送他們去院

舍的，我們還可以提供一個日間的中心給他們，日間的護理中心。以及給他們，鼓勵他們就去日間中心那裏做一些康樂的活動，或者是與那些長者、老朋友一齊，有傾有講去做運動，或者是做些休閒的學習等等，這些我們都是有這個規劃。

以及除了這個日間的護理中心之外，我們亦都還有五支的家居照顧及支援的服務團隊，就去幫助留在屋企那些長者。以及我們日後都是研究緊的，因為在我們的長者的服務這個十年的規劃入面，我們有一個議題，就是考慮日後是不是給一些津貼給那些長者的家庭照護者？因為他們的工作，要全職就去幫助些長者，所以是否需要是一些支持或者津貼給他們呢？這個還未定案，這個日後我們在 2018 年，我們還推出來就去諮詢，去得到就是社會的共識，看一下那個可行性是如何？我們先至就是去推行。但是總的來講，我們是好重視我們的長者這個服務，因為我們需要有好的一個政策，這個政策就是“老有所屬，老有所為，老有所養”。

在“所養”那方面，我自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支持我的觀點，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長者的社會福利政策，是相當之不錯的，我相信全世界無一個地區，或者是地方、城市，學得澳門那樣，每一位長者，每一個月可以收取是超過 5,700 元，還有是醫療免費。除了這個養老金 5,700 元之外，加起來每樣的，約莫是 5,700 元，還有醫療免費，是全世界是無的，只有澳門先有，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就是去繼續就是去推行的事情。

當然，還有一些朋友就講到，是不是可以就與內地合作？譬如何潤生議員都講了，那個名詞就是“新街坊”。其實在我的答覆入面我都講了，只不過我無用這個名詞，你們看看我的答覆入面，那個書面答覆亦都是好清楚，我們是有的，是有提及到的。由於是涉及到一個規劃及這個我們叫做有償的一個付出，以及那個計價，我們需要更高層次，粵澳就是高層次雙方就是共同去商議。據我所知，現在都是在商議當中。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好多剛才各位議員所講到的，譬如好似鄭議員，或者是麥瑞權議員，都講到我們是否可以就是用這個跨境的服務呢？其實在目前來講，我們都做得不少的。做得不少的意思就是話，我們亦都是協助一些朋友，我們澳門居民，或者長者，他們願意返去內地去生活的，我們現在透過社會保障基金又好，或者是社會工作局又好，我們都有協助這班居民在內地生活，在我的回覆入面亦都是好清楚的。我們亦都是繼續地向他發放這個敬老金、養老金，還有一些社會，譬如好似殘疾津貼等等，甚至他們的這個個人的賬戶的戶口，我們都是可以匯款到他個戶口那裏。

所以，所有種種，都是可以就是體現了我們特區政府，其實為了我們澳門的居民，是考慮就是好多好多。當然，還有好多好的建議，剛才我聽了，我相信我們的同事，就包括我在內，還有我們其他政府各部門的同事，都會是詳細那樣研究各位的意見。我們的目的就是一個，希望我們的長者，生活得更加幸福，令到他們覺得澳門真是一個幸福的家園。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完成了第二份口頭質詢，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三份口頭質詢，下面請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對於新《土地法》所衍生的問題，民生問題，本人曾受市民的委託，是透過 2015 年 6 月的報章，2015 年 7 月的書面質詢，以及 7 月的議程前發言，向行政當局表達了市民關於《土地法》出台後所會衍生一系列的社會矛盾的憂慮，以及提醒特區政府要採取前瞻性的措施，防止社會亂象的出現。

但是政府不但沒有採取任何的相應措施，還對亂象視若無睹。好似有傳媒亦都爆出，三百幾戶的職工小業主，面臨經濟壓力，精神的壓力無可奈何，暫停供款。但近日亦都是有傳媒報導，有一位業主因為海一居事件操勞過度而身患病重。患病的業主抵押了舊屋，支付了海一居的首期，自從海一居事件發生之後，他積極奔走維權，白天就要打理家務，夜晚不能夠睡，即是失眠，導致身體積勞成疾。亦有報導，有業主因為海一居事件操勞過度，身患重病，不幸逝世。難道要更多家庭出現慘況然後政府先去處理嗎？

現在市民最關心的是政府怎樣去根治《土地法》執行衍生的亂象？強烈影響到市民、社會的安寧，民不聊生的問題。好似已交司法機關審核的海一居事件，民間是非常焦急及不斷地呼籲政府，必須要正視，積極去解決問題。而在未有司法判決

之前，已經出現了上述傳媒報導的這麼多的慘況，而且非常清晰地顯示特區政府好可能因此而造成更多的家庭的慘劇的發生。如果不能夠在相關官司的判決之前，就社會民生問題就解出這個解決的方法，尤其是重點關注於社會民生問題的社工局不是制訂法律的法務局，否則會引起更多的社會慘劇，到時些小市民及政府又怎樣去面對呢？政府一直強調“用心為民”的施政核心價值將會蕩然無存，政府又怎樣兌現穩定澳門特區政府長治久安、依法保證市民合法權益不受損害的承諾呢？有鑒於此，本人的口頭質詢如下：

一、有市民好想叫我再問一聲特區政府，現在市民最關心的怎樣根治這個新《土地法》執行而衍生的亂象，強烈已經影響到社會的安寧，導致民不聊生的問題？好似有業主飽受精神壓力下，暫停向銀行供款。亦都因為身患重疾，不幸逝世。難道政府除了麻木不仁等待司法判決的處事態度之外，真是無其它方法嗎？所以，在解決這個《土地法》所產生的亂象，難道政府真是要等到更多嚴重的不幸事件再發生的時候才採取行動嗎？

第二、倘若由於新的《土地法》所衍生的官司訴訟一拖再拖的時候，引發更多的示威遊行、上訪等等的社會問題的時候，甚至再有市民因為直接或者間接的原因，而使得家庭、經濟出現問題，或操勞過度，患病同逝世，導致民怨加劇，社會動蕩不穩，請問那個政府部門要負責？而重點關注於民生的社工局及制訂法律的法務局，請問有甚麼實質的解決方法可以救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如果不能夠尋找解決方法，政府屆時又點可以兌現“穩定澳門特區長治久安及保證市民合法權益不被損害”的承諾呢？

多謝。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多謝麥議員。

本人就對立法會麥瑞權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答覆如下：

依法施政，科學施政是特區政府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嚴格按照《土地法》的立法精神及立法目的，處理有關的土地問題，是特區政府落實依法施政、科學施政的具體體現。對於新《土地法》的執行情況，特區政府會持續關注，包括可否達

到立法目標以及對土地問題的適應性等問題。至於是否是修改新的《土地法》？是先要得到社會共識，再要考慮修法的必要性及技術可行性，目前特區政府暫沒有計劃修改。

由於發展商對政府是宣告海一居土地批給失效已經是提起司法上訴，案件已經是進入了司法程序，政府現階段只能等待訴訟的結果，就判決的內容同事實，以及相關的法律依據，作詳細分析後，先至可以訂出下一步具針對性的處理方案。但無論訴訟的結果如何，政府都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盡力地是保障購買樓花人士的利益。

事實上，特區政府在有關事件發生後，已即時密切是跟進事態發展。法務局及土地工務運輸局共同多次與立法議員及業主代表是進行了會晤及溝通，希望透過同業主會的會面，能夠是增進互信及進一步了解小業主的最新情況及訴求。同時，曾經在去年十二月，與發展商、業主聯合會是召開三方的會議，聽取發展商及業主代表的訴求。現階段特區政府仍會繼續同小業主保持溝通及接觸，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及訴求，倘有進一步的消息，將會適時那樣與小業主代表進行聯繫。

而海一居事件發生後，有民間團體向社會工作局反映受影響人士所面對的困難，社會工作局曾經是接見該團體，及向其介紹相關的服務，並且是發放情緒支援及相關服務的資料。同時表達，倘發現有需要的個案，可以隨時轉介給當局跟進。然而直至目前為止，社會工作局是沒有收到任何有關的求助個案。值得強調的是，特區政府一直是關注不同社會事件可能對居民帶來的影響，呼籲市民是理性面對生活的問題。對於一些長期受到壓力，以致出現情緒困擾不是影響正常生活的市民，可以向相關部門求助。

自 2012 年開始，社會工作局以三級預防策略服務藍圖規劃，透過預防性、發展性、及治療性的服務方向，優化及完善社會服務的推行。現時在澳門各區，有好多不同服務質性的社會民間社會服務機構，向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例如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區中心、輔導及資源中心、以及 24 小時資訊及求助熱線服務等等。社會工作局與上述的民間社會服務機構之間，是存在良好的協作機制，透過財政資助、技術支援等不同的形式，支持民間機構推動各類型的家庭及社區活動，發揮初級預防同宣傳教育的社會功能。同時，亦都是通過加強民間機構人員的培訓，共同發掘社區上的潛在個案，藉此是強化社區協作的次級服務網絡，以其及早發現問題，儘快那樣是介入並且是提供適切服務及輔導。

此外，對陷於生活危機或者是成長失衡的個人及家庭，是提供社會援助及社會工作專業輔導，避免危機擴大或者是惡化，促使個人及家庭健康發展及成長。特區政府相信透過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機構，以日常接觸、支援性小組、興趣班，定期聚會等多樣的方式，對潛在服務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同輔導，有助居民提升幸福感及抗壓的能力。倘若居民在生活中遇有困難或者是需要情緒的支援，均是可以向民間社會服務機構，或者是向社會工作局轄下的社會工作中心，尋求相應的服務或者是協助。

而對於經濟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人士，社會工作局是根據第 6/2007 號行政法規，向其及其家團是提供保障生活基本需要的經濟援助。有關人士可以按其居住的地點，到社會工作局轄下的五個社會工作中心是尋求協助。社會工作局將根據相關的規定，對申請人或者是他們的家團的具體經濟狀況，包括家庭收入、資產及存款等進行評估，並向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每月就是發放經濟援助。

此外，社會工作局亦都會與我們澳門的明愛合作，透過“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向家庭收入較低，但又不屬於經濟援助網絡的人士，是提供緊急短期的食物補助，以紓解其生活困難。

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麥議員。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司長那個回覆在這個社工局那個社會支援裏面，都答得好詳盡。但是在我的口頭質詢的第二條，有關法律部門的方面，好似未回答。因為我第二條是這樣講的，倘若由於新《土地法》所衍生的官司訴訟一拖再拖的時候，引發更多的示威、上訪等等的社會行動，甚至再度有市民因直接或間接的原因，使得家庭經濟出現問題，或者操勞過度，患病或逝世等等，導致民怨加劇，社會動亂不穩，請問那個部門要負責？第一。

第二、而重點關注民生問題的社工局，司長答都好詳細。與制訂法律的法務局，法務局似乎未答我個問題。請問有

何實質的解決辦法可救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不能夠尋找解決辦法，政府屆時又怎樣可以兌現穩定澳門特區長治久安的保證以及市民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損害的承諾呢？所以我希望法律方面，法務局方面可以答一答我這個問題，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麥議員剛才的跟進。

正如麥議員知道，我都有講過的，我們每個司、每個局、每個廳，有不同的職能，可以話各施其職，所以我跟住就是想請法務局介紹下有關剛才麥議員就是提及到的一些法務的工作，唔該。

法務局副局長張涵：司長，主席，各位議員：

我簡單地就介紹一下關於麥議員提到的相關的問題。就有關的麥議員在質詢入面提到相關的事件，我們法務局與土地工務運輸局一路都有跟進有關的事件，同時亦都與某些議員，與相關的業主聯合會，進行了溝通及聯繫，近期亦都是一路保持同相關的團體的溝通。就有關的事宜，我們甚至是舊年的十二月，亦都與業主聯合會及相關的大業主，亦都進行了一些的溝通。

因為我們是相關的回覆中亦都提到，因為涉及到有關事宜，目前就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就有關的個案，就有關的解決方法，事實上是需要等待那個司法的訴訟一些明確的結果。因為牽涉到究竟那個訴訟的處理情況是怎樣呢？當訴訟結果出了之後，先能夠制訂一個比較確實、明確的一個解決方案，去針對性的去解決有關的問題。就有關的情況，我們亦都與相關的業主聯合會，亦都有明確、清晰及保持持續的一個溝通。

另外，至於麥議員都提到就話，需不需要去對有關的制度去進行分析及檢討？就有關部份，我們亦都和土地工務運輸局，亦都是一路都是關注有關的情況，亦都包括一些司法訴訟的情況。但是就目前，剛才司長亦都提到，如果要進行修法的話，確實是需要有一個社會上的共識，以及那個我們要好明確究竟修改的一些的方向及內容。所以目前情況下，我們都會繼續與相關的部份緊密聯繫，針對有關的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分析及研究。所以目前的情況應該暫時回應到這裏，唔該。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唔該法務局張涵副局長，多謝主席。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剛剛聽到司長的回應其實是……首先司長都介紹過，其實特區政府在司長的範疇，其實都做了好多支援。包括其實在舊年的十二月，我在司長的五司答問的時候，其實我都講過一些海一居苦主的故事，司長亦當場亦都表示會伸出援手去幫助一些有問題的兒童。其實最後，得到返來海一居的苦主他們話，他都回覆話，首先多謝司長的心意，他說他都會繼續去合法排隊。

因為其實講到合法，其實這班海一居的苦主，由他買樓那日起，他都是合法的。但是為甚麼至到後來，他們非法呢？拿不到？合法買樓而拿不到他們的樓。而這班人亦都是他們不想去令到特區政府有這麼大的房屋的負擔，他們自己去買自己的私人樓宇，亦不想令到特區政府有這麼多的負擔的時候，自己去合法買私人樓宇，而現在產生了剛剛麥瑞權議員的所講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其實這個所有的社會問題，全部都合法的。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如何去解決？我們其實現時在這幾個月來，其實社會的共識及裏面的真相是如何呢？特區政府現在有法務局的人士，其實究竟法務局有沒有聯繫返當時這個小組裏面的成員，去講返究竟？問返究竟？這個社會共識及裏面的內容是甚麼呢？當時這個社會共識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立法原意是怎樣形成的？至到做出來的這個《土地法》，至到執法的情況下，又是怎樣會產生現在這麼多社會亂象？

因為這個社會亂象已經是越來越積壓，所以司長今日你來到，其實海一居的苦主今日都來了好多人在這裏聽緊司長你怎樣去幫他們，包括法務局的人士。如果大家話要凝聚社會共識，究竟這個小組裏面，當時小組裏面是怎樣去做這件事呢？我們立法原意是甚麼？我們那個錄音是甚麼呢？我諗其實是有物證、人證，其實都是要政府去行出一步，去怎樣去了解情況？而不是去等一個司法的判決。司法判決要等，但是要幾方面去做事情。所以希望司長在你的範疇，其實你都付出了好多，都了解好多，都做了好多，希望司長繼續努力去幫幫海一居的苦主，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李靜儀：主席：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

來答這個口頭質詢，要司長答就的確有些困難的。因為事實上，即是海一居的事件，或者《土地法》的問題，根本不是司長的範圍。司長能夠做的，就可能只是在發生這些事之後，怎樣救火，去幫下手。但是其實在作為海一居的角度來講，海一居業主角度來講，就不是只是想你幫手，是想在根本性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就一直都有回應關於，即是其實這句說話都講過好多次，因為就是進入司法程序，所以政府只能夠等待結果。但是有一句說話就是話，無論訴訟的結果如何，即是剛才司長答的，政府都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裏面，盡力保障購買樓花小業主的，即是人士的利益。這句都是與特首當初海一居事件之後，發生之後的一個講法，因為既然是買樓花的業主的權益一定受到保障，這個是吻合的。

但是問題就是話，為甚麼這些海一居的業主這麼擔憂呢？因為你究竟怎保障？你完全無方案拿過出來是保障，只是得把口講保障。你既然話無論訴訟結果怎樣，政府都會去保障的時候，是否應該拿些方案出來話給他們聽，你不用擔心，那個結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政府可以做一些甚麼；那個結果是那樣的的時候，政府可以做一些甚麼去保障到。這樣的時候我相信，即是這個安民告示做到出來的話，我諗就好過去社工局去提供好多的支援輔導就好得多。我覺得因為其實在業主角度都是希望，最緊要我們的前景清晰，我話我要等，要等都起碼我有前景，現在不是，我又要供錢，又要供款，又不知供個樓將來有無得出來，我究竟我個未來前景是怎樣我完全不知的時候，這個我覺得個憂慮是很大，你放幾多社工，放幾多人力支援去輔助他、輔導他都無用。

所以我覺得這點上面，是否……今日我相信譚司長都答不到的，究竟你有甚麼板斧去真是去保障呢？我諗這個是我覺得，特區政府真是去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就次次都是搬這幾句說話出來，但是無方案的。我諗這點上面，就是即是現在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主席：李靜儀議員。

雖然都是……司長，因為今日有法務局的代表在這裏，都是想了解返同樣的。因應你們的回覆講到，現在進入了即是司法程序，那個關鍵是這個，都是政府好多次強調的一個說法，就是話司法程序當中我無辦法決定處理方案。但是差不多與剛才同事講的，我的看法都是一樣，即是你判決如何，的確會影響到你最終決定用甚麼方法去處理的。但是問題就是，現在在這個過程入面，政府究竟有些甚麼的方案呢？即是你不外乎的，即是輸贏，你都應該有些方案，以及你好強調一句的就是“政府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你至少就是話，現在法律允許你有些甚麼步驟，是將來在決定了這件事情之後你可以做的事情呢？即是我覺得這個無論如何是要準備的。所以我既然今日法務局的代表來了，我都好希望真是清晰去講返。政府是否已經準備了不同的方案，去面對可能法律訴訟上面會出現的結果？你法律上允許你的範圍，你可以做些甚麼？你是否已經有些預案定好全部出來？怎樣跟回小業主方面或者聯合會方面去溝通好？到最後你決定做邊一個方案都好，你現在是準備好全部。而官司的訴訟結果一出之後，你可以比較快去與他們去處理這個問題。而不是到時官司個訴訟結果出了，你又給多一年時間我，還要多久時間我去擬訂方案。

事實上個時間實在太長，即是現在我覺得是需要準備定不同的方案，既然你的回應是講清楚了，我是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去盡力保障，你究竟法律允許你的程度在那裏？你個處理方案我覺得要預先準備好。然後訴訟結果一出的時候，拿那一套出來去處理，是現在已經要去準備好，就不是話訴訟結果出了先至下一步具針對性處理方案。所以我希望都是提出這一個，法務局是否可以回應返，你們是否已經作好了這方面的準備？去到個訴訟結果一出的時候，政府就能夠有回應，有動作，怎樣處理這事件？同怎樣盡量保障海一居的小業主們？

我希望法務局可以清晰回應，唔該。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我諗可以直接回應得具體一些，因為是政府既然表明，即是無論結果怎樣都好，都要保障買樓花的小業主的時候，據我所知，政府過去透露出來的資料，其實基本是兩條路。第一條路就是如果小樓花的業主要拿錢的，他有辦法告得贏發展商拿回那些錢，跟住政府就聲稱是願意將那些印花稅全部就可以退回給你，這個拿錢的問題。但是人家就是現在不

是，主要不是要來拿回錢，是希望要樓。

要樓怎樣解決呢？具體來講，就是根據即是在法律容許之下，亦即是話根據返《土地法》本身第 56 條的規定，政府亦都是，即是即使你打贏了官司，拿回塊地，只要政府你真是決定保障的時候，你保留返原有的項目，不會將整幢樓宇變了做公園先。首先個樓宇要起的，跟住亦都是透過政府的公開程序，讓他由原有的發展商投得又得，其他發展商又得，總之要維持返原有的項目，建返這些樓宇出來。以及是講明就是話，無論那個起的時候，都一定要按照返原有政府已經認證了這個樓花的合約，來到完成這個樓花交易，保障返大家，無論怎樣的情況之下，都可以取回。

好簡單就是話，政府如果輸了的話，發展商拿回塊地的話，政府都繼續賣，不是無事。都要監管個發展商，不可以亂來，繼續無論如何一定要整返那些樓，賣返給樓花小業主，就算他贏了都好，但是這個天方夜譚。但是如果政府贏了的話，好清楚，政府亦都是根據返《土地法》第 56 條的規定，是完全有權力去做這件維持返原有的建築計劃，以及是規定完成現有建築計劃的發展商，一定要保障返原有的樓花小業主那個合約的結果。這一個是不是法務局經過研究之後，是應該在在法律允許之下所能夠做的事呢？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

我今日就這個麥議員所提的這個，其實我相信司長在《土地法》方面，不是司長的範疇，司長都答不到。不過在這方面，我都要表達幾句，針不拈到肉不知痛，其實這班小業主他是真金白銀拿錢出來去做一個即是買自己的房屋，特別是三百幾戶，他們所受的那種精神壓力，他一邊要供樓，一邊可能還要供自己的樓；或者是一邊是租屋住，還要去供樓。這些我諗不是當事人是感受不到他那種心情，甚至乎他那種情況的。

所以雖然我都講，司長是這個可能是答不到，不過我都要是這樣。即是政府當初，我們是一個政府，我們無論那個司長講，我們是得一個政府的。司長當初我們有……即是法務局都在這裏，當時陳司長都講，包括長官在立法會都回答我話會保障我們的小業主合法的權益。到今時今日，其實我都不明

白，為甚麼做不到個方案出來？方案就好簡單，你輸了官司，如果是發展商輸的，你要政府到時做甚麼一個方案出來，我相信不會去影響到他判決，司法判決的那個結果的。他贏的當然是給回他起，我覺得相信這個，即是其實小業主最終是要樓，為甚麼我不明白，為甚麼政府一直從一個話，我們不可拿方案出來，因為可能會影響到個司法判決，我相信不會。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是給一個明確的。

我們長官都講了，要保障小業主。怎樣保障？小業主要知道，這就可以了。不可以拖到你兩、三年，大家那種精神壓力，真是一些同事都話，我們的就算要怎樣保障他，社會怎樣保障他，那種精神壓力是真是好辛苦的。因為我跟進了，由頭到尾我同他們一齊，即是一直都跟進緊這個情況，包括那些小業主的那種精神壓力，有些真是可以講精神崩潰，可以這樣講。

多謝。

主席：歐安利議員。

歐安利：主席，我講中文。

主席：可以。

歐安利：講錯對不起。

剛才假如無聽錯，都不關司長的事，不是你的範疇。但是似乎聽到，就話用來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條件。那個條件就是，要有個社會共識，假如無聽錯，社會共識。今日就有共識，我聽不到任何的意見話不同意，找一個方式用來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我想知道，有甚麼渠道用來確實 100%，真是有這個共識呢？共識已經有，我無聽過任何的聲話不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做緊甚麼等緊甚麼？是否等緊人跳樓？等緊人去喊？等緊甚麼？還要等甚麼用來確實有這個共識？我就是這個問題。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有幾個同事表達了話，單一這一個海一居的事件，即是今日不關司長的事。但是作為百姓來講，政府始終都是一個，今

日司長代表整個特區政府來回答議員的這一個質詢，我諗亦都是一定的代表性，亦都是有一定的作用存在。

作為海一居的小業主，買樓所有的一切，不要話錢那裏來先。所有的程序，是按照我們的法律跟足全部。買這個樓花，當時未有《樓花法》，但是特區政府見到不少的買樓花的業主，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亦都在 2013 年出了這個《樓花法》，要登記。我們的小業主亦都是，雖然這個是在之前有些是買了，但是之後買的有一些亦都是按照這一些登記去跟足。到底行了這一個法律，到底按照這一個《樓花法》，我們買了樓花的這一些的小業主的保障在那裏呢？在法律上怎樣去解決呢？

今日我好高興見到，即是今日有幾個部門，即是不是話單單社文司，亦都是有法務、有工務的部門的代表在這裏。既然合跨部門之力，在澳門一個咁細的地方，政府有合力想去解決這一件事情，我諗怎會有一個無可能存在呢？到底是否想解決問題呢？是有心想解決問題？還是怎樣的問題？

小業主的痛苦，我諗在這幾年的過程入面，我們亦都有不少的同事，包括剛剛幾位發言的同事，有些是由頭跟到尾，有些亦都是中間插入來，亦都是……當然這個無分時間段，只要是為這件事出力的，我諗作為小業主都是歡迎。

歐安利議員講到，其實單一解決這一個海一居的事件，社會普遍來講，都是覺得應該是支持這班小業主。因為事實上他們是真金白銀去買樓，亦都是按照所有的法律去買樓，但是得出來的結果是，給了錢間屋就是沒有了，這個是否我們澳門獨有的呢？到底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上，是應該怎樣保證，保障這一班人呢？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關於麥瑞權的口頭質詢，其實今日政府，司長你帶法務局的官員來，其實是邁進一步來去解決那件事的。如果不是，你都不會話帶法務局的官員來這裏。因為事實上你的範疇對於麥瑞權裏面的內容，都是扯上不到關係，但是這一步我們好珍惜。

事實上由開始的時候，本人在立法會，尤其是你的同事羅立文司長來的時候，我都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他無正面去回應的。那個關鍵就是，無論贏輸，尤其是贏就無問題，小業主就可以保障。輸的時候，政府有個責任，那個責任在那裏呢？就是一樣東西就叫做“標書”，裏面是可以寫了政府裏面全部的條件，來去將來解決到這個問題，包括保障小業主的利益。我由頭至尾，在海一居的事件的發生的時候，是不斷不斷，上個禮拜都接見小業主，在這裏的立法會，都是講到這個問題。政府如果不去承擔這個責任，包括你政府自己個財政局，在印花稅都承擔了個責任，你已經間接性是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好希望法務局的同事可以帶返去，究竟可不可以在個標書裏面？馬上公開出來，你政府是有條件，亦都在合法的同樣，在現時我們的法律的制度裏面，是可以保障小業主。那個要競投？因為將來無檯底交易，全部都要競投。在競投有個標書，可不可以設那些條件？令到些小業主，可以幫到他們，以及是保障他們利益，不希望即是模稜兩可，現在都不知行那個方向，怎樣行呢？將來怎樣呢？這個事件，你不是話一句。

政府經常都是做一件事，就是甚麼呢？一入稟法院的訴訟我就甚麼都不理，洗手就是等，等運行。這個不對的，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行有關的訴訟，在司法程序，裏面是不等於你們翹埋手，就不需要處理些小問題，都要處理。你們要看那些方案，亦都要承擔責任。意思是甚麼呢？你要有膊頭，萬一贏，我們怎樣做？萬一輸，我們會怎樣做？你要坦誠、坦白講出來，按現時我們的《土地法》，按照我們現在整體的利益。法務局來到今時今日，我來到今日你的立法會，我覺得是好好的態度，政府的態度。他可以不來，司長你可以不帶他來，其實帶到他來，我希望亦都你帶返這個信息去。是我本人講出來，由頭至尾都是講到這件事情，那個標書裏面，可不可以設一些條件？合法的這些條件。這些土地是我們澳門的，特區，是我們澳門人的，土地是我們澳門人的，所以你們應該要承擔這個責任，坦誠……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對於海一居的業主的遭遇，我相信我們在這裏議會所有的同事，都是好關心及好支持去協助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

今日要在這裏，去表達相關的解決，似乎就不是這裏是適當的……即是同司長講似乎是解決不到問題。但是希望司長返去表達，亦都希望透過今日，我覺得是有幾點可以確定下來的。第一個就話，大家整個議會的同事，暫時應該是不會有人反對這些業主的權益需要維護。第二個就是話，行政長官亦曾經作出了承諾，亦即是話對海一居的問題，其實無論是政府打贏官司，還是發展商打贏官司，這個問題應該是會有解決方案。

在今日那個表達上面，我覺得似乎大家都會感覺到，海一居問題是應該有條件去獨立用一種機制去處理的。正如歐安利議員剛才講的，共識我們大家看到的，是大家會覺得應該要解決的。我覺得問題就好簡單，如果是這樣的，建議我們立法會的議員同事，在稍後這個口頭質詢完了之後，大家就這個問題與行政長官研討一下，怎樣依法去解決一些問題？議會能夠達成共識的話，我相信政府是有方案出台的，唔該。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

原本是真是不想發言，因為好多同事，為甚麼你不講？我都要講少少真相。今日大家發言的同事，都話同情這班這樣的海一居的小業主，我諗這大家無意見的，但是在這個新的《土地法》入面，就有問題。

我記得新《土地法》與舊的《土地法》個區別在那裏，主要就是認為特區政府是官商勾結，土地賤批，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去修改《土地法》的。應該是曹其真年代那陣時開始，對這個《土地法》作出修訂。那個前題就話，澳門的土地賤批給些生意佬，所以去搞這件事。

這個出發點正不正確呢？你可以檢討。現在牽涉到三千幾戶這樣的小業主，遭受了這種不公道、不公平的待遇，不講道理的待遇，正不正常呀？但是今日好多人在這裏無發言，還是亦有好多發言了，他心口不一的，心口不一。這裏講就支持，問心那句，是督促政府，督促羅司長去修訂，更加是針對性。

做人不好這麼虛偽，我們真是要講下道理。幾百年的葡治

時代，都不會出現這個問題，就算我們新中國都會發還些土地給人家，因為你做錯了，是要保障私有的財產的權利。怎可以我們三十幾個議員，舉隻手就可以充公人家一些土地呢？有甚麼可能？大家舉下手就拿人家的土地。我希望大家的錢不要放銀行，我們一舉手，那些錢就充公。是否可以？

所以，我們議會有好多同事是來自壓力團體的，希望他們心口一致，是支持這班小業主就支持，這些是社會的利益問題，是群眾的利益，不是生意佬與政府的問題。你話官商勾結你就指出來，如果真是勾結的，你們就全部捉去坐監，就是這麼簡單。你拿出證據……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就住麥議員的一個的口頭質詢，我相信即是話從政府的一個的回應，亦都即是話邁出了一步。因為在之前，亦都根據小業主他們，包括業主會的一些的反應，即是話好期待，即是話能夠一個的三方的會議，包括發展商、業主聯合會、以及有關的一個的小業主，去進行一個三方會議。

從剛才政府的回應，亦都在舊年的十二月，亦都進行有關的一個的工作。但是看起上來，因為從今日政府的一個的回應，基本上我諗從一個回應那方面，即是話未能夠達到小業主的一個的訴求。因為他們好清晰，因為現在看起上來就話，在政府的回應裏面，一方面亦都是由這個事件發生到現在，都是話去盡力保障購買有關樓花人士的利益。但是更加重要就話，在這個的過程裏面，其實都拖的時間比較長，我諗現在亦都是行緊一個的司法的程序，我覺得是否可以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司法程序已經行緊；另外一方面，從一個的政府亦都舉行了三方的會議，亦都聽了好多的社會的聲音，另外從有關我們的一個無論議議員的一個的表態等等，其實在這方面，我覺得政府是可以在這方面加快怎樣去解決這個的海一居的事件。

因為這個，我諗是好清晰的，從這方面，我亦都好希望，因為今日似乎這個的答覆，或者司長來到可能亦未必是全面，亦都可能希望一陣間法務局的一個的同事，能夠在這方面，即是話就著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可不可以作一些深入的一些的介紹？會不會在未來裏面，應該會就著小業主的

一個要求不是就著解決的辦法，有更加清晰的一些的路徑，以及一些時間，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多作一個介紹，唔該。

主席：張立群議員。

張立群：主席，各位同事：

我亦都不是話希望得到甚麼掌聲，因為為甚麼呢？我覺得我是做錯事，我做一個議員，我搵了一個同意的掣這條法律。當時我們這些是孤軍勢力，好大多數現在你問那些，你如果你們這些業主問下一些議員，跟你們做事，為甚麼當時極力要收地？是人都不願收地，但是你那些人就提出要收地，是做成的。你們不好聽話現在要怎樣，但是其實無論怎樣，我都認為是錯了，因為我有份投票，你們自己投票不承應就無得講。

但是這個解決怎樣，我覺得政府是應該現在要想個方案，就話假如這幅地是輸了的，業主輸了的，怎樣作對小業主賠償，或者政府怎樣將塊地怎樣去建築，補償甚麼這些人，買的業主就正常的。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貧窮或者置業的階段，我亦都試過置業的階段，我亦都不是有錢佬出身，我買樓亦都好辛苦去供，我亦都好知道這些痛苦。但是我們不可以每一件事都話這個是一種交易來的。買賣跟業主買，業主違法，或者政府認為他違法，這個不是那個做得到。我們不可以將一件事，推落去那個不對。

好似司長那樣，我剛才聽到他為了你們些居民做了好多事情，這麼多事情全部寫了在這裏，但是你們經常都講話政府無做過事情。政府做了事情不是一定回應得到，這個是很大的事件來的，這樣事情。等於香港負資產的年代，最後都是要解決。所以我堅信澳門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會無端端令你們那些市民、業主會犧牲了這筆錢，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多謝。

主席：請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好多謝剛才這麼多位議員就是提出他們的意見及建議。

我剛才都問過我兩位同事，包括法務局張涵副局長，還有我們工務局的廖永強廳長，兩位無任何的補充。所以我想在這裏就是作為社會文化司司長，就是跟大家講幾句。

我與就是在座的所有的朋友、議員，包括海一居的居民是一樣，我們覺得是好不幸，亦都是發生了這件事。我們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是難過。知道是各位你們，你的權益是需要就是維護。作為特區政府的一員，剛才好多議員都知道，雖然不是我範疇，但是涉及到社工局的，我是責無旁貸，帶著我班同事來，就給大家解釋。我們可以不來，剛才高議員都講了，但是這個是不負責任的一個表現，我們特區政府所有官員都必須要承擔。

所以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帶同我們的團隊，包括社工局，還有法務局，還有工務局的同事就回應大家。知道各位是辛苦，但是我有個忠告就給大家，你們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千祈不要就做傻事，有任何情緒壓力，或者是經濟的困難，你們搵我們，包括找社工局又好，包括找我們社文司辦公室，我們好願意就去協助大家，去解決你們當前的困難。

當然，有一些問題，我們是需要釐清，我相信有關的部門的同事，有關的司長，他們正在是努力就是做緊個工作，我好希望就是我們，特別是海一居的朋友，你們要明白，我覺得前景是樂觀的，我們有關同事正在是做緊。我們最重要就是要解決就是各位當前的一個情緒以及經濟的困難，我們是責無旁貸去協助大家。我相信好快，當我們幾方面，包括我們法務局，還有有關的司長，他們那個解決的方案，做好了之後，一定拿出來就是公佈給大家知道。

再一次就是同大家，即是代表特區政府，再一次慰問我們海一居的各位住戶，因為三千多戶，其實真是不少的。我們完全就明白，可以話感同身受，所以好希望就是各位，在目前來講，就是堅持是走過去，我相信我們在座的所有的議員，同我們特區政府都一樣，會協助到大家的。

主席，這個就是我補充，多謝各位。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休息十五分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繼續開會。現在進入第四份口頭質詢，下面請黃潔貞

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隨著本澳市民的教育水平提升，衛生局及民間機構的推動之下，母乳餵哺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母親會選擇母乳餵哺。但是本澳不少的母乳媽媽會反映，在餵哺母乳的時候，面對著不同的問題。例如社會上對於母乳餵哺的不友善，社區環境，以及醫療人員無法配合餵哺母乳的需要，影響他們堅持餵哺母乳的意慾，使到本澳的持續餵哺母乳率偏低。

有些母乳媽媽會反映，部份的醫療人員對母乳餵哺的知識不夠貼地，認為他們不能夠為母乳媽媽提供正確的建議。而一般的醫療人員在進行醫療行為的時候，有時亦都會缺乏關注母乳餵哺的知識，令到部份的母乳媽媽會自行去尋找催乳師去進行諮詢，甚至進行一些效果不明的治療，更有些是反映治療後會出現一些不良的後果。

然而，澳門並沒有對催乳師的專業資格進行認證，到底他們能否勝任有關的工作呢？外界不得而知。當局對於這些情況出現之後，只是回應局方正就註冊醫療人員的行業的規管進行研究，將會推出一些有關的措施進行監管。可見這些情況影響了母嬰健康的催乳服務，現在在澳門都是“冇王管”的。

此外，近年當局積極推動政府部門設立餵哺母乳室，現時公眾餵哺母乳室主要集中在社文司轄下的部門，至近月，財政局大樓設置餵哺母乳室，開放給居民使用。但是有母乳媽媽認為，開放的時間亦都未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反映出母乳餵哺設置的指引，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操作的時候存在著落差。

另外，本澳欠缺了針對配方奶粉的廣告宣傳相關的規範，導致奶粉廣告就鋪天蓋地那樣宣傳，而且內容有誇大之嫌，容易誤導消費者。對此，本人提出以下的質詢：

一、本澳現時針對母乳師的課程及相關行業，沒有正式的規管，對於居民的身體健康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請問對於這些由非註冊的醫療人員所提供的服務，當局除了以作出呼籲之外，將會有些甚麼的處理？現階段會否作出主動的調查及跟蹤呢？

二，鄰近的香港有意推出就著配方的奶粉的廣告的宣傳推出守則，建議所有提供三歲以下的嬰幼兒奶粉及相關的產品，包括奶嘴、奶瓶等，不應該進行包括廣告在內的任何推廣及宣傳活動，去年當局回覆本人質詢時亦都表示，將會研究限制奶粉廣告，請問當局相關的研究有些甚麼的成果呢？會否落實限制奶粉廣告呢？

三，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聯合國兒童的基金會，近年在全球推動愛嬰醫院認證計劃，鼓勵醫療機構響應“成功餵哺母乳十項指引”。請問當局現時在執行“成功餵哺母乳十項指引”的具體情況又是怎樣呢？會否推動澳門的公私營醫院獲得愛嬰醫院的認證呢？

唔該。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本人對立法會黃潔貞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答覆如下：

落實母乳餵哺政策，衛生局是一直致力推廣母乳餵哺，制訂了“母乳餵哺室設備及管理標準指引”，循序漸進設立母乳餵哺室，並且是通過與鏡湖醫院、社區母乳團體的合作，逐步地是落實母乳餵哺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6 年，社會文化司率先是推動轄下部門增加母乳餵哺空間，截至 2017 年 2 月，已經是有 14 個部門的辦公地點，以及他們管轄的場所，一共是設立了 86 間母乳餵哺室，其中 74 間是對外開放，還有 5 間將會在稍後就是開放。其它政府部門亦都是積極地作出配合，包括土地工務運輸局、治安警察局、民政總署、財政局及身份證明局等多個辦公地點，是已經設立了母乳餵哺室。

與此同時，行政公職局已經在本年 3 月 3 日是透過傳閱公函，將“母乳餵哺室設備及管理標準指引”送達到各公共部門，是進行內部的推廣，鼓勵有條件的公共部門是增設母乳餵哺室及相關的設施。同時，亦都是正收集各部門設置母乳餵哺室的情況及未來的規劃，以便作進一步的跟進。行政公職局亦都是表示，考慮到現時不少公共部門的辦公地點及接待環

境，暫未具備條件是設立母乳餵哺室，短期內將不會強制公共部門設立母乳餵哺室，但各公共部門日後在新設的辦公或者是服務設施的時候，將盡力是創設符合標準指引的母乳餵哺室，讓到有需要的公務人員及辦理服務的市民使用。根據資料顯示，現時約有 20 間私人的企業，是設有 24 間合標準的母乳餵哺室。特區政府將進一步是鼓勵更多公私營部門是增設母乳餵哺室，共同創建良好的哺乳環境。

由於母乳餵哺對促進婦女健康及嬰幼兒成長有莫大的助益，因此衛生局已經是持續透過系列性的教育活動，加強與社區同醫療機構的聯繫，積極宣傳及推廣母乳餵哺的優點；同時，是通過向產後婦女是提供床邊的指導，24 小時的母乳餵哺熱線諮詢，以及成立母乳互助小組等措施，不斷地是提升母乳餵哺率。此外，又拍攝宣傳片及推出相關的資訊網頁，並將研究逐步是建立母乳餵哺室的數量及分佈的資料，向市民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指導支援。

另一方面，愛嬰醫院的認證，是必須完全按照“成功餵哺母乳十指引”是推行母乳餵哺策略，現時仁伯爵綜合醫院已經是基本落實及執行相關的指引，具備申請認證的條件。未來將就 24 小時的母嬰同房措施進行優化，並且是開展籌備認證的工作。

加強醫護人員的專業培訓，根據現行第 84/90/M 號法令，私人提供衛生護理服務的註冊人員類別中，並沒有催乳師一項，衛生局一直是關注社會上是出現自稱的催乳師人士，以及相關的培訓課程。有關課程並沒有是統一規範及認受性，然而，相關人士如果是施行針灸、注射等入侵性的操作，即是屬於醫療行為，倘若衛生局收到懷疑非法提供衛生護理服務的投訴時候，將會隨即是開展調查及跟進，並且是依法是作出處罰。值得指出的是，醫護人員是均具有醫學背景，並且是掌握哺乳知識及護理技巧，能夠為市民提供專業適切的母乳餵哺指導及協助。因此，如果是遇到餵哺母乳或者是乳腺問題的時候，是應該要諮詢專業的醫護人員，而非坊間的催乳師。

為加強醫護人員的專業培訓，衛生局將會持續是邀請相關範疇的專家來澳授課，同時，又會派員到鄰近的地區進行考察學習及參與醫學的研討會，不斷提升醫護人員的母乳餵哺知識及專業水平。

依法是監管嬰幼兒奶粉的廣告，為配合世衛“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特區政府是一律是禁止六個月或者是以下的

嬰兒奶粉廣告在澳門境內宣傳推廣。其他嬰幼兒奶粉的廣告，就是受到第 7/89/M 號法律所規範，即須是經衛生局預先許可先至能夠發佈。

2016 年，衛生局一共是收到 230 份嬰幼兒奶粉廣告的申請，其中約有四成，即是 86 份是不符合相關的規定。此外，衛生局透過恆常監察機制，審查本澳媒體刊登及發佈的廣告，定期對本澳的藥房、私人診所、其它商號、會展場地等進行廣告範疇的巡查，打擊違法的廣告，並且是依法作出處理。

我們特區政府將會綜合考慮本澳的實際情況，研究進一步收緊嬰幼兒奶粉廣告的發佈限制。如有需要，將會考慮進行修法。2016 年，衛生局對於處在生育年齡層的女士，是開展了對監管嬰幼兒奶粉銷售行為及推廣活動的意見調查，結果是顯示，受訪人士是認識嬰幼兒奶粉的三個主要渠道為：香港及外地的電視頻道及媒體，親友介紹以及互聯網。然而，衛生局是無權監管境外的奶粉廣告，因此，是將會持續地進行宣傳教育，以提高居民辨識不良廣告能力為主。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對母乳餵哺好處的認識增加，特區政府將會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制訂法規，規範母乳餵哺室的設立，加強監管及審批奶粉宣傳廣告，強化母乳餵哺宣傳推廣等全面的措施，進一步是保障我們澳門居民、婦女及嬰幼兒的健康，維護餵哺母乳的權益。

多謝主席，多謝黃議員。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多謝司長的回應。

回應相對來講都比較全面的。可能接住落來，我可能講些一些意見。其實在社文司的推動下，餵哺母乳室比之前的確是比過往是增加了的，但是看返有些的一些資料顯示，其實它好多的地方，在假期或者是節假日的時候，都不對外開放。但是為了是配合家長攜帶那些嬰幼兒外出，其實都是以節假日為主，其實是否可以有一些特定的地方，可以要求他們在每一區，都會有一些對外開放的點是在那個叫做節假日的時候，可以要求他們去開放，而供給返一些媽媽，餵哺母乳媽媽去使用呢？這個可能在個對外開放時間上面，可不可以作出一些調節及調整呢？

另外就是關於那個催乳師方面的規管，都知道有關的局方都作出了一些行動及調查。對於一些課程，其實如果是有一些課程，我知道是都納入一些持續進修的課程的話，其實都是司長屬下去規管的。如果都得知這些課程在澳門開辦的話，其實都可以建議返他們，不適宜在澳門開辦。因為有些真是本澳接受完培訓之後，會在澳門是提供返服務，我們應該是從源頭去堵截了這些課程的話，就可以避免了更多自稱為催乳師的一個出現，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想問一問的，就是有關那個叫做奶粉廣告方面，有些是申請是獲批先可以去登的。在如果在報章上面，他們去賣廣告，是否都按照返這條法例，受返你們規管？在報章上面如果無你們批准的話，都不可以去賣這個廣告呢？因為近期見到有些報章上面都有好大版的一個奶粉廣告的一些宣傳推廣這樣，我想問下這條法例是否可以對他們都是可以有監管的這樣？

另外都希望衛生局方面就是對有關醫療人員的培訓方面，可能未必是集中在一個自身的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去作一些餵哺母乳的認知知識的一些推廣，可能對於整體澳門本澳的醫療人員，都包括私營機構的一些醫生，或者我們一些叫做自己開診的醫生，都可以作出一些適當的指導培訓給他們，讓他們都在推廣餵哺母乳的時候，可以一齊出一分力，以及避免一些母乳媽媽去一些私人的一些醫生裏面去就診的時候，得到一些信息不對稱的時候，引起的一些母乳媽媽的一些誤會。整個在醫療界裏面都一齊共同去推動的話，相信這個餵哺母乳的氛圍亦都會好一些，醫療人員掌握那個技術方面亦都會好一些，唔該。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黃議員的建議。

我個人是好認同剛才黃潔貞議員就是所建議的，特別是在我們社文司，在舊年是率先就是推出，是鼓勵我們轄下部門是去做更加多的母乳餵哺室。我們好短的時間之內，在我們各部門的同事協作底下，我們是做得相當之不錯的一個成效。大家都明白，我們要推動一個政策，特別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母乳餵哺政策，我們不單止特區政府是獨力就去做，我們需要更加多民間的社團及企業，還有我們公共部門，一齊去推動，去協作，先至可以令到這個母乳餵哺政策成功的。

在過往這一年，我們感到高興的就是，澳門有好多民間的團體，特別是一些年輕的母親，他們知道推廣母乳的好處的重要性，特別是母乳對於我們的產後的媽咪，以及嬰幼兒等等，都是有莫大的幫助。所以在他們年輕及有知識的情況底下，我們就強化了我們之間的合作，在好短的期間，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的母乳餵哺政策是得到是推廣的。甚至這些母乳的團體，他們好願意就是協助特區政府，是繼續去推廣。譬如在一些母乳餵哺的知識那方面，特別剛才黃議員所講到的催乳師那方面，其實不規範的，我們衛生局長一陣間都會介紹一下，是不規範，以及是不需要這些催乳師，或者如果他們是從事一些入侵性的醫療行為的話，我們是會對他們作出一個檢控的。

在目前的情況，我們有足夠的團體去協助我們，他日後還會與我們一齊去協作，開更加多的一些母乳餵哺的知識的課程，去做多些宣傳及推廣。至於在奶粉廣告那方面，由於是更加是涉及到我們衛生局的權限不是亦都是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就是請李局長為大家介紹一下，究竟奶粉廣告我們的衛生局是怎樣去評審呢？

唔該局長。

衛生局局長李展潤：唔該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我補充下對於奶粉廣告的監管。剛才司長都有講到就是，六個月以下的奶粉廣告是絕對不可以做廣告的，六個月以上的奶粉，廣告就要經我們衛生局去審批的。我們審批就是看返他們的宣傳字眼，譬如有一些誤導或者有一些錯誤的信息，即是舉例譬如好似他可以醫病，又或者去即是有一些不是好恰當的宣傳字眼，我們都不給他們出現的。

至於那個有一些課程，我們會留意返，即是真是在澳門辦的一些課程。不過就可能有一些，譬如我知道有一些陪月的課程，其中應該都有部份的，即是話幫助備乳的一些知識的。但是就陪月那些就不會話自稱他是一個催乳師的，最好都是給回醫護人員去諮詢返就更加適合一些。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唔該局長。

到最後我想補充少少，剛才黃議員所講的，我們有些政府部門，譬如現在我們在內部，或者是對外開放的，節假日可不

可以做到？我覺得非常之好的建議，我相信我們有關部門，他們就可以進行研究，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日後都可以考慮在節假日將這些本來是我們政府部門的母乳餵哺室，可以對外，特別是公眾開放，等到我們公眾去使用的。

多謝主席。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看到回覆，那個司長的確在舊年這兩年，在增設母乳餵哺這一方面做了好多好積極的這一個工作，看到這一個數字，我們都覺得在這方面是有所成績的。但是在政府部門當中，這裏講到，有些政府部門是無條件去設立那些母乳餵哺室，社文司這一方面是有沒有甚麼去鼓勵它們，或者是要求它們是怎樣配合？因為這一個是一個政策來的，怎樣是要求他們是增設？因為是比較短的時間，因為看來還有好多的政府部門是未有做的，如果是政府部門都未有成立這些，做這一個室的話，怎樣能夠去鼓勵私人的機構去做好呢？

另外一個，即是在私人企業當中，有好多是些年輕的媽媽，他們由於是要工作，不得不中途就放棄。在這個情況底下，我們政府是有些甚麼鼓勵的措施來鼓勵這個私人企業？他們是營造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是能夠設有一些是專門的室是給這一個餵哺母乳的媽媽來使用的。這些政府只是得鼓勵可能不足夠的，是否有些甚麼措施是去出台，能夠進一步是鼓勵他們去做這一些？

唔該。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關於母乳那方面，我都經常性都接觸一些母乳團體。就在這裏都想同司長講，亦都聽了司長講到母乳的政策，那個提升她們現在那個事情。但是事實上，今時今日如果你話到……即

是好希望做得好，首先我們要看，世界衛生組織都是講到，兩年以下，呼籲一些國家及地區，是要母乳來餵奶的。

剛剛聽到局長就話，六個月以下，或者六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不准賣廣告，六個月以上就可以。我覺得，六個月以上，是否應該都是特區政府做出一些跟循返世衛，兩年以內希望些媽媽可以餵母乳給一些細蚊仔。這個是那個底線來的，原則來的，當然越好，三歲、四歲更好。至於這一方面，特區政府會不會諗多一些？做多一些工作？是否真是我們需要容許他們做這麼多廣告呢？還是我們的健康、細蚊仔的健康是重要一些呢？這個平衡，司長我覺得是未足夠的，是需要加倍努力，希望起碼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兩歲以下一些奶粉不應該做些廣告，話那樣東西好，那樣東西不好，即是有些甚麼功能。

另外就是關於母乳的室，你講到政府那裏有好多就無。你可不可以有個法例那裏去入手呢？例如她們現時來講，那個法例是規定，他有一個鐘頭是可以給她們去餵母乳的。這個可不可以增加呢？現時來講，一個鐘頭足不足夠給她返屋企？或者去其它地方，可以將它雪著，跟著將來給回她去餵個細蚊仔呢？這些亦都需要埋手在法例那方面，如果硬件不能就在軟件那裏去埋手。

其餘就是硬件那方面，究竟我們個特區政府帶領這個所謂母乳的政策做了幾多呢？六間博企裏面的一些酒店，裏面一些餐廳，裏面一些設施，有無足夠的母乳的室給一些所謂我們旅客？我們如果真是想一個國際都市，旅客可以來澳門，究竟我們有些甚麼給到她們的設施，令到她們來到澳門，的而且確，澳門政府是有做一些事情，這些是需要政府帶領的，我們與鄰近的香港仍然是一段距離。

所以我希望在這兩方面，政府要做得比較全面些，就是希望亦都與有關的團體，密切做多一些有關她們的訴求。因為我都好希望她們，有一日去接觸她們的時候，她們覺得好滿意特區政府所做緊的事情，多謝晒。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政府可以帶頭做起或者推動即是更多公私營的機構設立一個母乳餵哺室，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即是現在政府做緊的方向，我覺得政府是有盡到努力的。但是從方向上，都希望探討

一下，怎樣去明確一些？因為真是你從鼓勵的角度，亦都受限於現在有一些的部門，已經即是興建了，最初可能都無考慮到要設立母乳餵哺室，或者受限於它那個面積限制，所以你現在不容易去設立。但是其實從政府的做法上，我覺得亦都不能夠純粹是話我鼓勵。即是未來是話會不會有一些的明確的規定是要求一定面積以上的場所，它必須要設立呢？

即是考慮好實際客觀上，你如果一個好細的舖頭，或者一個好狹窄的政府辦公點或者對外開放部門，你是做不到個母乳餵哺室。但是其實從參考外地的經驗，他們通常會做一個條例規定，第一是明確社會不應該歧視甚至乎去干擾或者驅趕一些母乳餵哺的行為，這些是即是法律上會對他作出處理的。而另外就是話，一些公共場所、對外開放場所，甚至乎即使是私人的企業都好，如果你面積有返一定的面積的大小，例如一些商場設施，你有返比較大型的設施，其實澳門現在都有這類型的，大規模的商場或者一些酒店設施，這些是否都比較有條件去設立？政府再可以稍後作出一個規定是明確要求他設立，而不是話純粹我去鼓勵、推動，其實可能個效益未必會大的。所以即是看下政府有無研究或者考量要在這方面有更加積極的工作。

唔該。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講講這個奶粉廣告宣傳那方面。剛才聽到局長講話，你們有看過他的廣告，看過他怎樣講，然後你們有個規則。有時我看到電視，香港那方面，是有消費者委員會有個定期就檢測那些奶粉的。在這個奶粉方面，他可能有人，有一個中心去抽查，看下它的成分是怎樣，因為有時他個標籤未必這麼準。所以我覺得澳門方面，要加強下這一方面那個做法，或者是食安中心，或者是消費者委員會，這裏要抽查下，看一下這些是否適合細路仔食？或者食了有甚麼反應這樣。

多謝。

主席：陳亦立議員。

陳亦立：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關於黃潔貞議員這個口頭質詢，就提到幾個問題。哺乳室這方面來講，社文司屬下都做得好好，就開展得好好。不過我作為一個臨床工作者，我有兩方面的提議建議。第一就話，當然一個小朋友牙牙仔出世十幾、二十日，要去身份證明局拿身份證，這些無辦法，要抱他出街。但是如果我們一般臨床上，都會建議些小朋友六個月之前，都盡量不要去公眾地方的，這方面來講是真是可以減少好多的問題。就因為，特別是兩、三個月之前那樣，就因為你湊他出去亦都是好麻煩，亦都要好多東西帶埋一齊。最緊要最緊要就話，他本身個抵抗力比較低的話，去公眾地方無形中是會增加很多感染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即是話現在那個母乳那裏，就不要只是話一定要母乳餵養是好，問題即是話，好多方法可以餵母乳。舉個例子，一個職業的女性要上班，事實上好多時外地好多地方，是會將那些奶是預先是將它泵了出來先，放在那個奶樽裏面，就放在這個雪櫃裏面。變了它一般可以維持三、四個鐘頭，或者是兩餐之內都還可以的，所以是這個是可以解決了好多實際上的問題。

還有一點就話，我要提一提就話，要記住，如果個牙牙仔一出世的時候，一直在三、五個月之內都還是這個通過母乳餵養的話，日後除非那個媽媽是決定將個 BB 是餵奶餵到一歲、兩歲的，如果不是的話，你話我中途在六個月、八個月我想轉奶粉的話，變了個小朋友好多時他不食的，他直情連個奶樽都不咬的。這點我真是提一提，我建議即是話，如果真是有打算要將來都是要混合餵養的話，我建議盡早是每一日，是能夠給回個小朋友是用奶樽是能夠用一次至兩次的話，一個是可以通過奶樽去食奶，第二個是可以接觸少少的奶粉。這個情況下，慢慢你轉的時候，變了個小朋友就不要去到六個月、八個月、一歲，突然間沒有了一個奶的營養的話，以後是靠那個副食去補充的話，相對來講，對個小朋友的延續的發育反而是不利。

唔該。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司長，多謝主席。

其實好多議員亦都講了好多、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我亦都覺得司長解答這份質詢亦都好清晰。我是補充一點，就是大型的企業，博企，或者一些大型的建築物，將來是應該朝住這個方向去設立這個哺乳這個室。但是我希望司長，即是其實不應該在你個部門的，而是跨部門的，那個面積是怎樣計呢？是否政府將這個面積要減出來呢？是否不屬於計入那個面積內，是否這個是要考慮呢？希望司長你可以在你那個……剛才這裏寫住，未來個規劃入面，是與發展商，或者是大型的企業，他們會講講，如果你要做這個哺乳室，你的面積可以減幾多？這個是大家相輔相承的，多謝。

主席：請譚司長回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亦都好多謝這麼多位議員對於母乳餵哺政策的熱心，以及就是關心。

剛才由黃潔貞議員、陳虹議員、高天賜議員、李靜儀議員、陳亦立議員及梁安琪議員，都是講到我們特區政府推行這個母乳餵哺政策時一些考慮，或者一些建議。特別是陳議員剛才講到，陳虹議員，就講到我們社文司，除了是自己轄下部門去推廣一個母乳餵哺政策，或者是設置這個母乳餵哺室之外，我們有沒有協助其它的部門呢？其實我們有的，剛才我都講了，我們透過我們衛生局，透過我們亦都是送了有關指引是給行政法務司，行政法務司亦都是送了給行政公職局就是傳到不同的公共部門那裏去。

當然，有好多部門，它們可能在目前來講，未曾有好足夠的條件去設置這個母乳餵哺室。其實好多人都有個誤解，設置一個母乳餵哺室就需要好多好多空間，其實不需要的。好似以我們社文司，大家知道我們政府總部，我們社文司辦公室，我們其實空間不是好多，我們怎樣做呢？我們是將一個小型的一個會議室，將他擺出來，作為一個兼用的一個空間。因為我們辦公室，確實亦都有同事是剛剛就是產了 BB，亦都是在這個母乳餵哺這個階段，我們還有幾個，有幾個。所以都是這個原因，我們將個小型的會議室，將它拿出來作為一個母乳餵哺室。其實不需要好大，是很小一個會議室，一百呎都無，大概是五平方呎，大概是五十幾呎。

所以其實好多部門，它們都有這個條件，可以兼用的。平時，如果是有需要的時候，當然，我們需要就是安排好一些，將那個時間排程就是排好，令到有需要的同事可以有時間去使用。在個室入面，不需要有好多設備，有椅，還有就是小

的檯，還有當然有空調，還有光線，還有這個小的冰箱等等，這些用來是將那些母乳就是儲存。其實所需的條件就是很少，但是好多部門未必是明白，甚至好多企業亦都未必明白。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現在正在推行這一個活動，這個活動，或者你叫運動，是去介紹一些做法，去為我們的同事就去講解。甚至為私人的企業去講解，令到他們可以給到她們的員工有這個機會去餵哺母乳或者是集乳。

好多地方其實都有這種政策，譬如好似內地，內地都有。甚至內地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的規定亦都是規定，這些母親，母乳餵哺的母親，當這個嬰兒未到一周歲的時候，她們每日都是有一小時的母乳餵哺的時間。台灣亦都有，台灣它將一小時就分作兩節，每一節就三十分鐘。香港都有類似的兩節的三十分鐘，一共有一小時的母乳餵哺這個友善工作間的政策。香港就是無約束性的，其它地方都是有的。我們澳門就只有公共行政部門有這個政策，就是給我們的女公務員，當她們生產了 BB 之後，她們的嬰兒未滿一周歲的話，她們可以有一個鐘頭的母乳餵哺的時間。其實這一個鐘頭是足夠的，剛才高議員就問到，是否需要再增加呢？我們看到，目前來講，是無這個需要。起碼現時來講，我們看到其它地區的做法，都是比較一致的，一個鐘頭就是足夠。最重要的就是有一間母乳餵哺室給這些同事，給這些剛剛就是分娩有嬰兒的母親去集乳。如果有這些時間，以及有這個條件的空間的話，我們相信這一個政策就是較容易去推行。

現在我們好開心，在除了我們政府部門這 86 間的母乳餵哺室是有之外，就其它的私人的機構，我都分別收到不少好熱心的去推行這個母乳餵哺政策的企業，甚至主動就是走來與我們傾，他們就是好願意支持我們特區政府。他們亦都是做緊，而且做得非常之成功。這些包括一些大型的企業，包括博企企業等等，還有一些中小企業，他們是做得非常之好。日後我們還有好多些宣傳的計劃，令到這些企業，他們可以作為一個樣板那樣給其它的公司去模仿，去仿效。因為我們過往來講，可能這些觀念是錯誤了的，我相信今時今日，特別是現代一些婦女，她們有好新的知識，她們好清楚知道母乳哺育的好處。不單止對母親，而且是對嬰兒。因為嬰兒是透過這些母乳餵哺的話，他們先至更加健康，更加強壯，比奶粉真的是好多不知幾多倍，根本是應該是去推廣這個奶粉的。所以亦都是這樣的原因，我們衛生局亦都有一連串去規範那些奶粉的一些工作就進行。

講到其它的，涉及到這個衛生局的一些工作，我想就交給

李局長作一個補充，為大家介紹一下，究竟這個母乳餵哺，衛生局的工作現在是做到甚麼情況，唔該李局長。

衛生局局長李展潤：司長，主席，各位議員：

我補充一下，我們衛生局的政策就是推動母乳餵哺，最緊要就是要做好這個宣傳教育的工作。第一個階段，即是我們已經在政府部門是提倡這個母乳餵哺，以及即是話是方便這些母乳餵哺的媽媽，即是可以有時間及有這個空間去進行這個餵哺母乳，這個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我們得到了相關的經驗之後，就會將這些經驗推廣去其它的政府部門及一些私營的企業。

其實是這個，剛才司長都講，是要改變，即是我們市民又好，企業又好一些觀念，去正面去面對。就不好，現在如果還是講去歧視，或者用一些奇怪的眼光去看這些哺乳的媽媽，其實真是很不對。但是這個是要一個過程去轉變，我們是要做一些這個宣傳推廣。其實是，即是話如果一個社會是接納及去鼓勵母乳餵哺，其實整個社會那個質素都會提高。

私人企業都是，現在真是有相當的私人企業都主動去提出來，叫我們幫助它做一些母乳餵哺室。其實就這個做法，可以令到這個企業個形象都會提高的。所以我們是會，下一步是會推行這個母乳餵哺的友善場所約章，就是鼓勵一些機構及些僱主，去提供給他們的僱員一個方便。另外就是做一些宣傳短片及廣告這些去宣傳母乳那個好處。同時，我們都會研究制訂一些法規去規範這個母乳餵哺的，譬如母乳餵哺室的設立，即是好似是有議員講要多大的比例是需要有這個母乳餵哺室。或者是監管及這個奶粉廣告，應該是要擴大這個奶粉廣告那個限制的，以及就我們是再進一步那樣去強化這個推廣母乳餵哺一些統籌及技術。不過其實最緊要都是……即是話這些是一些強制性的措施，但是如果是我們前一個階段做好一個宣傳教育，整個社會都接納，就比起一些強制措施是更加有效的，我補充這麼多。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唔該局長，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四份口頭質詢，多謝譚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請大家稍等。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五份口頭質詢，下面請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下午好。

新《土地法》引發一連串問題，至今未得到解決，亦隱藏住好多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

在 2015 年 12 月，政府決定收回海一居土地之前，在同年 9 月，尚有不知情的居民合法購買二手樓花。購買了樓花的居民，有不少是全副身家，或者是四處借錢來支付首期，更有業主是以高出將近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的差價購得二手甚至三手的樓花。高額の差價亦被大部份外地的買家所賺取，但是他們吃力地支付每個月高額の供款，得到的卻是只是一張廢紙，土地失效的查屋紙。

雖然政府在中多個場合都強調只能是依法施政，依法收地。但回顧政府網頁及各大新聞報章刊登的歷史事實，許多土地在二十五年的批給期內，政府並未能夠足夠的時間給承批人發展。有的更由政府的原因，導致土地無法按時完成開發而被收回。如去年十一月中級法院公佈的判決中指出，由於行政當局在可建築面積上出錯，使得澳娛根本無法在合同訂定的利用期內完成利用，政府在澳娛沒有過錯的情況下，以其未能履行合同義務為由，宣佈批地失效。存在的事實前題錯誤以及違反法律的瑕疵，但由於二十五年的臨時批租期已屆滿，中級法院必須根據新《土地法》的規定，宣告土地批給合同失效。

又如 2016 年先後被政府宣告失效的七幅於石排灣土地，在回歸前屬於工業用地，回歸後不少工業用地需要配合經濟轉型而改變用途，承批人因此需補地價，並耗費了較長的時間等候政府重新規劃、入則、審批，更有土地曾被政府借用或者租用作為臨時置物之用。在批給期間，政府從未批過開工准照及街線圖，至此，承批人無法在土地利用期內真正進行開發。

有鑑於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當初制訂新《土地法》的目的，在於遏止非法佔用土地的行為，使有限的土地資源得以有效的利用，收回過去因政府濫用職權賤價批地。收回被意圖囤積土地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收回的土地當中，那怕只有一幅土地不存在上述情形，而是由政府的原因，導致土地無法在批給期內，完成開發利用。就此，在於坊間認為不公平之處，而又投訴無門，政府又有甚麼補救的措施？會否組成以行政法務司牽頭的跨部門委員會進行處理？

二、第一常設委員會第 3/2013 年意見書曾發出警號，委員會相信立法會和政府的政策及技術工作，但無法人性地保證不出現，或者不存在任何尚有的技術問題。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在眾多的規定中，可能有一些會被忽略，請問當局目前對於政府依照《土地法》的執法，已引起眾多的社會矛盾，不少議員對此提出質疑，立法會主席賀一誠亦決定通過聽錄音的方式以了解立法原意。請問當局，政府又會否建立機制予以配合，推動公開立法原意的進程？

多謝。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鄭安庭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本人現作以下回覆：

在 2013 年制訂的新《土地法》，他的目的是為了完善土地的管理，提高土地批給程序的透明度，加強對土地利用的監察，以及訂定有效的處罰措施，以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資源能夠有效及合理使用。在新的《土地法》生效後，特區政府一直嚴格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執行。

特區政府十分關注社會對新《土地法》在執行及適用上出現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意見及見解，目前，法務局及土地工務運輸局正是持續跟進《土地法》的執行中遇到的問題，並且展開意見整理及必要的分析工作，在有需要的時候亦都會成立跨部門小組進行跟進。

特區政府長期以來，與立法會保持緊密的溝通及良好的合作關係，亦都尊重立法會透過回聽立法會會議錄音，以明確

新《土地法》立法原意的決定。如果立法會在上述工作的過程中認為有需要，特區政府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及配合。

多謝。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多謝司長的回覆。

但是我對於司長的回覆，第一點我覺得是對的。但是第一段的第二段，我覺得後面是有需要成立跨部門小組進行跟進。其實，甚麼時候是有需要？我想問下司長。因為在 2016 年，澳廣視、澳亞衛視的十條頭條新聞，其實都是關注海一居，都是關注《土地法》的問題。2016 年，現在 2017 年，我們這個有需要，想問下司長是幾時？

另外一件事，在行政法務司 2016 年 11 月 23 號施政答問的時候，至到現在，歷時五個月司長。這五個月內，海一居的苦主他們每個月都還要供緊樓，但是供那間屋是那塊地被政府收了的。所以在這裏第二點司長亦回覆了，在立法會上述工作的過程中認為有需要，特區政府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及配合。又是有需要，不知幾時？這個有需要，立法會主席其實已經在聽緊這個錄音，但是這個錄音不是唯一的標準，司長。這些錄音是一個死物來，現在有很多當時的小組成員，小組主席，以及前司長，前局長，以及小組的所有議員，這些才是活生生的人來，他們可以給你表達到他們當時的真正意圖。司長不是有需要，現在有需要做這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希望司長可以將這些有需要改為明日，明日就去跟他們了解情況，明日就去跟歐安利了解情況，聽日就去跟張立群了解情況。張立群剛剛在立法會，你未來的時候，他向著傳媒，向著澳門市民，六十萬市民認錯，他擦錯了贊成制。有需要沒有？歐安利他說他被人呃了，他可以去找黃司長那裏報警，被人呃了。

所以在司長這個有需要的情況下，幾時才是有需要呢？現在是要行動起來，你的跨部門小組，你的三方協議，局長都在這裏，那個三方協議，高銘博主席都在這裏，有沒有結果？開了幾次無結果，等於零的，原地踏步，那幾時先至有需要？原地踏步。但是現在 3,020 戶的業主，他們是水深火熱。司長，希望可以在這個有需要的時候，司長可以我們坐低下來，與當時的小組，當時的局長、司長，當時的立法會每一個

小組入面，有一個法律的人士，當時那個小組的法律人士是歐安利。你可以去問一問歐安利，當時究竟個情況是甚麼？他問過甚麼問題？司長答過甚麼問題，這些才是活生生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希望司長幫一幫海一居的業主，多謝。

主席：請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鄭議員。

其實剛才鄭議員個問題之中，我提到是有需要成立跨部門小組，是指除了海一居之外其他的土地問題。現在海一居這個事件，政府已經成立了跨部門小組，我諗差不多兩年的了，一直都有開會，鄭議員剛才都有講。所以這個事件，與其它土地的事件，是要分開來講。因為我們一直有協助小業主，亦都包括在座的好多位議員，不同的議員在不同的時期，都與小業主一齊跟政府坐下來開會。

亦都是我們法務局剛剛昨日才與小業主的代表又再溝通過，小業主代表提出，要求開四方會議。我們在幾時開？在甚麼條件下開？亦都大家是有一個共識，一直都有溝通。開會就基本上只要小業主有新的訴求，我們都會是與小業主坐下來傾的。這個我相信亦都有好清楚的會議記錄，有一些會議是我們兩個範疇，我的範疇及土地工務範疇，運工範疇及法務局，土地工務運輸局。有一些就是土地工務運輸局是自己去開的，與議員及小業主去開。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跟進的情況，我相信這個就不是有需要要設立，已經是設了很久的這一個機制。

而關於立法會就立法原意去聽返整個會議的錄音這一部份，我相信賀主席，我之前看了賀主席向傳媒講，都是接近尾聲完成。這裏，是立法會根據你們的《議事規則》去做的一項工作，在政府來講，我們是很願意去配合。而這麼多位當時是立法議員的，亦都有好多現在仍然是立法議員，其實大家都好清楚，當時是怎樣去立了這一個法。一旦這一個法律通過，政府一定是要執行的，我們不可以有第二個選擇，政府要依法，所以我們一定要執行的。

至於我剛才都提到，有好多問題，會在執行這個《土地法》之中產生了，我們法務局方面與工務運輸局都是有分析，有去看返我們怎樣去關注這一些問題，這一些問題會帶來一些甚麼的社會的因素？會有一些甚麼考慮？這些我們都是有

做的。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需要跟進追問的就是既然政府已經有法務局同工務局研究了相當長時間，尤其是針對海一居事件，這些跟進《土地法》執行當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在這裏可不可以具體是說明一下？因為《土地法》裏面很清楚的，針對這些問題，已經在《土地法》具體來講，第 55 條、第 56 條已經設定機制去讓政府有權力去回應這些情況。針對例如海一居這類咁的事件，政府其實如果你收回這個批給失效的土地的時候，你是有權是維持原有的建築的計劃，然後將它是透過公開競投，是可以給回原有的發展商或者其它發展商發展的時候，規定即是招標的條件就是話，維持原有的建築計劃。而且是在原有的建築計劃當中，政府印證了已經是確實有樓花交易的這些單位，一定承建者，包括原有發展商，一定要維持完成到已經有的這個樓花交易，作為一個最基本的條件，藉此可以是維護到樓花小業主的權益。

這個是不是……即是司長承不承認這一種是一個在法律容許之下，政府亦都有權力，亦都根據返《土地法》，來到是解決當前其前一些問題的這個合法的手段？如果是的話，應該是公開來說明，如果司長都還是有疑問的，請你講出來，你的疑問是甚麼？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鄭安庭議員今日提出來，我不知應不應該講，因為他提到是澳娛的土地這一條，這個真是事實求是來的。我不知是……我不知應不應該講，我諗如果要問我我最清楚。由澳葡年代到回歸後的申請、入則，我諗我是最清楚。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再仔細給個意見給工務局、給司長。怎樣的過程？我諗本人是最清楚的。

第二，我亦都錯過了剛才麥瑞權議員的那個質詢，這個海一居的小業主，他們真是好慘，全部坐在這裏。還有一樣，為甚麼不可以特別去幫一幫他們去做好，是儘快去令到他們不會產生他們家庭的問題呢？剛才聽司長講，原來已經做了兩

年，今日亦都講這份質詢叫透明度，我不知這個透明度，我們你看出，其目的是完善土地的管理，提供土地批給程度的透明度。其實有好多事情的透明度是怎樣呢？是否大家要攤出來，才有透明度。好多東西是好似馮議員講，有些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這些是否有個透明度去講說出來呢？這個這麼久起樓的過程，為甚麼突然間又揸到它這樣子？是否將有些已經批給了的透明度是為甚麼可以批給？有些為甚麼可以起得？有些為甚麼不可以起得？海一居的小業主，為甚麼他們給了錢，不可以拿回他們的血汗錢？我真是好想講一句，就是入面有很多我的夥記，他們就來離婚，家庭已經產生問題，為甚麼我們的政府不去幫幫他們呢？我日日就給我些夥記話，事頭婆我好慘，我那些血汗錢無晒。

還有一樣，你收一些……我給你收，不緊要，主教山，那裏全部高尚住宅區，但是海一居是小業主來的，他們一生的血汗錢，儲起來才買到一些樓，為甚麼政府做了兩年，透明度，為甚麼不去幫他們早日去解決呢？要拖到又話四方會議，可能一陣間八方、六國……我不知，可能要去到美國六國大樓，現在不知五國、六國了，這件事是我好希望我們的政府，是體諒我們的市民。經常都話“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但是最緊要是幫到我們的市民，他們真是……銀行都有問題。我不知，好似中銀，我諗有幾多這個的土地，我諗銀行，何潤生議員在這裏，他應該清楚，我希望政府儘快可以給個答案，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其實早前另外譚俊榮司長來的時候，我都有講到有關海一居的事件的。其實早前開始的時候，有海一居的問題，我都是向羅立文司長講到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那個關鍵就是現時來講，特區政府有沒有一個心來去解決這個問題。亦都是我提出的意見，至今特區政府都未有那個回應。

解決海一居的問題，其實是兩條路，現在就在法院，就等待個決定。如果戶主贏，那就無問題。但是萬一輸，特區政府手上的土地，究竟可不可以拿出來拍賣的時候，在標書裏面，設立一些條件，保護澳門人的權益。這個亦都是符合返我們《基本法》裏面的。亦都好希望法務局在這裏，局長在這

裏，在依法過程之中，競投是特區政府設個標書出來，是可以絕對履行，兼夾保障返市民的權益之中，亦都是做錯了過去的事，例如個印花稅，你政府是收了印花稅，這個是間接性給了個假希望給一些戶主。解決辦法是有存在的，絕對百分之一百，但是個關鍵就是你肯不肯去做。

當然，你亦都可以講，我們的議會當時是高票擦掣通過支持，包括小組會議的時候，絕大部份都是講明，二十五年之後一定要收回些土地。但是這些是事實，但亦都政府應該在現時的制度，現時的法制，可不可以行得通？我至今我未聽到，我希望今次司長你來到，可以講一講你自己的看法，對於個標書裏面設一些條件，符合返，因為你個標書是政府做，你可不可以履行返除了特區政府的利益之外，戶主一些利益亦都可以放上去，令到將來他們的損失，現時這麼慘的損失，可以補償返，這個是一個路來的，可以解決到問題。我希望陳司長可以在這裏，對我本人今日的意見講到，或者講不到之中，將來可以書面給我們，唔該晒。

主席：歐安利議員。

歐安利：主席，司長：

我一點很簡單，我們立法會就等緊一些錄音，當時小組開會一些錄音，用來清晰一些那個法律原意，法律原意。我想知道，政府不用聽返你政府那個錄音，用來說給社會聽，究竟這個《土地法》個原意是甚麼？

我看來看去，當時一些政府代表講那些說話，是無講過現在我們面對緊這個問題。當時是講得很流行的，就是叫做閒置土地，有得起不起應該罰。二十五年你都無起，為甚麼你不鍾意起，某一個原因無起，是他自己不想起，就應該罰。這個有共識，那個做錯事就應該罰。當時是好清楚，是閒置土地，這個界線好清晰。

現在講緊海一居那裏，是有開緊工，政府是發過這個開工人情紙。好多個，我日日出街都見不少個苦主，有些人講過給我聽，我看到開工我先去買。假如你不給個開工人情紙給他，他不會買；你無這個開工人情紙，他不會去銀行那裏借錢；你無這個開工人情紙，銀行不會借錢；政府無收那個印花稅，他不會買；政府無接受過登記，他即刻知道，擦燈，即刻問甚麼事。所以現在我們面對個問題，就是我們個制度，不要講那個對那個不對，政府對，立法會不對，擦制擦得對不

對，不是這個問題。是我們個制度出錯了，有病，有毛病，發燒，生 cancer，要醫，現在問題就是想不想醫，一是找理由要來拖，要來不醫。是否真是要有 100% 共識呢？剛才我問不知怎樣講，全民公投，是否需要投票？問六十萬個居民要不要改這個《土地法》？

所以，講了法律原意，當時是好清楚，是閒置土地，不是講其它一些情況，是政府你開……有些情況是街線圖 25 年無出過一次。同一樣，買一部車給人無四個轆，就話我會給這四個轆給你，等 25 年都無四個轆，跟著拿口人架車……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我很認同歐安利議員剛才即是將個事實講出來。老實講，即是大家就一定要聽下我們國家領導人最近開會的時候所講，新官不能夠不理舊事。

大家知道，歐文龍貪污腐敗，那段期間無人批過則。他不批則，人家亦都起不到樓。但是，當年為甚麼又回歸前賣了這麼多土地呢？其實按照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當中附件二規定，澳葡政府每年可以批出 20 公頃的土地，用來做甚麼？支持當時政府的運作。1988 年就成立這個中葡土地小組，通過批地及拍賣土地增加財政收益。所以澳門回歸的時候，那個財政儲備是 101 億，其中 70 幾億是來自批地的收益來的，當時求人家買的，之後你又不批地。到現在，搞到現在，對不對？即是有無，起不起都要，就算對的，政府的問題的，都不給人起。這個就不能夠新官不理舊事，應該要按返由“中葡聯合聲明”，1987 年的歷史回顧下去，還原返個事實。

為甚麼我剛才我之前我的議程前發言又提到，2015 年 6 月，海一居事件未發生，我已經提醒政府，要注意這段歷史，如果不是會好多亂象。但是政府無聽我們一些小市民說話，更加無聽會議員的表達。2015 年我已經在報紙那裏說了，然後 2015 年的 7 月出書面質詢，7 月 3 日亦都出議程前發言，提醒政府關注這個亂象會出現，會引起今後如果還不解決，還更多亂象出來的時候。與我們國家領導人最近在兩會期間講的，新官不能夠不理舊事，這件事是否背道而馳？所以如果我們是愛國愛澳的，就應該新官要理舊事，要由 1987 年這

個“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個批地條件，以及 1988 年成立的“中葡土地小組”通過批地增加財政收益這段歷史去回憶返，加上就在這個《土地法》通過的時候，當時的好多官員，好多小組成員都在的，應該成立一個小組找他們傾下。所以這個，我就在這裏亦都再表達，政府要注意，事件不解決，市民越來越慘的時候，再出現民不聊生……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閒置土地行政當局要收返，閣下作為行政法務司，行政法務司的責任就是維持公義的，伸張正義的，你是有這個責任的。閒置你怎樣去理解這個詞呢？現在不是話無人要，你政府生安白造話閒置要收返人家，人家是要去發展。所有的土地都經過合法的程序批出來的，不是政府私相授受批出來。全部有文件，有在那個甚麼報那裏登出來的，憲報登出來，是讓全澳市民知道的，對不對？為甚麼會是閒置？無人要的東西叫做閒置，放棄的東西閒置，一些女人無人要叫棄婦，一些錢不用的那些閒錢，你聽過些財產話不要的？我未聽過財產不要，一些仔子女都可以不要，一些錢無人不要的。為甚麼會有閒置這一詞？你又認同這個詞語呢？是否奇怪。

你是有權去伸張正義，對所有的條文，你覺得是不合理的，不講道理，你要提出來。人家說甚麼，我們議會講甚麼就甚麼，如果你剛才在這裏，所有發言的議員，都認為這個新《土地法》是有問題，張立群最老資格的，最知識最廣，他話我做錯了事，你見過一位 80 歲的老人認錯未？我現在見到。這個資深大律師，他認為給人欺騙，為甚麼我們議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司長，特區政府十分關注社會的土地問題，口頭喻來的，文字來的，置諸文字的，你們有無做過事情？你見到這個社會這麼大問題，幾千個小業主出了問題，呼天搶地，你們是麻木的。甚麼都交給法庭去處理，你們不用負責？這個是社會問題，真是社會問題來的，你真是等些小業主“冚嗱呤”跳樓，一些銀行倒閉，你們認為妥當嗎？剛才司長話，設立了跨部門研究了兩年，你話兩年做過甚麼？你可不可以給一些資料我們？你們應該要做實事，要利民、便民、為民才可以。大佬，點搞呀？你們我們一些政府高官，你和羅司長提出修法。

主席：請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的提問。

對於購買了海一居這個樓花的澳門的居民，或者是其他的人士，我們對他的情形是表示理解及表示同情。政府亦都是在這一段時間，亦都一直是有跟進這個事件，這個是事實。

政府由這個跨部門小組成立的第一日起，就已經承諾了，如果將來這一幅土地政府是收回，而重新再批給的話，政府一定是在現在法律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保護小業主的利益。這個是政府一直的承諾，直到現在都有這個承諾。所以剛才才有議員提出來，可以按照《土地法》56 條，去做一些特別的條款，這個都是我們的考慮方向。當然，我們在制訂這個重新批給的這個條件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很多我們現行《土地法》的條文，譬如講我們 31 到 34 條、37 條、56 條等等這一些，是要全面按照現時《土地法》的精神去制訂。但是無論如何，政府會在依法的前題下，我再強調一次，我們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購買了樓花的人士的利益，這個是政府的承諾。

而立法會在聽取會議記錄的錄音，聽取會議的錄音之後，如果是對當初的立法原意有一些新的理解的話，我們亦都會跟回這一方面去看我們會不會去調整我們現時那個分析的方向。到目前為止，亦都是要再重申，政府是未有意願去修訂《土地法》。目前來講，政府是會嚴格按照《土地法》的規定去處理土地的問題。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五份口頭質詢，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六份口頭質詢，下面請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本人辦事處最近就收到大量的公務員投訴，但是不包括保安部隊的人員。指有部份的政府部門主管，利用手機通訊的軟件，建立群組，要求屬下的公務員在下班後繼續處理未完成的工作，員工變相需要加班工作，但是不但削減了員工休息及家庭聚會時間，政府部門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加班費用，導致員工得不到充份的休息，也得不到適當的報酬。

另外，本人辦事處亦收到投訴，指有部份的政府部門，要求文職人員填寫輪值表格，在周末或假期隨時候命。然而，若最終輪值候命的員工無須上班的話，就等於讓那些員工白白地浪費一個周末或者假期，部門亦不會作出任何的補償。亦有投訴指部份的政府部門，要求員工於離開澳門前，填寫離境通知書，若部門內部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人員已作出境的通知，其他人員就不可以提出離境的通知，變相強制要求公務員不得離境。

根據第 7/2008 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33 條，僱員每日工作，正常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8 小時。而根據《基本法》第 33 條，澳門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自由，有依照法律取得各種旅行證件的權利。有效的旅行證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的制止，就可以自由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需要特別批准。然而本人辦事處收到的投訴就是，政府部門強制要求員工在上班 8 小時後，要繼續處理工作，以及假期及強制不得離開澳門境。這些不公平的現象，不但會打擊公務員的士氣，更加會令到公務員流失的風險。

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的質詢：

根據《基本法》第 33 條，澳門居民除非受到法律的制止，否則有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旅行及出入境自由，無須特別批准。特區政府是根據甚麼法律去限制部門人員出入境的自由？

第二、有投訴指出，部份政府部門主管，於微信、whatsapp、或其它手機通訊的軟件上面建立群組，要求屬下的公務員在下班後繼續處理工作，剝削公務員休息的時間，政府有何效的措施阻止該個情況繼續發生呢？

多謝主席。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梁榮仔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本人現作以下回覆：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任何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它規範性文件，均不得與其相抵觸。因此，特區政府公共部門不能夠作出違反澳門《基本法》的行政行為，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公務人員有義務應上級的要求或者指示執行職務，包括提供超時工作。因此，公共部門可因應工作的需要，對員工實施一些管理的措施，以便當有突發的事件及緊急的工作時，能夠召喚必要的人員返回工作的地點，以確保向市民提供所需的服務，以致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特區政府現正進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一階段的修訂工作，提出設立候命制度的建議，以便對有需要長期候命的工作人員作出規範。符合條件的人員，可得到相應的津貼補償。

關於梁議員所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智能電話日漸普及，人們的通訊習慣逐漸改變，各類智能電話的通訊軟件，例如好似微信、whatsapp，已經成為日常的溝通工具。因此，主管以手提電話的應用程式與員工溝通，是其中一種比較便捷的方式。但是在使用的時候，必須注意資料的保密，亦都不可以違反公共行政的保密義務。

根據現行的《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194 條的規定，在正常的辦公時間以外，或者在每週的休息日、補充休息日及公眾假期，又或者在輪值工作制度下的值班時間以外提供工作，均視為超時工作。提供超時工作，必須由上級決定，且屬強制性。因此，員工有按上級指示執行超時工作的義務。但是，員工提供超時工作後，公共部門亦都應依法對他作出補償。

此外，各部門的領導主管，對員工的工作作出安排的時候，除了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之外，亦都應該和員工保持良好的溝通，互相尊重配合，先正可以營造這個和諧的工作氣氛，順利完成工作，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多謝。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聽到司長的回應就好清晰，因為我這裏都有提過，那些員工，我們投訴那些員工，不包括保安部隊。因為保安部隊是有這個津貼，有這個輪候的津貼。

在一般的寫字樓，一般的寫字樓，譬如不是一個保安部隊，或者一個要輪班的部門那裏，他都要候命。譬如好簡單，一個護士，那些護士，你本身都有急診，有候命的護士存在，其他的護士是否應該要她放假的時候，是否好輕鬆那樣放假呢？但是都要留底個電話，隨時候 call。如果 call 了，如果是有一個時間限制，如果不覆機或者不報到，是有個懲罰在裏面的。

這裏我諗司長可能你或者不知，或者可能知道了都不是話覺得好嚴重。不是覺得好嚴重，所以就不會是去怎樣處理。但是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家庭，或者一個員工，他會對這件事非常之關注的。因為他有家庭，有負擔，以及有一個自由度。如果你經常揸住個手機經常聽，聽個主管幾時有電話到，如果幾多分鐘不回覆的，有問題的，或者在那個行為分那裏有不好的那個分數落去的，是對這個員工非常之大的壓力的。

我諗在這裏，我在這裏我覺得司長你要在其它的部門，你親身去了解一下這些部門才可以。如果不是，你只是在這裏回答我，就好像是無問題，是覺得是完全是沒有這些事發生。但是這個我在我們的辦事處，是收到很多一些這樣的員工來到投訴，希望你們在行使這個公務員通則的時候，就認真在各部門的主管那裏，認真是落實去提供這個，給他們那個局長，或者是高層次的那個官員，有個指導性，讓他們能夠對這個屬下的員工有一個……按你的說法，營造了和諧的工作氣氛，多謝。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梁議員的補充提問。

我都好歡迎梁議員，你們收到的投訴，有些個案，有些具體的情況，是可以給我們作一些介紹。因為梁議員在質詢到提到一些情況，但是如果無具體的個案，亦都不知道涉及那些部門，我們比較難是發現一些管理上的問題，所以我們非常歡迎是提供一些具體的資料給我們是作出這一個跟進的。

而對那個職程的一些情況，因為我們今次在做那個輪值制度的時候，是由公職局是作了分析的，主席，我想請高局長補

充少少。

主席：可以。

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司長，主席，梁議員：

就著候命這個部份，其實我們現在現行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本身一般的公務人員都有一個熱心的義務，就是需要按照上級的指示來這個執行工作的。但是我們亦都聽到一些意見，就著這個候命上面一些的情況，所以我們今次那個《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修改的諮詢文件，亦都是加入了候命的相關的內容，尤其是一些長期，以及就是其實事先經過部門這個最高領導批准的，這個部份我們未來都會朝著一個方向是這個增加相關的內容。

另外一個部份的話，候命本身亦都是與職程緊扣著的，最主要是一些特別的職程，尤其是可能是保安部隊、醫療範疇。其實他們本身是針對他們那個職務的特性，是本身需要因應特殊的情況，隨時是需要按照的指示，是針對一些應急的狀況，是提供服務的。所以本身特別職程的部份是有相關的規定的，多謝主席。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對於梁榮仔議員其實他今日所講的話，都是我們經常性，以及長久以來都是有這些事發生的。至於司長講到，你有甚麼個案可以給到你呢？我們都是好難做，原因因為他們驚秋後算帳的。因為某個程度，當個上司知道他來到我們那裏投訴，他們將來無運行的，是很難生存的，甚至乎放埋一邊。這些是我們經常都是，不是話聽，是真是看到的，是有這樣的狀況。何況每個公務員都很期望升職，變了就他們對他們的將來是好難生存的，所以我們是好難講到一些個案給你聽。

只不過司長看你怎樣去看，既然有兩個議員在這裏講到給你聽有這個這樣的情況，你是否應該認真些去看？究竟那些政府部門是否有這樣去做？現時現在的科學這麼先明，些所謂 whatsapp，手機是私人的，一些員工的私人的號碼，政府沒有給錢的。但是些上司就要求他們，全部都要看手機的。即是換

句說話來講，他們返到屋企都無安樂日子，無安樂的時間，不可以和屋企人。因為隨時，如果看少了一眼，那些信息來到，第二朝你無看到那個 message，你就甩鞭，一甩鞭他就話你不稱職的，這些是經常我們都會看到。又甚至乎最嚴重就會去影響那個評核的，大家都知道，那個評核的制度，是一個根本上一面倒的，他根本上都講不到任何的事情。

所以現在，按照現在那個制度，包括那個合約，根本上你又無一個機制，令到那些公務員有個保障。如果我公開出來，我受到保障，不會有秋後算帳，亦都不會解僱我。這樣的制度之下，即是英文叫做 whistle - blower。你無一個制度保障他們，如果那個夠膽向我們，不要話向你那裏，向你那裏根本上不會去，所以你個投訴機制永遠出不到台，原因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好希望司長，今時今日，仍然有好多公務人員被阻礙出去珠海又好，香港又好，他是放了工之後的，原因上司叫他們看著個手機。另外就有些是 stand by，今時今日都有 stand by，所以你話，今時今日，我們些文化局出事，其實文化局出事那些合約，冰山一角，不是一個部門來的，這件事就是因為政府不去重視。既然立法會都有兩個議員都講到這個問題，你還叫我拿個案給你，你應該自己檢討下，你自己屬下一些政府部門，不單止你那些，其它有無這些的事？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高議員的提問。

其實，我認為甚麼我要希望有些個案的資料呢？因為我們不能夠同政府部門講，放了工公務員就不去接上級的命令去工作，因為有時是會有些緊急的情況發生的，有時是救命的，涉及到地區的安全，涉及到居民的人生命安全。不要說甚麼，舉一個例子，好似以前都有發生，偶然間有一條船，可能發生了事故，講緊一百幾十個人生命安全，是要我們的公務員去拯救的。我們的公務員在這一方面，對於公共利益，對於地區的利益是有責任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分清楚兩類問題，有一些是公務員他本身應該做的義務，作為公務員。有一些是管理上面做得不夠好的 case。其實高議員亦都不是未試過同我們分享一些這樣的個案的，其實我們能夠做得到的，有資料的，我們是盡量去解決的，這個是我們的取態，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六份口頭質詢，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七份口頭質詢，下面請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2017 年，新春前後短短十日，本澳已經發現兩宗涉及禽流感的事件，在家禽批發市場檢測到禽流感的病毒，共撲殺了接近三萬隻的活雞。衛生局表示，預計未來一段時間，H7N9 禽流感活動趨活躍，會持續與國家及鄰近地區的衛生部門、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繫，監察各地及澳門的疫情，做好防疫及準備的工作。

在長遠的公共衛生安全的前題之下，為了預防禽流感的擴散，政府應該儘快採取有效的防疫方法。就食品安全問題，早前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就表示，會認真考慮，加快推行中央屠宰，或者是冰鮮禽取代活禽的工作。對此，社會已經是有不同的意見，而民署亦都在 2015 年完成了公眾諮詢，但是基於社會的生活習慣及傳統的習俗，冰鮮雞未必可以完全取代市民對鮮活雞的需求。政府、市民、及業界還未取到共識的。而不論是否用冰鮮禽取代活禽的供應，或者是採取中央屠宰的方式，都是需要盡早與業界去溝通。對於市販及這個行業的發展，是作出合理的安排。政府有責任是平衡各方的意見，儘快展開部署的工作，以及及早讓公眾去知悉的。為此，本人提出以下的口頭質詢：

第一、就是政府對於推行中央屠宰或者是冰鮮禽取代活禽的取態是怎樣呢？幾時能夠制訂有關工作的具體計劃及推行的時間表？

第二、其中政府是否考慮到關於活雞的處理？屠宰工序會在本澳進行還是在內地進行呢？按照那些標準做檢驗、檢疫？以及怎樣去監管執行，防止病雞流入市場呢？

第三、日後如果實行有關的措施，受影響的市販，是否需要改變經營方式？或者是收回牌照等一系列的工作，是應該怎樣去處理呢？政府是否有補償的方案呢？

多謝。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陳美儀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本人現作以下回覆：

落實人禽分隔，是最有效預防人類感染禽流感的方法。如果在本澳設立中央屠宰場，有關的方案需要維持活禽進口。由於進口活禽的檢驗檢疫措施，是按照統計學分析作隨機抽檢，不可能做到對每隻進口的活禽均進行檢驗，無法確保所有進口的活禽沒有感染禽流感病毒。而對於從事活禽運輸及屠宰加工的人員，以及生活在活禽運輸通道及屠宰場周邊的居民而言，仍需面對直接或者間接接觸到禽流感病毒的風險。如果不能够做到完全的人禽分隔，居民感染禽流感的風險依然存在。

近日，本澳確診首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即是講 H7N9 個案的患者，正是處理活禽的業者。因此，如在本澳設立屠宰場，活禽供應仍受禽流感的疫情影響，一旦於活禽或者屠宰場驗出禽流感的時候，依然要採取銷毀活禽、暫停進口、停售整頓等措施去應對，為業界及本澳社會繼續帶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

綜合以上所述，在面對全球日趨嚴重的禽流感疫情，為保障市民的健康，設合實際長遠的防疫需要，只有停止進口活禽，以進口符合衛生標準條件的已屠宰的禽鳥，全面取代活禽供應本澳的市場，先至有效地切斷禽流感在人同活禽之間的傳播鏈，達至完全的人禽分隔，減低禽流感在社區爆發的可能性，令到禽流感對本澳居民的威脅下降到最低。

現時，內地輸澳食用的活禽畜均需進行檢疫。而按照國際慣例，以急凍、冰鮮、或者其他工藝制作的肉類，原材料需要在疫病的層面及衛生的層面通過及達標之後，先至可以進入生產線，確保所生產的食品在衛生層面上都得到控制。如果將來以進口符合衛生標準條件的已屠宰禽鳥全面取代活禽供應本澳市場，民政總署會與內地相關部門，就有關監管進行進一步的協商，確保輸澳食品在衛生層面上都得到重點的控制。與此同

時，民政總署亦都會因應不同的產品以及按實際的需要，在進口的層面作風險監管。

民政總署已經積極與業界展開溝通，了解他們對行業轉型的意見及需要。對於因推行政策而受影響的業界，會在可行的情況下，作出協助及支援，盡量減少政策對業界造成的影響。目前，溝通仍然進行中，協助及支援業界的方式暫時未有最後的定案，多謝。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司長，我都知道你話正在溝通緊，但是已經是兩個月的了。而這一些業界手停口停，到底你諗住會溝通多久呢？幾時先可以解決到這一個問題呢？有些甚麼的措施，即是你有幾個方案出來跟大家溝通？其實你在溝通過程之中，你有沒有想了甚麼的方案呢？因為在鄰近的地方都有出現禽流感的，但是鄰近的地方亦都保留返兩種的牌照的，即是話活雞的牌照及冰鮮雞的牌照，亦都有作出補償的。你政府有些甚麼的考慮呢？

第二就是話，其實國內那個檢疫及澳門的檢疫，其實在標準上應該是有一定的差異的，你日後怎樣在這一方面去保障我們澳門居民的飲食？即是只是雞這一方面那個怎樣保障呢？因為在最近那兩次的事件，都是出現在國內已經是過了關，在澳門再抽驗到，到底是國內那裏抽驗不到？還是話兩地的標準不同呢？因為早前有大閘蟹的一個案例，是因為兩地那個檢驗的標準不一，就出了一個問題。所以我想了解清楚，到底是怎樣？即是你們那個標準是否一樣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政府是一意孤行，就是在內地去屠宰那樣，你怎樣去監管呢？即是個屠宰過程，屠宰完之後再運送來澳門，在這段時間那個監管又怎樣呢？怎樣去保存這個質量呢？即是這一方面，政府有無考慮過，在現在當中，過了兩個月，與業界溝通又是怎樣呢？但是一直看到報章及有些新聞訪問市民，在電視裏面我們都看到，市民似乎就是不是好接受這一事情。當然，是健康就是最緊要的，在這些還沒有拿到共識的情況之下，你到底是有些甚麼的想法？因為我近期在電視裏看到，你又有兩個不同的說法，到底政府其實有無既定的方向去處理這一件事呢？

唔該。

主席：請陳司長。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提問。

大家都清楚，我們希望做到人禽分離，是希望保障澳門的居民及每年三千幾萬遊客他們的健康及他們的生命。在禽流感的形勢今年很嚴峻，因為前兩日我先看到，美國有一個州又爆了禽流感，殺了將近兩萬隻雞。這個情況是不停地在澳門的周邊地區，在世界的各地都有爆發。而且禽流感由 2001 年首宗到現在，從來都未試過十二個月內澳門是有五次的銷毀雞隻，以前都是一年一次，所以今次那個情況是比較嚴重。因為禽流感死亡的人數在內地已經達到超過四百人，我們不希望看到澳門居民為了食一隻新鮮雞而喪失了生命。尤其是對於接觸活禽的業界及我們鐘意去街市買活禽的居民來講，風險相當大，所以其實政府的考慮是由這個去回看的。

另外就是，如果澳門有禽流感的疫症爆發，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澳門作為一個旅遊休閒中心，還有沒有人來？究竟是我們食的新鮮雞重要，還是我們確保我們澳門的經濟能夠穩步發展重要？這個亦都是請大家考慮的第二個重要的因素。

剛才陳議員提到，即是為甚麼會在內地檢疫又無問題，在我們這裏檢疫又有問題呢？就我得到一些資訊，其實那些禽流感就是雞的感冒，其實它與人的感冒都有些相似的，即是你可能在那裏檢的時候，它的症狀未明顯，一些細菌還未有這個癥狀出到來，但是來到澳門，到一定的時間，它爆出來。這個時候，我們檢驗檢不到，其實都有這種情況出現。

而陳議員提到之前大閘蟹檢出二噁英那個問題，其實這個之前無人在大閘蟹那裏驗二噁英，因為二噁英肯定不是在大閘蟹作的一個添加劑來的，是因為有一些水或者是其它東西受到污染，令到那個蟹本身帶有這種物質，不是一種添加劑，所以以往一直都無檢驗。現在我們知道有這個問題出現，以後會會加倍留意這個風險的。

我相信不是政府一意孤行，因為這個公眾的利益，市民的生命健康是太重要，所以我們亦都在這方面作多一些的考慮。而對我們的業界的補償方面，或者是業界的轉型方面，其實民署都一直都與他們溝通，即是希望以後有多種方式給他們選擇，看可不可以轉型，或者如果他們覺得是轉型不到的時候，我們怎樣去作一些補償，作一些協助。

今次因為我們見到禽流感現在個狀況比較嚴重，所以我們政府是都希望，一個是與業界溝通，另外因為我們有一個活雞的提供那個生產鏈的，我們都要與相關的生產鏈所涉及的公司，我們是要大家有一個協商，怎樣去看返？因為他們生產一些雞專門是給澳門的專供的工場，我們都好希望各個部份的利益都做得好一些。所以今次需要一些的時間，但是我們會儘快作出這個決定的，多謝。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我是本來是想跟進陳美儀那個第三點的，是真的聽到司長只是話可以儘快造成的影響、怎樣支援，但是我是想問一問司長，你們政府有無一個時間表？他們是要生計的，真是好話不好聽，手停口停，他們這個是一個生活其實割隻雞那些，他們不是賺好多錢。我們要為了這一班人的生計，為了他們將來怎樣再生活？這個我希望政府是否儘快有一個答覆，以及給他們有一個看到他們的生活的方向。

我們是明白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些病毒的傳播很好危險的，我諗真是我們是世界旅遊休閒地方，是靠旅客，如果大家知道有這些這樣的病在這裏，是不會來澳門的，這個完全明白。但是希望政府怎樣給一個時間表，令到我們這一班人，他們這個行業，是將來轉型那陣時，他們有看到他們一個前景。亦都即是藉著這樣嘢，就諗一諗，我們就快申請“美食之都”，將來這個美食之都有無雞食的呢？有無新鮮雞食呢？這個是否即是去申請這個“美食之都”那陣時，是否要做好這個準備？澳門是無新鮮雞食的。這件事是否要做了下去呢？如果不是，其實很多現在旅遊的人士，很多地方都是覺得，話澳門的新鮮雞、鴨、鵝、魚，樣樣都是十分之好食的，好多遊客個個都鍾意來澳門食東西的，但是這個是否真是做好這個準備呢？

多謝。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多謝司長。

關於陳美儀議員的這個口頭質詢，其實本人都贊成司長對於關於人禽分離。因為其實看到司長的就是一些禽流感對於人類的危害，或者影響的範圍，或者做些甚麼措施，其實本人都表示支持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關於對於一些業界的影響，其實都是關於第三個問題，對業界的影響，希望司長可以講多一些。因為對於業界，其實影響的人數，對於有無一些數字？他們的年紀是甚麼？他年紀是怎樣區分？還有他們可能他們的生活或者其它甚麼。

其實為甚麼要這樣問呢？其實都是體現住政府對於一個行業，他們做不到生意的時候，對人群的一個關懷，對於些市民的一個關懷。因為其實他們的生活，或者可能有些一家，全家人都是靠那個賣雞的，可能有些更加是海一居的苦主添。現在無生意做，供樓怎算呢？有沒有一些……司長你都要看下，在這個情況下，有沒有？其實全部都是這些這樣的。所以希望司長在關心這個禽流感的問題上，其實希望可以，司長的愛心可以延續返，其實海一居苦主其實全部都是受影響的，希望司長可以給多一些資訊我們，唔該。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其實就一直以來都好清楚政府那個立場，即是話希望就是人禽分隔，用冰鮮雞取代活雞，這個都是好清楚個立場。但是問題就不知，我都不是好明白，為甚麼民政總署在……即是與一些雞販那個關係會搞到話要離開談判桌，即是話對方離開談判桌，還要叫他返回談判桌，我不是好明白怎會處理到這樣的問題？

好清楚，即是針對這個冰鮮雞的問題的話，其實有無市民話堅持要食活雞呢？我諗都有的。但是其實最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對聲音，我諗都是來自街市，即是在街市經營的雞販。肯定是他們最主要，因為是涉及到即是話生存。老實講，如果變成買冰鮮雞的話，個個超級市場都買得的時候，他完全無優勢的。這樣的時候令到他可能在未來，可能擔憂他那個生活的問題。我諗這個，即是過細一些的做法，其實可能民署是否可以具體與他們針對這個群體怎樣去提供那個協助，去協助他轉型也好，協助他……。我諗這些是應該可以做得到，澳門人都應該是大家肯傾的。即是不會講，竟然傾到話去，李生他那天是講，要請他們返回談判桌。為甚麼連談判桌都不肯坐埋來的呢？我諗這點上面，我覺得是否應該真是可以做得細緻一些？

既然特區政府有這個好明確的取向在時候，我諗這個，怎可以做細一些功夫令到是這個問題可以早日軟著陸，解決了它。我希望這一點上面，即是提醒一下，是否在這個方面著手做得多一些事情呢？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利澳惠民”的事情我一定支持的。講到食雞，我就認同梁安琪議員講，我都是鍾意食新鮮雞……不是，活雞，尤其是鍾意食文昌雞同清遠雞，活宰，即是就收工，輕鬆下大家。活宰，是，多謝大家更正，即是我們有團隊精神立法會，即時更正。其實我就與一些雞販那邊訪談過，其實他擔心另外一個問題。他話冰鮮，你有無足夠的人力、物力，他話冰鮮是昨日來的，賣不完又聽日，又後日，你怎知呢？你怎去監管呢？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叫我，你上去珠海、中山看看，為甚麼人哋那個衛生安全做得這麼好的？一些雞，那些雞周街走的，現在中山、珠海都是。他又給養雞，澳門已經不給養雞，但是他那些雞，中國地方，中國好多地方的雞都周街走的，不只是農村，就在那些市區裏面，那些橫街窄巷都養緊。為甚麼他們可以做到這個防疫，我們澳門不能呢？我們不是無錢，還是抑或無人才？還是抑或一些官員偷懶，不去監管好那些衛生呢？

另外一件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經常冰鮮雞，他那裏都要割，他那些疫程在他那裏，他不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感恩，人家來澳門這裏輸好，不是，贏好，贏錢輸錢都好，才有澳門的經濟，為甚麼要將那個危險那個過程放在人家那裏？我們沒有錢嗎？我們整個好似實驗室，高規格的實驗室，割雞的割雞場，自己割是否可以呢？專業認證這個不用講，你人工貴，你要食靚東西當然是給一多些錢，強哥，你都知。為甚麼要去人家那裏割？人家割都可以避免這個疫情，如果你話都避免不到，為甚麼你將這個危機搬去人家那裏呢？這是否朋友先？

即是我們應該感恩於周邊地區對我們的支持，但是感恩之餘又將那些危險的工序放在人家那裏，又不賺得你幾錢，為甚麼不放在自己邊檢那裏，即是那個現在新起那些，即是那些批

發市場那些？自己整理，著晒制服，著晒東西，過來割好晒，因為為甚麼呢？你冰鮮雞分不到的，雞販跟我講，文昌雞、清遠雞、三黃雞、胡鬚雞，你分不到的，你就被他呢了……

主席：林香生副主席。

林香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作為陳美儀這一個口頭質詢，我嘗試在兩個方面去跟進一個狀況。第一，作為政府，假如問我們真是要立定決心，人禽分隔，杜絕病菌，真是要果斷。如果我們真是要做到果斷的時候，對業界，亦都要果斷說給他聽，我先全部賠給你們，然後去協助他們轉型。不是給幾個選擇之後來講，我不識揀。離行如隔山，因為他做開那一行，你說給他聽他無得做，好地地他就是收一個補償走。

在我的印象裏面，我們以往都做過很多這樣的，一個國際貿易的條款，我們整個象牙行業不見了，去雕瓜果。我們以前來講，路環有養雞，我們不給養雞，就又轉行。今天來講，我們人禽分隔，我們杜絕這個病菌，我們是真是這樣的決策，後面的後續功夫我們是否從嚴做好他？從細做好他？然後他自己來去尋出路呢？這個是我的問題所在，唔該。

主席：請陳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的提問。

其實我都想再給一些數字大家，就是我們現在在進口那個禽類食品之中，我們的冰鮮是佔三成二，我們的活禽就是佔一成八，而急凍的禽就是佔五成。而我們現在個餐廳入面的使用的雞隻，有七成就是冰鮮雞來的。我們進口冰鮮雞已經是十年，超過十年的歷史，這些是一些數字給大家知道。

我都好同意各位議員都講的，因為其實現在真是情況嚴峻，我們會儘快做了這個決定，看下我們今後究竟是何去何從？希望大家給多少少的時間我，我爭取在四月份，在政府內部我們傾好這一個方案，做一個決定。我們亦都是一陣間我請戴主席補充一下，我們與這個業界那一些溝通，以及業界一些

資料講給大家聽。

麥議員剛才提到我們將一些東西搬了去，即是將些衰東西搬了國內，其實不是這樣的，麥議員。因為我們本身無雞場，個雞場本身就在內地，所以在內地割，他們現在都是集中割的，不是我們搬了去他們那裏，所以這個情況是這樣。主席，我下面請戴祖義主席介紹一下。

主席：可以。

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戴祖義：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與業界我們分開兩個會議的。第一個會議在 2 月 14 號，以及第二個會議是 3 月 3 號。

第一次會議，作一個整體溝通上，他們對於禽流感這個認知那個問題，可能未是這麼深刻，所以他們比較看得問題不是這麼嚴重。當經過我們初番的解釋之後，這樣他們即是應驗到就政府有一個立場存在，他們在這方面開始有些反映，這方面變了那日傾下去是無一個結果出來的。我就與有關業界傾，或者我們給一個星期時間給大家，返去緩衝一下，傾一傾你們關於我們建議的轉型，或者一些補助方案，那個接受情況會是怎樣？然後兩個星期後再返來傾。這樣就 3 月 3 號，他們亦是交一封信給我們，而是堅持繼續要求民署是返活雞。他們態度是沒有變過的，亦是希望政府打消這個念頭。這樣變了在一些補助的方案或者補償方案，傾不到下去。

但我亦注意到，近今他們有要求，希望政府可以輸出一些援手，希望紓解現在一些困局。這樣這裏分兩部份去做，第一部份就是將最尾那次，3 次的殺雞的總數那個金額，以及停售這麼久、這麼多日子至到 3 月底，先做一個結算。這個結算會儘快發給給他們，然後再返回去談判桌再與他們傾日後轉型及整體補償的方案，我們分兩部份去處理。因為一併去處理可能會拖得再久一些，所以我們是諗住打算用這個方案去處理住這個問題。

這樣他們現在涉及的人數是講緊 250 人，250 人這個人數都不是少的，在這裏我們是有一些方案是給他們的。即是譬如我亦聽到他們在多個媒體講話做冰鮮無得做，不緊要的，因為我們街市那些攤檔屬於民署管轄，變了他們可以建議做其它行

業，我們都可以研究，無問題的。所以我覺得轉型，不是話只是轉型去冰鮮，他轉型其它行業，如果我們支援到的，我們一定會給支援。甚至乎我們會與其它政府部門去合作，給一些培訓給他們，用來協助他轉型。

當然，業界亦有好多不少的上了年紀的人，可能他對轉型是沒有甚麼興趣，他希望收個補助，這部份我們是可以好公開地與他們去傾這件事，亦無一個前題的。這樣我們可以拿回以往一些做法與他去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合適？這樣他們亦可以建議返他們一個方案給我們去考慮，這個是絕對是無問題來的。亦明白業界個反應，這樣事實上這件事是影響緊他們的生計，我們絕對理解。

主席：各位議員：

今日我們完成了七份口頭質詢，明日繼續，還有九份。在這裏以立法會名義多謝陳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現在宣佈散會。

（休會）

（三月三十一日會議）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開會。昨日我們完成了七份口頭質詢，今日有九份口頭質詢。首先以立法會名義歡迎有關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現在進行第八份口頭質詢，請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本澳的職業司機不能夠輸入外勞，這個是現行及繼續持續的政策。但是不少持特別駕照執照的內地司機，就在本地駕駛旅遊巴，駕駛發財巴來到謀生，等同過界司機，搶走本地司機的飯碗。一些博彩企業陸續將發財巴的服務是交給已經有持有特別駕駛執照的內地司機駕駛重型的旅遊車的這些公司來到進行承包，實質上個意思就是安排這些的內地司機，不是用正式的外勞身份，但是卻能夠在澳門明目張膽那樣當起重型旅遊巴的職業司機。

政府來立法會上次回應口頭質詢，亦都曾經提供過資料，顯示自 2009 年以來，我們的警員截查這些持特別駕照的車輛四萬幾次，都未有發現違規。但是本人已經即場是對話說明就是話，只要這些特別駕照的司機，一個吉車，在關閘那裏出

入境兜一圈，然後返到來澳門特區的任何一個口岸，在口岸及娛樂場之間多次去接客，運載，駕駛旅遊巴，或者是發財巴都好，而警員截查的時候，只是看車輛進出境，或者這個司機進出境的紀錄，而不理會車上面乘客是不是隨車進出境的話，就完全不會看到問題，雖然有問題，當看不到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四萬幾次如此的截查，簡直是不斷浪費警力。官員當時亦都承認，規管法例的確是有漏洞，但未能夠承諾是改進檢驗的方式，又或者是改進這個檢查的方式，又或者是要有一個修法時間表正式針對這個問題。因此，本人提出下列的質詢：

第一，特區政府高官驅使警員從事數以萬次計的簡陋無效的截查，反轉頭是製造了這些特別駕照的車輛數以萬次的截查，是好似無違規的紀錄那樣。是不是過份浪費我們警力呢？

第二，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儘快公開明示，最低限度優化這個是截查特別駕照車輛的程序。在每次截查的時候，講明每次截查的時候，除了檢查車輛出入境的紀錄之外，同時亦都會記錄返車上面乘客基本的身份，以及入境的證件的資料。當然，我們特區政府同警方完全有能力事後就檢查那個車輛進出境的紀錄之外，同時亦都看到，就是話跟進對於持特別駕照這架車輛是不是遵守跨境點對點服務的原則，作出合理的跟進處理。

第三，就是話特區政府可不可以是特事特辦，是將已研究多年的修例是正式落實，針對這一種濫用特別駕照的問題，爭取在今年，尤其是譬如在今年上半年之內，針對性那樣是修改特別駕照駕駛執照的制度呢？

主席：請政府回應。

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黃子暉：多謝主席，多謝吳議員的質詢。

各位議員：

大家下午好，對於吳議員的第一項質詢，我們本局有如下的回應：

治安警察局作為一個執法部門，為了保障道路使用者個安全及維持公共秩序，對有可能存在違法行為的情況，會持續那樣採取措施，以便預防、偵查、及打擊犯罪及違法活動。在這方面我想再今日補充一些資訊，就是話我們警方的每一次的巡

查，除了有搜捕違法分子的作用之外，還有預防及宣傳教育的作用。不斷的巡查行動，會令到違法人士有所顧忌，不敢違法。

另一方面，警方的行動對社會大眾來講，都起了一定的宣傳及教育作用，加強了人們對守法的意識。所以單憑這個檢控數字而去評定某一項行動，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全面的一個評估，本局在進行有關的巡查行動，是具有一定的作用及有義意的。

對於第二點的質詢，本局認為，在現行的日常的截查持特別駕照人士駕駛兩地車牌的車輛的行動過程之中，除了我們對駕駛者進行一個調查，例如看他有無駕駛能力那個證明，有無持有那個特別駕照各方面的資料之外，我們亦都會檢查這個車輛的基本安全設施，例如他有無一些預防萬一要逃離這個車輛有危險事故那陣時，有無一些鏈仔等等諸如此類，或者有無些排氣各方面那個污染那個程度等等的方面。我們亦都會對這個車內的乘客都會作出一個調查的，我們會看他個證件的有效性，他有無那個合法的逗留期等等，以核實會不會存在一些違法的情況。

對於議員的第三項質詢，我想交給我們的同事，交事局的同事作出個回應，唔該。

交通事務局駕駛執照處處長謝國漢：主席，各位議員：

作為交通事務局，簽發特別駕駛執照是我們的職責來的，我們亦都是按照現行的第 67/84/M 號法令去執行。大家都知道，這個法令在 1984 年到現在，其實都未有任何的補充性的法規的。

為了要解決這一個簽發發生的一些問題，交通事務局、法務局、經濟局、旅遊局、以及治安警察局、勞工事務局、及海關，在 2012 年的時候，曾經就做過一個有關《特別駕駛執照行政法規》草案的，這個草案文本其實亦都交了法務部門再分析研究。但是我們後來發現，這個行政法規草案有很多問題原來不只是牽涉到內地駕駛資格的問題。因為雖然這個草案已經解決了，但是個問題原來是牽涉到有可能有一些過界工作的不規則的情況，亦都可能牽涉到外僱的規範，亦都有可能是我們要規範這些人揸的車有些特別的規範的。

由於因為這些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是需要再從長

計議再商議，所以有關的評定是需要一些時間。加上就話亦都業界對於增加這個法規入面的一些規定，特別是罰則方面，原來這個亦都牽涉到修訂《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因為特別駕駛執照是屬於《道路交通安全法》入面第八十條所指的一些特別駕駛證明文件，而這些證明文件如果要作出要處罰的時候，首先可能就需要修改這個《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要修改，我們交通事務局在 2017 年其實已經啟動了是準備做一個立法的建議書是修訂的。但是，即是話修訂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後，然後先至可能會處理到《特別駕駛執照行政法規》草案入面一些罰則條文的。所以到現在來講，我們是暫時未有時間表。回應到這裏。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跟進例如尤其是我第二個問題，就是話特區政府在每次的截查的時候，是怎樣處理截查得來的資料？現在的答覆，就是話除了是有截查這個兩地車輛，他們行動的時候，對於駕駛者進行調查之外，亦都會是對乘客裏面就抽樣檢查。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我想知道，這四萬幾次巡查當中，根據你們的調查所得的資料，這些在車上面那些乘客，是不是有抵觸到這個持特別駕照，應該就用點對點服務的方式？即是話，照計他來到澳門，應該在內地那裏上車，過埋關入來澳門，就無問題。

但是就是如果在澳門裏面接客，就好明顯是違反原則的。這一點你四萬幾次當中，根據你們的資料，你有無是用返政府已經自己內部有的資料，進行核實跟進？如果跟進有的話，那個結果是怎樣？四萬幾次當中，有幾次是抵觸了這個原則？有幾次是能夠符合這個原則的呢？抑或根本你查了些資料之後，看下這個是否犯罪的，如果不是犯罪的，其它的事一概都不會再跟進，是否這樣呢？這樣的時候，根本對於對持特別駕照是否遵守這個原則，變了這些截查是完全是起不到作用。

第二就是話，是對於是修法，究竟幾時先至發現是有這一系列問題？其實就照計老早在 2012 年，完成了草案拿去法務局研究的時候，應該不難是立即發現你剛才所講的各種情況。抑或不是，是現在先突然間被我們提起質詢，先至發現到這些新的情況，所以不知怎樣，要搞埋《道路交通安全法》先呢？如果是早已經發現的時候，究竟那個負責？是不是法務局根本“hea”住來做，拖埋了一邊，令到現在搞到今時今日無時間表呢？責任何在呢？

還有就是如果提供了資料，就是話，當社會上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亦都有些司機主動是提供資料話，現在發現那些是幫發財巴承包服務的一些是個別是持特別駕照的那些的公司，開始在報紙上面是登報是招聘本地司機了。事實上人家都已經有改過的苗頭，政府是否應該切實立法來到是真是令到持特別駕照的這些的司機，不可以在本地裏面進行接客？因為好清楚，就似乎這些相關的承包的公司，似乎有個別已經開始在本地是登報招請本地司機，應該他們應該會悔改。政府是否早些來到協助他們是正式是守返這個原則呢？

主席：請政府回應。

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黃子暉：多謝吳議員。

就對於剛才所提出關於那個我們巡查車上乘客那個情況，我們基本上都是會看下他那個逗留期會不會有些違法逗留？或者他幾時入境？或者他的逗留期是去到甚麼時間？就由於通常一部車的人數都比較多，我們通常在現有的做法裏面，我們都是有個抽樣式。按我們的實際人手，對於個抽樣那個數量，我們是會按實際情況而作出一個調整的。在總的方向裏面，我們其實都希望能夠，他車上的乘客是沒有違法的情況出現，亦都是符合返這個特別駕照那個情況。

我補充的情況就是這麼多，唔該。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跟進返一些情況。關鍵是在於同事提出的第三點問題，關於修法那方面。政府都幾次要講，即是純粹修改這一個行政法規不能夠解決問題。問題就是話，是否甚麼都要等埋全部先可以做呢？現在這個行政法規不是新近做的，是 2012 年 9 月已經完成編制，並且交了給法務部門，究竟現在的進度是怎樣呢？

好簡單，那個行政法規，就算你話，我不可以加罰則落去，但是當其時，政府出來的時候話，這個行政法規要做到幾樣東西。第一，就是話這些特別駕駛執照的牌照，他不應該是亂發出來，所以需要數量限制，發給的程序，甚麼公司、甚麼條件可以拿到，使用的紀錄，或者是收回這些牌照，不續期這些牌照等等這些都是全部寫在入面。這個法規他不是完全零作用，只不過他可能在你們心目中，無辦法解決所有問題。但

是這個法規是否代表就所有東西等埋全部，現在都不出，即是 2012 年到現在，究竟個進度是怎樣呢？即是其實一再追問的，就是你不可以話無時間表，你整套的發給程序，是需要明確出來，但是你罰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講返警方執法那方面，是否真是罰不到呢？其實都不一定。根據澳門的法律規定，我們除了澳門人之外，是必須要得到政府的工作許可，亦即是譬如藍咭這些外勞證等等，先可以在澳門合法工作，這個是一個法律的規定。現在這一些過界司機，或者這些即是濫用特別駕駛執照的情況，其實他好明顯就是已經違反了這一些無論過界工作，就是勞工局處理，警方處理的是黑工。

當其時政府……我們一直質疑，他兜所謂三不管，或者是兜……即使出了珠海境再返入來，這一個是否一個過界？是否一個跨境？警方可能話現有的法規都是有些不完善，令到執法者難以界定，這個是一個問題。但是最關鍵，就是最近我們收到的司機的情況是講緊，有些車直情連扮跨境都費事，他在澳門的碼頭就開出去酒店，酒店之間的穿梭，這些好明顯是黑工行為。在巡查了之後，警方究竟有甚麼機制去審核返，或者去核對返，究竟這些情況是否算是一個跨境呢？即使你話跨境有濫用，現在的法律不完善，令到你執法有困難都好，個關鍵是我們現在看返，有些情況根本連扮跨境都不是。但是似乎在警方這麼多次的巡查入面，無辦法有效去遏止及找到這一些的違規的情況出現。

當然，你話你去巡查，我都不會反對，是有一個阻嚇力。問題就是話當你捉到他的時候，在他心目中覺得，其實你捉到我，你又不是跟查一些情況，你捉到我都無辦法。如果是這樣，那個阻嚇力就會非常之弱。所以無論是法規的修改，抑或是嚴格揸返現在澳門的黑工懲處的法律，其實你們都是有機制可以跟進。中間有特駕照，我不代表你可以濫用，因為講到明是點對點。現在澳門那些不是跨境點對點，澳門直情是一個境內點對點，你怎樣去執法呢？

唔該。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副局長，各位官員：

就即是這個問題，其實就都討論過好多次，但是問題就是話，似乎現在警方是執法乏力。因為為甚麼這樣講呢？因為理論上如果作為特別駕照，他本身是發給一個公司，這個公司本身有跨境運輸，貨運或者客運的司機，它的司機先可以用這個特別駕照。但是現在出現的情況就是，你警方去查的時候，架車又是那個公司，於是你覺得，架車又是那個公司，那個特別駕照那個司機又揸緊那個公司的車，我就無問題這樣。其實這裏就是否真是這樣無問題呢？如果真是無問題，就這裏就說明個法律上存在漏洞，因為本來特別駕照那個目的就是給那個跨境運輸，是內地有貨物或者客運，要車來澳門，澳門車返上去，這個這樣的跨境運輸，就絕對不是可以容許在境內來到進行這個這樣的駕駛活動。

這一點上面，就是正是現在我們這個關鍵所在。警方查來查去，話查了過萬次，都原來都無辦法真是執罰到的時候，這個就說明個法律本身有漏洞。而法律漏洞的時候，返回來就是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一個法律的修改。2012 年之前已經發現問題，要這麼多個部門跨部門大家一齊去研究，怎樣去修改個法律，為甚麼會可以即是有了個修改文本之後先發現還有更多的問題？你跨部門究竟是做甚麼？真的只是看著那個法律看不到其它東西，無可能的。如果就算，這裏就我覺得存在一個，即是究竟你在跨部門的這個運作究竟是在胡混緊，去搞那個，只是看著那個法律？

就算即使是這樣，正如剛才我的同事所講的，我們無可能做一個法律的修改，全部解決了所有問題。但是做了這個法律的修改，起碼解決了部份問題，我不需要等，我為甚麼要等埋其它？我要等到我一次過完完善善做好全部先得？無理由的。我覺得現在如果這個 2012 年的時候已經做了這個法規，如果這個法規已經落實去做了修訂的話，可能警方已經手上已經有武器。然後你們再加上其它，慢慢《道路交通安全法》要去修改，或者是些其它的勞動關係的要修改，這些慢一步都可以慢慢做。但起碼我做了一部份，解決了一個問題先，令到警方有武器去做、去執法的時候，這個問題先有可能看到，最少看到有個解決的方向。現在不是，我全部 hold 住不改，不改的時候警方又話我又做不到執法，於是這個問題即是就繼續在蔓延緊的時候，我覺得這點上面，即是我覺得政府這個這樣的取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我希望這一點上面，即是政府真是帶返去認真研究同檢討。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我們那些同事提出的質詢，我完全不接受。因為為甚麼呢？希望他們，澳門旅遊巴的缺乏，這個是不爭的事實。現在旅遊巴現在這樣運作，我認是無傷害到澳門的有關工人的利益。根本都不同，都不是這回事，是嗎？我們澳門都好多車上去大陸，私家車都可以上去，那裏都可以去，我們澳門兩地牌的，為甚麼人家容許我們國內做生意呢？

兩地的運輸是可以促進地方的經濟，有利民生，我們現在是實事求是。現在那些旅遊巴是車一些財主佬來我們澳門，澳門以甚麼為龍頭產業？澳門有甚麼產業？澳門是得一個博彩業，其他的叫行業，產業是只有一個。你是否想搞死埋這個行業先？大家不開飯，你們個居心何在？連那少少東西都看不開。

可以，你們修例，容許旅遊巴那些司機來澳門點對點，車一些旅客來到賭場門口，車返一些旅客返去大陸，無問題。現在我看到眼火都爆，你們這樣講話，這樣吹毛求疵，講得肉酸一些。現在搞到關關那些旅遊巴一定要經過邊防那個站，搞到那區全部塞車，全部排長龍，我們揸兩地牌那些就慘，要半個鐘頭都過不到去，以前十分鐘就可以過關，現在半個鐘頭都搞不到。

你得閒去看一下，我勸你們交通部，不要他們講你就做足，我們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對不對？有甚麼對我們澳門有甚麼不好？旅遊巴，很多幾萬勞工可以用旅遊巴來澳門，去返他們返工，是有利的。你澳門一些巴士可不可以接受這麼多兩地勞工？兩地勞工是有一個政策，容許那些過界司機來澳門運作，又是一個政策，為甚麼不可以？改呀！改，不要只是話迫他們，你們那些所謂甚麼會，攬著那些當為立腳點。原本我無這麼勞氣，你真是講話太離譜，是利澳門經濟的。我們的產業就是博彩業，“冚嗱吟”其它都不是業，全部都靠那些生存，連那些都搞死埋，大家不開飯？你坐在這裏收七萬幾銀，傻仔。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這個亦都是屬於個跨部門的問題，但是好可惜今日只是治安警察局出席，以及交通事務局方面。講真，你話所謂特別牌照，或者是現在這個旅遊巴等等的問題，我認其實這個不是光是這一個問題，不是光指這一個問題。你尤其在這個現在的發展旅遊巴所存在的這些這樣的問題，我認是在過去由特別牌照，一路演變到現在是社會環境一個變化存在。

但是我們亦都要看得到，在將來，或者在現在，尤其在這個跨境合作方面，這個趨勢是不斷是密切，不斷是密切。社會經濟是不斷發展緊在這裏，現在我們因應將來，甚至乎將來的這個港珠澳大橋通車等等各方面問題，所帶來澳門在交通運輸各方面的影響，我們需要有些甚麼政策措施去配合？我認在這個，不只是在執行部門。現在我們跨境，我們跨部門有這麼多部門存在，我們的各司對於有關的政策，在這方面的考慮處理，應該是怎樣做？我認這個是一個整體的處理，不是只是針對現在所謂特別牌照，是否跨境？是否甚麼？這些只是現在目前所存在的問題。

但是在將來發展的時間，我們面對跨境合作，在跨境的服務各方面的不斷增加及密切的情況底下，我們需要一些甚麼政策措施來到配合這個經濟發展作出相應的考慮呢？我認在這個是需要我們是加快、加速來到去考慮及研究。不要只是研究在我們現在的所謂道路法典等等這些問題，我認不只是這些問題，而在政策問題上面，我們必須要深入儘快研究來到去考慮。否則的話，我們是跟不上在未來這個經濟發展的趨勢，唔該。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我無馮志強先生這麼勞氣，但是你要知道，現在開放個政策我覺得是應該的。即是講返一些故事，當年一個賭牌就話要開放，現在六個賭牌都是請外來的一些企業來到我們澳門，當日為甚麼不閉門？為甚麼要開放呢？現在我們事實是不夠那個人力資源，是真的不夠，不夠的話是否有些要開放的政策呢？是否……好似早一輪，我們工聯李靜儀小姐走去勞工局話有五百幾個勞工，一定要我們去用。不緊要，我們一定用，根本你不需要帶來，我們自己全部都得到，我們根本要人，現在不夠人。我要一千個、二千個都要，但是無。你帶來那些

人，連穿線都不識穿，他竟然話自己做電工，多謝了，這些企埋一邊。這些就是當日在勞工局大家有報紙看，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好似講到司機，但是有無諗下，好似南光、中旅這些，他們是做這行生意，歧關那些，是政府，我們特區政府批給他們做，當然他們的旅遊巴要生存。不是只是，好似我們有些議員，包括你自己在內，你都是北京讀書的，拿了國家幾多資源。只有北京先至教到一個這麼好的人才，今日坐在這個議會裏面，為甚麼我們不可以給國內的人才落來我們這裏呢？我們的高校，亦都不夠人，大家知道高校都要靠國內的大學生來，我們的高校先可以生存，這個是相互互惠的。是一國，只不過“一國兩制”，我們按照《基本法》做。“一國兩制”無話到司機不准落來，不准經過，將來我們的港珠澳大橋一開，高議員講得對，這個我就覺得交通部、我們的警方，這件事真是要做好這個規劃。港珠澳大橋一開，甚麼車可以入？甚麼車要經過？我們根本就不夠地方，這個是否其它這些交通各方面要做好，不要令到市民在這方面堵塞，有怨言，將來看到A區，A區都好大，好多人在那裏住，怎樣過來呢？

還有，就是我們需不需要旅客來？我每日在香港碼頭，是威尼斯人，六千個客；信德，四千幾個客；我看著是過萬人過來。這個無論怎樣樣，一人買一個曲奇餅，都賣了一萬個曲奇餅。無論怎樣樣，是否對我們的經濟是有繁榮的。無論是來食餐飯，都是對我們這些微企是有增長它們的收入，希望大家互相互惠。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多謝官員對於吳國昌的口頭質詢的回覆。

我諗吳議員對於這個口頭質詢，其實最主要都是關注這個過界司機對於澳門的司機的一些影響。我諗在這個針對過界司機的時候，一些特別的牌照，一些他們，現在我們特區政府的一些執法，包括如何處理？法律怎樣改？其實都是針對著如何去保障我們澳門的一些司機的他們的就業，或者他們的生活。

其實可能我們是執著這個過界司機講，其實我們要總體考慮。究竟我們現在由一塊賭牌到六塊賭牌，現在我們開這麼多巨型的博企，我們要招呼這麼多的遊客，我們澳門究竟我們的就業情況如何？我們的司機的情況如何？他們是否真是無工作

做？抑或他們不願做？抑或是他們無能力做？我諗在這裏要有一個好透明的分析。而不是話，有兩、三個司機，他們去工聯嘈一嘈，就即刻就將這件事發大來講，其實可能是得兩、三個不願做的司機可能去講這件事。

我們其實是要科學施政的時候有一個確確實實的數字，有幾多數字是這樣呢？這些數字，他們是否真是勞工局幫他們找不到工呢？所以是……找不到工是因為他的技能問題，抑或是他的身體問題？其實是很多問題。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一些人講不夠司機用，一些人講我好多司機無工做，其實是產生不到這個社會的和諧。我諗在這方面，其實特區政府亦要透明，對這些數字的透明，我們科學施政。

另外一方面，亦要對於一些真是有需要幫助的，我們一些澳門的司機，如何去填補返他們的工作機會？我諗在這方面，如果真是澳門太多人，太多司機無人做，我諗在一些特別的牌照方面，其實特區政府亦要作一些相應的調整。但是如果真是需要這麼多的一些的司機，特別牌照的司機的時候，如果你 cut 了他，澳門真是無人去做這麼多車客的時候怎算呢？而其實亦都對於整個澳門的整體環境，其實都是有影響的，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本來我想跟進一下政府為甚麼由 2012 年提了個行政法規之後，到現在，整個修法那個跨部門小組毫無進度。不過聽完剛才這麼多位同事講，我覺得都不用問，因為原來就是這樣。現在我們社會，包括原來整個議會都是這樣，不會研究究竟現在講的是甚麼。

今日講的是跨界的司機，你是利用了特別駕駛執照違法駕駛，政府要修法，關甚麼旅遊發展？關甚麼事車遊客落來？關甚麼事港珠澳大橋通車？這些全部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現在我們要講的是法律制度怎樣完善？違法就是要違法，政府是要依法辦事。至於你們覺得怎樣，無問題，可以辯論，甚至可以應該要將所有的開放全國全部的司機可以開落來澳門，你有本身通得過就可以了。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講緊的是違法駕駛，為甚麼要這麼勞氣？做甚麼要鬧到人家是話為了甚麼利益？今時今日不是司機去工聯嘈，而是事實上是這樣。難度政府可以話，因為你所有的人認為要開放，你們現在這裏的有人

認為話要開放大量遊客，政府就可以不依法嗎？我們這個議會殿堂是否不用講規則講法律？

所以我真是覺得好明白，原來我們澳門的政府，經常這麼多問題拖拖拉拉，就是我們面對了今日這樣的環境。大家可以完全不講法律，不講守則。無問題，我們現在就是問修法，要修成怎樣？如果這個法律是可以修到所有跨境司機都開得車落來澳門，就修。通過就可以了，依法。肯定我們所有的勞工界對這個問題，有我們的態度，但是商界可以提你們的意見，法律可以通過。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大家在殿堂上面亂講一通，就是講自己想講的話，我們還有沒有《議事規則》？今日不是要討論這個口頭質詢？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治安警察局的幾位領導，我就想跟進下剛才你們回覆吳國昌議員的口頭質詢那裏，即是保障這個道路安全和維持公共秩序方面，其實在這裏要表揚下你們。之前確實在那個跨境車亂晒籠，打晒隙，未有解決方法前，早期是將一些大車及細車分流，已經有一個好好的秩序。最近這半年我觀察你們，就非常之好，尤其是拱北返出去澳門那裏，當一些大細車打隙的時候，以前真是未見過的，你們有些警員出來，吹 BB，指揮一些車行這裏、行那裏，以及塞晒車的時候，即是塞到入去那個國內，即是查完證出來那裏，只有一個路口，你們會指揮他分流。有陣時截住一些大車就不給他行，就讓一些小車過。這件事就在這裏，麻煩你代表我們，多謝下你們執勤的警察。

但是一件事要批評你們，國內拱北關那裏，已經全部帶了那些……那些叫做甚麼？防塵那些，即是以前是一個口罩，叫做 3D，那個工業口罩。現在就兩個口，好似防毒面具那些。唔該你們好心，關心一下一些夥記，派他出來他為你搏命，你買返一個這樣的東西給他們戴住。一樣是這麼多車，國內要帶，這麼多車湧出來，你叫他指揮交通，這件事你增加多一些設備。因為人多了，我們那些警員這麼搏命，第一，你們應該讚揚下他們之外，就應該買一些設備，保障他們的工業安全。拱北都有，為甚麼你們無呢？這個真是要批評你們。要表揚的就是你們肯派人出來維持秩序，這個繼續努力，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特別駕駛執照至到今時今日，不符合我們現時的狀況，政府都知道的。但是我覺得好出奇，對於整個制度，對於完善的法例，為甚麼拖這麼長時間來去解決？造成社會的矛盾，造成我們議會都這麼大的反應。

政府是要承擔這個責任，尤其是完善的制度，令到整件事解決到，以符合我們現時的經濟個狀況，這個是關鍵。政府要承擔，這個責任全部都在政府，在修改。今日我們見到是有執法人員，執法人員他有他的角色，但是個關鍵就是個制度裏面，是令到他們難做。而事實上，今日我們在這裏討論，應該是有可級官員是出席，那位司級官員呢？由政府去決定。但是不能夠執法官員來去承擔有關的責任，關於制度及完善這個法例。

所以我好希望，你們可以帶回去，究竟我們現時的制度裏面，究竟是個複雜性是來自利益的，大型的利益的衝突，導致到矛盾出現呢？還是技術性那方面，導致到今時今日，要拖這麼長時間都解決不到，有待我們社會的矛盾，社會越來的互相去爭拗，一個責任是來自政府應該解決的。

所以我好失望，即是怎樣政府面對這個責任？責任就是政府的，毫無疑問的。我們在這裏，在這裏辯論這件事，事實上政府是需要承擔最大的責任。我希望下次，儘快政府可以交待整件事，究竟裏面個複雜性，傾的程度去到那裏？以及政府對於整件事的立場，是怎樣看？政府要有一個立場，政府不能夠無立場，無立場拖了這麼久時間，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嗎？不能夠接受的。所以我好希望，這件事可以儘快向公眾交待，究竟是有甚麼方案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好嗎？

唔該晒。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各位官員：

澳門的繁榮是應該有的，但是一定要依法施政。無法律的

之下，這個社會無繁榮的。所以我覺得，交通事務局今次來到講解這個那個特別駕駛執照那個行政法規那個草案文本，今時今日都未做掂，我認是這個政府那個責任，全部都是政府的錯。無可能做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令到警方的執法不力。我們講他不力，但是他們執法不到。所以個責任在這裏就全部給了前線的警員，我們每次鬧都是鬧前線的警員，不會鬧到官員。所以令到警方做事，正所謂他無法可以依到。所以我在這裏覺得，交通事務局應該你加把勁要做多些事情，對得住返我們那個立法會、市民、以及對得住返我們剛才那些同事那個拗撬那個情況。是因為你們做事不力，令到我們些同事有拗撬，所以我覺得這個責任是你們應該承擔的，多謝。

主席：請局長回應。

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黃子暉：多謝各位議員的提問。

就對於我們治安警察局來講，對於這個特別駕駛執照的執法情況，其實在一個基本原則，我們作為執法部門，任何前題都是依法執法，我們是追求一個合法性的原則。所以在現有的階段裏面，我們會在現有的法律框架的情況之下，盡我們的能力，做好這個執法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亦都多謝麥議員對我們個同事的健康關心。其實我們在這一方面，我們都有關注的。除了是交通警的同事有那個口罩的提供之外，我們其實在邊檢站，相信不是單單就是交通的同事，出入境上車檢查車輛的出入境同事，我們都有提供這些口罩，即是都顧及到那個環境那個問題。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心，我們好關注我們的同事的健康，無論身體又好，身心方面都是，多謝。

交通事務局駕駛執照處處長謝國漢：作為交通事務局，或者我補充一下。

好多謝各位議員對於修法這一方面這麼關注。但是相信大家都明白，法律的修訂就不是一朝一夕的。過去我們其實就是亦都看到，為了保障本地司機那個就業的情況，我們在 2009 年的時候，就是限定了一個特別駕駛執照的限額的。為甚麼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話，不要再增加更多有關可能出現過界或者黑工的情況，這個數字大家都會記得，應該是 1,018 個的。

其實到現在來講，作為交通事務局，都很嚴格去執行怎樣去審批他們的申請，以及一個續期的申請。其實現在來講，一

般只是去到每個月大概只是有八百幾個司機的。而八百幾個司機裏面，其實只是得四百幾個是揸重型客車的。即是話如果吳議員所提到的，關於這些重型客車的，其實只是講緊那四百幾個司機。現在就是這個問題就是話，67/84/M 號法令，其實這麼久以來，是無補充性的法規。其實這個法規，相信大家知道，他只是訂定了一個取得及怎樣去申請的一個使用的情況。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所訂定的只是訂定一些很簡單的規定，其實是無提到，就好似剛才各位議員所提，他可能是一些跨境車輛，他的情況是怎樣？那個僱主是甚麼情況？那個僱員是怎樣的情況？

其實在這個特別駕駛執照這個法規裏面，只是講緊我們怎樣去做這個使用及取得，其實在這個角度裏面，如果我們現在現行執法，我們亦都與治安警察局有密切的聯繫。其實如果他任何的違規裏面，都是在於他是駕駛資格上的違規。即是話，假設他違反了 67/84/M 號法令所提入面的第二條所講的一些規定的話，其實他最多都只是無牌駕駛的。

即是話，如果我們真是好似議員所提的，我們要涉及到他那間公司，或者這個車輛可不可以行？甚至乎他是由那裏去到那裏？這一些規範，其實在現行法規裏面，是無任何的表述。而且按照我們交通事務局第 3/2008 號行政法規，其實交通事務局是無任何的權力可以限制住這些車輛行駛的路線，我們無這個規定的。即是話，我們不能夠限住這一個持有特別駕駛執照的人，他要怎樣揸那架車，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話，由於因為我們見到這麼多的問題之後，我們都組成一個跨部門小組去研究、訂定。我們一方面就希望可以監管好有關那個特別駕駛執照的司機，但是最重要是要監管就是話他原本代表這間公司，即是所謂那個澳門代表。但是如果一牽涉到這一東西，就不是道路交通的問題來的。所以，為甚麼我們話這個行政法規，我們要從長計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路做這個修訂的時候，發現其實不只是單憑某個條例就可以解決，是牽涉到整個法律制度，外僱的政策，所以我們需要再更詳細，以及而且如果真是與駕駛方面有關，是必須要先修改這個《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大個罰則，先至可以回應到市民那個要求。所以到今日為止，其實我們都好積極去修法的。但是我們都要有個步驟，相信大家知道，修法不是一朝一夕的，我的回應是到這裏。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八份口頭質詢，在這裏多謝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九份口頭質詢，以立法會名義歡迎梁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下面請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1998 年通過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規定了，本澳是需要確定最低工資及其定期調整的。然而，在回歸之後多年，政府先至開始就住最低工資的施行細則開展探討同立法工作，並且在 2007 年的時候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在公共部門的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之中，推行最低工資的措施。而其後，政府總結上述的經驗，並且在 2012 年委託獨立的機構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其後亦都經過社協討論，公開諮詢等等的程序，歷經了將近十年的一個進程，終於出台了《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亦得到立法會的通過，在 2016 年 1 月 1 號正式生效。

在審議法案的期間，不少的立法議員都關注到，政府是否會，或者是幾時會擴展至到全面實施最低工資這些問題。最終政府向著議會，亦都向著社會，是作出了清晰的說明。根據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的意見書寫著，因應政府在 2015 年 3 月 24 日的會議上承諾，將在法案通過生效後的三年內全面實施最低工資。所以委員會就促請政府是適時遵守上述已經向外界宣佈的政策，以便在 2019 年之前全面落實《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這一份已經通過了二十幾年的法律當中所載的訂定最低工資的規定，這個是在意見書清晰寫著的。

而在這兩個行業最低工資實施之後，官員亦都一再申述有關的承諾，例如在去年四月份，勞工事務局的局長黃志雄局長亦都仍然清晰向傳媒表示，根據政府的承諾，物業管理清潔、保安員的最低工資實施三年之內，是會推行全面的最低工資。當局現正是草擬有關的法案，2016 年之內就會交社協執委會討論，隨後就會公開諮詢。亦都將在 2018 年的 12 月 31 日之前，推行全面的最低工資。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時隔其實不是多久的時間，政府的態

度似乎有所轉變。將三年內實施轉口風變成三年內推行立法工作，實在有轉軟之嫌。到底整個工作進程是怎樣呢？是否會出爾反爾呢？這個都是居民所關心。為此，本人就向當局提出以下的質詢：

第一，按照三年內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的承諾，政府是理應把握時間，積極開展有關的立法工作。在去年四月，勞工局局長仍然公開表示，當局是現正草擬有關法案，2016 年之內會交社協討論，然後隨後公開諮詢。到底 2016 年整整一年的時間之內，當局實際上開展了那幾項涉及推進最低工資立法的工作呢？有甚麼結論或者進展成效呢？有關的草擬文本，初稿是否已經完成？以及交了給社協討論了幾多次呢？

第二，按照三年內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的承諾，當局能不能夠進一步向社會說明具體的工作日程？包括目前已經開展或者有進程的工作情況，所有的時間表，以及最終進入立法程序及提案的時間等等。以積極的態度同實質的行動，去爭取兌現承諾，以便在 2019 年之前全面落實這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之中，關於本澳應該設立最低工資的規定。

第三，政府的施政承諾，包括此次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如果是一再彈票，甚至乎出爾反爾，是只會令到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損害特區政府的形象。對此，當局有些甚麼機制去監督官員及相關的部門，依照法律要求或者政策的承諾開展工作，並且能夠如期落實呢？對於未能夠按照如期工作做好的官員，政府又怎樣問責呢？

唔該。

主席：請梁司長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主席。

各位立法會議員：

關於李靜儀議員在 2017 年 1 月 27 號所提出的口頭質詢，答覆如下：

在這個“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 2016—2020”裏面，是特區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到 2019 年，落實全面實行最低工資的施政承諾，特區政府現在正是積極地按序推動全面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

因應著第 7/2015 號的法律《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已經實施了一年，故此，是特區政府現階段，已經是依法地開展相關的檢討工作。包括是在 2016 年 12 月向各公共部門、清潔服務公司、物業管理公司或者是保安公司、以及是大廈管理委員會發出了問卷，去收集上述法律實施前後的相關資料，以及是相關持份者的意見。目前，勞工事務局已經是對收集到的意見，是結合數據的資料是進行分析。而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亦都在本月的 28 號，已經舉行了執委會的會議，勞工局亦都是向了勞資雙方是報告了“一行業兩工種”最低工資的實施情況。

根據勞工局的監察資料，發現多數的僱主都是守法的，暫時是未有僱主因為不依法支付僱員最低工資是被罰。勞工局將會在四月底再收集勞資的意見，研究之後是納入最低工資檢討的報告，以作為是檢討最低工資法律，以及是日後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的參考依據之一。

特區政府在 2017 年的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入面，其實已經明確了將全面實行最低工資的事，納入了去 2018 年及 2019 年的法律提案項目，為此，特區政府正是有序地去推進有關的立法工作。由於預計本年的第三季，我們是將會進行《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以及是《非全職工作制度》的公開諮詢工作，因此，特區政府計劃在本年的第四季內，進行是有關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的公開諮詢工作，以便是廣泛去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以及是建議。亦都將會爭取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內完成編寫諮詢總結的報告，並且是對外公佈，以及隨即是跟進草擬法案的工作，以及是提請是進入這個的立法程序。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是將會繼續對全面最低工資的適用範圍，以至相關的配套措施等，是作出深入的研究及分析，期望是為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立法是提供數據支撐，以及是科學基礎的。

唔該。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司長：

重點其實是……即是我這份質詢，好想講一個重點就是，2019 年 1 月 1 號之前，即是最遲 2018 年之內會實施最低工資，這個就不是我們任何一方的說法，是政府當其時在制訂

這個法律的時候的清晰承諾。亦都寫了在立法意見書，在我們投票高票通過最低工資，這個現行最低工資制度的時候，是聽到政府講這一句。現在司長不知可不可以？即是好清晰、好落實、好明確去回應返這個承諾仍然是有效，而且你們是有積極的態度及信心是可以做到這件事？即是我希望可以交待清楚。

因為入面有些情況，似乎有少少矛盾或者令人擔憂的地方，為甚麼這樣講呢？2019 年 1 月 1 號要實施，這個是政府講了好多次；我又難以理解，為甚麼會去到最後，你們現在的講法，就是話 2018 年及 2019 年的法律提案項目呢？即是你怎樣可以 2019 年提一個法律提案，是在 2019 年之前要生效呢？即是我想搞清楚。你是否 2018 年甚麼時間你可以進行提案？而且我必須要提醒，就是我們當其時審議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2015 年的年中，當中是有三年半的時間，容許政府在這裏與社會探討，又或者是我們怎樣去做？這個時間序是相當重要。

現在你話我過去 2016 年搞了這麼久，我要到今年年底先可以公開諮詢，明年年初先做報告，跟著進入立法程序。你幾時交過來立法會？好重要的。你這個承諾就是話要三年之內做，如果你到最後收尾一、兩個月交過來立法會，到最後是立法會趕不及審議的問題？即是我真是好想問清楚你的時間表是怎樣？這個是好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話，當其時政府黃志雄局長回應記者的時候就是話，政府已經草擬緊這個文本。當然我相信還要聽社會意見，但是草擬緊文本，是 2016 年入面會交給社協裏面做一些的討論，然後是公開諮詢的。但是現在我不知你這個文本交了入去做一個框架討論沒有？跟著你為甚麼又要將個公開諮詢退後到去今年年尾先至做呢？整個時間表似乎比我們預算是遲了。因為你要三年內做，其實你要首一年，第一就是收集現在實施的兩個行業的經驗。另外一個，就是作為是我們一些框架性、基礎規定，以至到世界各地一些比較，我相信你些資料是全部要齊備，同社會先有一個探討，然後正式做一個公開諮詢，爭取今年之內你可以行完立法程序，給議會有足夠的時間去作出審議，這個是我們心目中當其時你的承諾的時間表。

現在你就退到年尾，明年先至開始做，我不知你幾時提過案過來？到時立法會我們不可以倉卒審議法案。你就變成是話，我政府交了過去，立法會幾時通過是你的事，我覺得個效果不應該是這樣。作為是今日，我仍然是希望司長在這裏是否可以好清晰講，不是 2019 年立法提案項目，是 2018 年之內必

須要及早做好個項目，亦都要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審議，並且能夠落實這個承……

主席：請梁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主席，亦都多謝李靜儀議員的繼續跟進。

我諗其實在剛才的發言那裏已經清楚表示，由於我們需要進行這個的公開諮詢，我們預計是在 2018 年第一季之內是完成到這個諮詢的總結報告，而且是對外公佈。因此我們隨即就要進入這個草擬法案，以及是提交進入立法程序。即是話，我們當那個的諮詢總結報告公佈了之後，我們就會將有關的一個法律的草案，去交給行政會，即是通過了之後，跟著再交來給立法會。預計我們這個有九個月的時間，去進行有關這一個立法的程序。

我亦都可以跟大家講講就是話，其實在過程之中，我們都要知道，我們在公開諮詢過程之中，我們都要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大家對於這一個的法律的生效，又或者是法律的這一個方面的落實時間，我們要聽取意見。而且行政會以及來到我們這一個的立法會殿堂，我們都要尊重是立法會議員對於這一個的生效時間的那個的一些的意見。但是我們自己是好有信心，以及是很積極是能夠爭取到，我們覺得都是能夠爭取到在 2018 年第一季內，是能夠完成到剛才所講那個的諮詢的總結報告，並且是儘快是進入這個立法程序。我們預計希望在這個九個月的時間，是能夠是完成到有關立法的。

至於李靜儀議員了解到，之前我們做了些甚麼事情呢？我諗可以請請是勞工局是黃局長向大家講講，我們之前是做些甚麼。特別是我諗大家都記得，“一行業兩工種”這個最低工資，其實是我們全面推行這個最低工資一個好重要的一個的基礎。我們怎樣在這一實行了一年的之後，我們怎樣檢討它那個的實行情況呢？對我們如何能夠做好我們這一個的全面推行最低工資個工作都是很有幫助，亦都是好重要。亦都是為甚麼我們要根據有關的法律，是進行剛才所講的一些一連串的工作。或者我先將個咪，如果是主席容許的，交給是勞工局局長，唔該。

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主席，各位議員：

正如司長講，實行最低工資那個“一行業兩工種”是一個

循序漸進形式的。所以我們在立那個“一行業兩工種”的情況下，是寫了一年後是會就“一行業兩工種”進行檢討工作。所以在舊年的十二月開始，我們已經對於 61 個公共部門，153 間的物業管理公司、商會，包括是清潔公司、管理公司、物管會或者大廈管理委員會，以及 78 個大廈管理委員會去發出問卷，去收集一些在實施這個“一行業兩工種”之後，前後的那個僱主、僱員及服務使用者相關一些數據的。

同時這些數據那個資料，亦都在今個月的 28 日，在那個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執委會裏面，亦都將這個“一行業兩工種”的實施情況，向那個勞資雙方去講解，介紹。跟著就會四月底亦都收回勞資雙方對這個“一行業兩工種”一些他們的一些資料給回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以及我們都可以這樣講，因為根據那個《公共政策及諮詢規範性指引》實際在那個公開諮詢裏面，我們要提前 180 日向那個公共行政改革統籌委員會作出通報，所以我們就作了通報之後，就會在今年的 11 月 13 號已經作了通報的，就在今年的 11 月 13 號至 12 月的 27 號，會就制訂那個全面最低工資諮詢進行那個公開諮詢。因為全面實施這個最低工資，是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重點政策，按照這個指引，是要進行公開諮詢的，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本來就不想計一些這麼瑣碎的數，但是因為這裏牽涉到一個政府的承諾是否得到落實？這個好重要，這個是政府的承諾。但是如果按照司長剛才計條數，我話給你聽，2019 年 1 月 1 號一定無可能做到的。

因為如果從立法程序來講，你剛才講的，本來李靜儀議員引述的就 2016 年之內要進行公開諮詢，這個就可能與黃局長剛才講有少少差別，有少少差別。好啦！但是現在我看到是 2017 年第四季度才公開諮詢，如果與 2016 年比較，是足足遲了一年，而遲了一年就是那個遲了一年的一個關係就在這裏。因為 2017 年年底做公開諮詢，2018 年第一季度完成編寫報告，然後公開，然後隨即進入草擬法案工作，然後進入立法程序。即是話第一季度，2018 年第一季度之後，就要做法案，然後就去進入立法程序。我估計，這個法案如果來到立法會，都可能已經是 2018 年的第三季度，甚至第四季度先至來得到。

立法不可能一立完法之後即時可以實施，可能還要……上次最低工資都要幾個月先至實施。那個時間其實拖長了好多，可能 2019 年年中，甚至 2019 年年尾先可以實行到最低工資，這一個是牽涉到政府的承諾是能不能夠落實？我諗這一點上面，有無辦法，有無空間，去加快少少的進度？如果按照，你做下沙盤推演的話，你發覺這個是一定不能完成，不能夠履行到個承諾。我諗這方面，有無空間去加快少少去處理到這個問題？如果不是的話，就是政府落實不到承諾，就其實亦都即是令到這個政府的威信會進一步下降的，多謝。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即是以過去的經驗，在世界各地實行全面的最低工資所牽涉到的勞資矛盾，以及適應新環境的情況都相當複雜的。即是話照計不應該就這麼簡單以為就做一個諮詢一個月，跟著一個月做個總結，跟著就立即解決所有問題，立即可以提到法案。恐怕到時就大把藉口是將這個時間表拖得太長，其實應該是早一些準備會好些。

但是無論如何，在這裏亦都因為你答覆的時候亦都提及過，就是希望全面推行最低工資，牽涉到適用範圍，以及亦都有相關配套措施要深入研究等等這些。這時候我再重新都要提醒，就是在我們現在物業管理範疇實行的最低工資的時候，的確已經是直接導致到一部份本地僱員是因此失業，有部份僱員現在都還未搵到工，去勞工處登記失業都無辦法搵到工做。可能有部份的希望能夠求助到社工局及勞工局合作，進行一個積極人生計劃，想辦法去有就業機會都未定，即是一個這樣的處境。

好明顯就是實行最低工資一定是引起一定的衝擊，我們需要是預早作出回應。事實上，本人過去亦都就此曾經是一再公開提出了一些緩衝機制，調動我們現在低薪補貼的資源，來到轉過來在推行最低工資初期這幾年的時候，是支援我們本地的中小企業，他們請開些低薪的工人的時候，怎樣適應這個新環境呢？更加重要的，利用這一種緩衝機制，來到積極作為一個重要的誘因，是鼓勵所有我們聘請開低薪僱員的中小企，是繼續在推行最低工資之後，仍然給他們已經聘請開的低薪僱員，是維持這個勞資的關係繼續持續落去。

這些機制當然就是會複雜到是各種可能的安排的，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會覺得，如果你推到最後尾那幾個。00 諮詢，恐怕未必能夠是涉及到這些配套的機制的考慮。除此之

外，即是還有另外一些就話，譬如殘障人士他們就業機會會不會更低？又需要有更積極措施去協助他們呢？這些都是配合的措施。這些配合措施，我不覺得就話，臨推行最低工資真是實行之前那一年的年底，去做一個公開諮詢，跟著立即就可以做到一個總結，跟著就解決問題呢？我相信是天方夜譚來的。

但是照計就應該及早作好準備，讓社會各方的持份者是早一些可以參與，表達他們的意見及需要，讓大家可以是公平來到理性分析，政府亦都早些做……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都想看看李靜儀那個口頭質詢及政府的答覆，又看了上次那一個意見書那裏。

我想問一問政府的承諾是三年實施這個最低工資，我不明為甚麼政府會承諾到？即是三年內你提上來立法會的，我都清楚的。但是上到來的實不實施到，是我們過不過。我們有些法案可能傾兩年、三年，因為如果我覺得政府承諾，就是承諾三年內提立法會，其餘的承諾是我們的。上到來怎樣呢？是那個錯呢？如果他真的是上到來，年尾，過不到又怎樣呢？我們傾三年又怎樣呢？這個承諾我開頭我都不知怎樣出到來，這個承諾是要雙方面的。

譬如司長好努力，公開諮詢又好，與業界傾又好，在社協日日開會討論，全部事情搞掂晒，這個是應該 2018 年尾拿了上來，是否已經叫做遵守個承諾呢？因為你這個講到話它要全面實施，實施在我們的手，不在政府手。我們不過怎樣實施呢？我都想問一問這個情況，大家有無考慮呢？我是想講這麼多。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這個問題真是又只是拿來拗，當日我們那個小組，我自己是小組有記錄的。我都話不要搞這麼多，一開波就全面實施，你全面的，不要只是做這個最低工資，不好只是做那兩份，但是又話不能。我們一些議員又不能的，又要試的，政府亦都未必有這樣樣的能力去做到這件事。如果當時一

實施到，怎會又要等幾多年、幾多年。

司長你這份回覆就對了，現在商家有無人違法先？有無人？這個是好重要的。有無人在這個保安及這個清潔是拿不到，是有最低工資是收不到的？這個是最緊要的。如果是就報警，勞工局局長你應該來投訴，你應該帶著一些人來，來話這個商家是無給足人工的，有無呀？我看你這裏無寫，是無，是零。

其實現在講真，有無人請到人？用這個，根本都無最低工資這東西，樣樣都是請不到人的，都要提升的。你今日話三十元，根本三十元是請不到人。不要只是澳門，香港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你估得出來的結果是甚麼？洗碗的都請不到。根本都無三十元最低工資，四十元、五十元，我諗一百元都請不到。

你問一問，我們一些工聯他們好清楚的。他們怎會不知道現在的工人，是拿到幾多錢最低工資？有無人違法？我相信無，根本請不到人。這個大家，我相信在座的我們中小企又好，更加難請，特別微企。大企業當然是出到一萬、二萬、三萬、四萬都可以出得到，有無諗過我們一些微企是怎樣？根本請不到人，現在執晒。

主席：請梁司長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好多謝區錦新議員、吳國昌議員、陳澤武議員、以及梁安琪議員的發言，事實上，即是各位提的意見，我們其實都是考慮過的，亦都是為甚麼有這個這樣的時間安排。我諗好重要的，特別就是剛才有議員提及到，我們要留意到，當談及到這個的最低工資，可能都會產生好多不同角度，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對這個最低工資的看法。

亦都是為甚麼我們當初考慮到我們要有個“一行業兩工種”的最低工資，然後在他實施了一年之後，去對著這一個的“一行業兩工種”的最低工資作出檢討。然後是讓我們是對於這個全面推行最低工資，有一個更堅實的一個的基礎。亦都是為甚麼我們在實施了一年之後，在我們 2016 年的 12 月底，已經開始有關就住這個的檢討，是進行有關的工作。我相信這個檢討工作，確實是利是我們是做好以後這個全面實施這個最低工資的一些基礎。亦都是為甚麼我們是要等到這一個的檢討那個的工作完成，以便我們才能夠在這個的今年的年底第三季，是進行這個《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以及是《非全職工作制度》的公開諮詢之後的第四季，我們進行這

個有關全面最低工資的公開諮詢工作。

因此，我們那個的公開諮詢，我們先至能夠吸納到“一行業兩工種”他檢討了之後的一些結果，我們拿著這個結果，就讓我們更好做好全面最低工資這一個的諮詢工作，所以我們才有一個這樣的時間表出現。亦都確實是有很多我們的議員都提及到就是話，其實當那個的生效日期也好，實施日期也好，又或者是來到，即是立法會殿堂入面，那個討論的時間等等，這個事實上其實就是已經不是我們自己行政當局能夠控制到。但行政當局其實是要擔當的，我們希望是能夠在我們積極的推動之下，在我們那個的合理，以及可以符合到那個有關安排的情形之下，去儘早是將剛才所講的，包括公開諮詢，包括是形成這個公開諮詢的結果，以及是儘快將有關的法案那個的文本草擬，儘快是期望在 2018 年第一季就完成了這一個的諮詢報告之後，然後就立即是進入這一個立法程序。這個才是特區政府積極的態度，希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過程之中，討論的內容最終令到這一個的生效日期去到那一日，我諗這個我們是要尊重返立法會各位議員在整個立法過程之中所發表的意見。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九份口頭質詢，在這裏多謝梁司長出席今日的會議，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十份口頭質詢，以立法會名義歡迎羅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下面請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羅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眾所周知，土地資源匱乏是澳門發展一直所面對的最大制約，即使是進行了多次填海工程，可以供發展的土地的資源仍然是有限。然而，在土地資源匱乏，民生用地儲備不足的情況下面，仍然是存在了大量的土地被空置的問題，造成不應有的浪費，嚴重那樣阻礙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在澳門土地資源緊缺，尤其是民生建設用地供求

矛盾突出的情況下，大量的土地是長期未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利用，而且不少的空置的土地亦都因為管理不善而導致衛生環境惡劣，影響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日前，有團體是發佈有關空置土地的調查報告指出，是以排查的方式調查得到，澳門半島是有 495 個的地點，合共是發現有 390 幅是空置的土地，當中 295 幅是位於中區，南區是有 39 幅，而北區亦都是有 56 幅。以土地的法律屬性去區分，空置土地主要是以私有土地為主，有 169 幅。特區政府的官地亦都有 19 幅，租賃地有 76 幅，租借地有 47 幅，其餘 79 幅亦都是未知這個土地的法律屬性。

此外，該報告亦都指出，空置地是有 293 幅是存在了有環境的衛生問題，主要是涉及雜草，雜物，停車及垃圾等的問題。尤其是位於中區的空置土地的衛生環境的問題是最為嚴重，主要是雜草及雜物等等的問題。另外，南區的空置的土地是以存放雜物為主，北區則主要是用來停車。為此，本人是提出下面的一個的質詢：

第一，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澳門半島是有 390 幅的空置的土地，其中私有的土地是佔百分之 43.3，租借地、租賃地、以及政府的官地是佔了百分之 36.5，尤以澳門半島中區的私有土地空置的現象是較為嚴重。因此，想請問當局，針對私有土地長期空置的問題，有否相關的政策，例如提供一些的誘因，加快審批等，去推動業權人去加快土地的利用？另外對於一些面積比較大，發展條件合適的長期未有發展的一些的私有的土地，當局又會否去考慮與業權人協商，由特區政府去牽頭，優先將有關的土地的發展，成為民生的一些的設施的項目呢？

第二，對於本澳空置土地所處的衛生環境的方面的情況，澳門半島各區的土地，不論他是屬於邊一種法律制度，亦都是比較嚴重的。反映出特區政府即使在他具有權限監督的土地上面，仍未能發揮他應該有的一個的監管的作用。

事實上，對於私有空置土地的衛生環境的問題，行政當局通常是以甚麼呢？由於這裏是一個私家的土地，故此不是屬於我們行政部門的一個的管轄範圍等等作為理由，去拒絕處理。好似去年九月間，就發生的文第士街的鼠患的事件，需要指出的是，行政部門處理土地環境衛生的問題，可以講話是責無旁貸。對於私有土地出現的環境衛生的問題，根據第 81/99/M 號的法令的有關的規定，衛生部門是具有職責去保障衛生以及預防疾病，並且是有義務去進行相關的工作。該法令並沒有因為土地或者空間是屬於私人擁有，而免除行政當局的相關的責

任。

因此，想請問當局，有無考慮去進一步完善上述的一些的法例？好似例如增加一些罰則，去推動土地的業權人，能夠更好去履行他應有的一個責任？

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大家午安。今次我想拿兩三分鐘，用來講一件事這樣。或者大家覺得奇怪，我無給一個答覆的文件。因為我覺得，今次我會跟那個，因為我看返立法會的章程及立法會做了個決議，就是我想是書面質詢就書面質詢，口頭質詢我就口頭答回給你，所以我今次就無準備個書面的答覆。

關於何潤生議員問那兩個問題是這樣。第一個問題我就回答，第二個問題慢慢林醫生回答。關於第一個問題，分開兩部份，一部份是問那些私人的那些地怎樣可以要求那些業主快一些發展。分開兩種，一個是私家地，一個是政府地。即是話，私人地我們唯一一件事是可以，兩方面我們都會要求他們保持返那些地衛生各方面，圍板，那些事情我們會做。關於發展那裏，如果是私家地，我們一定會尊重返那個私人的那個業主的權，以及政府地，不用講，是要跟返那個批給那個合同來做。

關於那些大幅一些的私家地怎樣可以發展用來做返一些社會設施？這件事我們一定是的，那些地他們首先要……現在大家都知道，申請一個規劃條件圖，那個規劃條件圖話做到甚麼、做到……即是有無包括這些社會設施？就看下個規劃條件圖怎樣講。但是，我們怎樣都好，一定會是尊重返那個私人，因為這個問題是問私人地，一定會尊重返那個私人的業主。第一，即是規劃條件圖容許不容許？第二，尊重返他自己的想法。我這個問題是這麼多，林醫生會答一答第二個問題，唔該。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林松：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衛生局就認為就私人地方個衛生，首先是這個業權人，管理人或者佔用人責任來的。如果這些地方負責人未能履行這個有關義務而危害公共衛生那陣時，衛生局就會根據這個 81/99/M 號法令《衛生局組織法》，以及 2/2004 號法律《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就與民政總署、土地工務局、房屋局等等部門就去緊密合作，商議怎樣處理這些私人地方的衛生問題，並且按這個問題的性質採取相應的跟進的措施及程序。

這些措施及程序就包括確認這個業權人，督促這個業權人、管理人或者佔用人對該等地方進行這個滅蚊，或者是緊急性的那個清理維修的工作。衛生局從來不會因為就是影響公共衛生的地方屬於私人而拒絕履行有關的責任的。但是衛生局都強調，保持私人地方的清潔衛生，首先是這個地方的負責人應該承擔的責任。衛生局持續關注包括私人地方在內的全澳各地的環境衛生的情況，2016 年共執行了 4,200 次的那個衛生黑點及空置地盤的巡查及跟進的工作，包括勸喻及督促相關地點那個負責人加強執行防治蚊患及積水的措施，譬如話噴灑這個蚊油，以及利用這個抽水泵泵走些積水等等，甚至就將有關地方列為這個衛生黑點，與其它有權部門進行定期的巡查及滅蚊等工作。

衛生局的防控工作一直都恆之有效的，譬如話 2016 年，東南亞等地那個寨卡病毒病及登革熱，就傳播率非常嚴重，但是本澳並未出現有該等疾病的本地感染個案。與此同時，衛生局將繼續通過預防教育及推廣宣傳，鼓勵私有地方的負責人及市民，積極保持周邊環境的清潔，共同配合政府的預防傳染病的措施，減低本澳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多謝主席。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好，多謝主席，多謝司長的回應。

我認剛才無論司長或者我們衛生局的代表都說了，但是亦都看返，我們今次看返這個調查報告所發現出來的問題，與司長講剛才話私人地方都會保持圍板、衛生，但是司長可能看不到，一些圖比較細些，但是我們在看返這個團體的巡查過程裏面，大部份都是存在了裏面有雜草，有垃圾，有廢物，有一些做一些的臨時的一些的擺垃圾的地方。這個亦都是甚麼呢？引致整個的一個的影響社區裏面的居民，包括有鼠患、蚊患。

剛才林先生都說了，澳門是福地，但是我們更加需要預防做在前面。所以第一方面我就想問一問跟進的話，司長，剛才所講的，現在看起來我們私人的一些土地的業權人，未能夠履行他一個應有的責任，在法律層面，在機制層面，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例如可以增加這個的罰則。因為現在他們無責任，無責任之後跟著由政府跨部門去處理，跨部門去處理又產生甚麼問題呢？剛才講幾個部門，傾得來，跨司、跨部門，但是當區的居民、周邊的居民，已經受到鼠患、蚊患的影響，這個我覺得居民好大意見。另外一方面，有無一個機制就話，遇到這些情況，先處理然後再追討。因為這個土地始終都要發展的，我們可不可以做了先呢？先解決了這些的衛生環境的問題，這個第一方面。

另外第二方面，都想看返，因為今次這個團體的調查裏面，亦都帶出一個好重要的問題是甚麼呢？就話我們土地的資訊，是非常之不清晰，是極待改善。因為他裏面提到，在今次他那個調查裏面，是通過地籍局、工務局、印務局等等的官方的網頁及公共的行政大樓，先至獲得一些資訊。但是這個獲得的資訊裏面亦都不足，從他的調查報告原來屬性未能夠得到資訊的有 79 幅，百分之二十。這個問題造成甚麼呢？好多時作為投資者，亦都不知道這一個的土地的屬性；作為一個的購買者，亦都可能不知道這些有關的土地的資訊。所以我就想看看，司長，今後我們有些甚麼的具體措施去提升這個土地資訊的透明度？同時亦都藉著這個透明度，去提升現在大家好關心的土地的管理的效率，以及去加強我們一個社會的監督。

我想就這兩個方面跟進，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何潤生議員：

我剛才不記得了一件事，好重要，關於那個口頭質詢，是我們那些翻譯的同事，我希望不是給一個好大的壓力給我們那些翻譯的同事，因為我講話比較會慢，以及會講少一些。好啦！答返何潤生議員的問題，第一，你第二個問題，關於那些地那些事情，最重要那個你無提，就是登記局。登記局全部有那些資料，我們地籍局都有，所以應該我們知道每一塊地是那個呢？是應該現在今時今日上網是好簡單，是好簡單的事。所以關於每一塊地的屬於邊個？是私家地抑或政府地？現在應該是一個好簡單的事情，所以應該是無問題。

關於那個地的情況是這樣，一陣間工務局可以補充多少少。我們肯定一見到有些甚麼無圍街板，即是有些不正常的情况，工務局一定會做個通知給那個地的，無論是私家地又好，政府地又好，一定會通知他。但是有個情况大家知道澳門是怎樣，我諗大家都見到，一個人食緊東西經過，看到有個圍街板就丟入去，是這樣，隔離看到有個空地盤又丟落來。所以我諗個業主都不想，但是我們一定會通知返個業主，用來清潔、割下一些草那些我們會做，所以這些我們工務局一定會做。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烽：多謝司長。

主席：

我在這裏做少少補充，工務局確實是與我們衛生局那個合作是比較緊密的，同衛生監督。即是只要是有人投訴，或者是我們巡查發現到問題，我們是會首先都是去找業權人的。當然有些業權人是找不到，或者時間長，即是時間長，荒廢了時間長未必是夫得到。但是未有找到業權人去督促他去做這個整理，或者是去清理之前，都是會與衛生局一齊去巡查之後，都是先解決個衛生問題。那個歸責的問題，確實所講的是裏面的衛生問題，是否可以去怎樣去罰他？這個是不容易。即是怎樣去……有時真是連業權人都找不到，當然是那一日那個時間會出現呢？可能遲一些會發展樓宇的時候，入則以後起樓的時候出現，可能這個就是可以考慮。但是現在個法律那個依據是不充分的，是用這個做法的話，是不充分的。

我補充到這裏，多謝司長。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林松：就衛生局方面，亦都是如果是有緊急的公共衛生情况，我們一定首先就是做這個清潔，或者是採取一些滅蚊的措施這樣。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就何潤生議員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想跟進一下的就是，關於現在這一個資料顯示，就政府的官地就有 19 幅，租賃及租借的地，其實都加起上來都有幾多的。這一些是現在一方面就政

府無地，另一方面就那個空置的又這麼多，即是這樣的情况底下，因為現在關心到青少年活動空間及教育用地的這一個問題。我想問下，這一些政府，特別是屬於政府自己可控的範圍，政府的官地，是否可以優先來作為一些青少年的活動空間？或者是臨時作為一些教育的一些空間等等，就充分能夠利用起來，讓這一個下一代有一個比較好的這一個環境，運動又好，或者是讀書都好。因為現在是的確遇到這個教育用地是好困難的這一個問題，想就這個問題就請問下政府在這一方面，特別你私人的土地無辦法，但是政府的地方，怎樣能夠善用？即是不要即是閒置在那裏，一方面又無地，一方面又閒置在那裏，是否好可惜呢？政府在這一方面，不知有些甚麼計劃？

唔該。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我就不是好清楚何議員剛才給我看那些一幅幅那些地方在那裏，照我所知，好多地產商，包括我自己內，無論私家地又好，政府地又好，做緊的地盤又好，以及被收緊打緊官司的地盤都好，其實經常會收到衛生局，政府就叫你圍板、清潔、剪草，是有的。是有，我們會即時去做，就算是被收的地，我們都會有即時去做的。我諗相信個個都有，收到這些信。但是我不知為甚麼剛才會提出了這麼多、這麼污糟邋邋的東西，全部放了在那裏，好多塵，好多垃圾。但是我又不知為甚麼會有的？是否不記得出信呢？或者我們這位議員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無去問清楚那個私家地的發展商，或者他們是否無收到這封信？

我諗可能你，或者你問問中國銀行他們會清楚一些，因為好多是按揭了的那些地，亦都有好多那些發展商按揭了些地在中銀，或者問中銀都可能收到這些信。你知，你在中銀，這麼大的，整個澳門最大的機構來的，一定會收到這些資料的。或者是否做的工作不夠清楚呢？我相信在座有好多發展商，他們都會收到要剪草，要清垃圾。剛才崔議員講，他話如果真是政府做不到，可以給那個甚麼公司，即是清潔垃圾那個公司去做，令到我們一些小型發展商，私家地，公地那些，就不用去做這個功夫，是否真是要做到這樣呢？多謝。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我看返何潤生議員的質詢，他話現在為甚麼這麼多空置的土地呢？是否政府都要找那些擁有土地的人士傾下，問下他為甚麼你不發展？需要甚麼幫手？我諗葡治時代的工務局都有做這個工作的，真是的。他知你有塊空置在那裏，不發展他都會叫你上來，為甚麼不建呀？是否不夠錢？有些更好，有些給你找埋銀行借貸都有。這些就利民、便民、為民。

但是，我真是不明白，他第二個題目，就質詢話衛生不好。我知道何潤生是街坊會的高層領導，如果那些空置地盤落在每個街道的，都是他們的範圍，他們幾十個街坊會，幾十個堂口，他們那些處處都有理事長、會長。那些垃圾都是些街坊放入去，你剛才講得對，他們先食完一些東西就丟入個圍板入面，那個不道德？為甚麼不教育下些街坊？你又派錢，又派米，又派福包，派埋那些單張給他，你們不應該，要守法，不要搞到個衛生那麼惡劣才可以。你現在反而質詢政府，為甚麼這樣？你作為街坊會高層領導，你可以叫梁甚麼去跟一跟這些事情，你不是問司長。你將這些問題問政府，你叫一下你們一些街坊，守下法，做個好公民。不要將些垃圾丟人家個地盤那裏，這樣才是做事的。你現在當一個表演去質詢政府，話關心澳門的衛生，真是搵來搞。

我就想講住這麼多先。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對於司長對於何潤生議員的質詢回覆，其實司長都重點講了一些對於私人地方的一些土地是政府要徵求業主的同意，或者要看他的意願。其實我想跟司長分享下，其實有些其它地方，即是外國的地方，你間屋，你一些雪，如果落完大雪之後你不掃，都是私人地方來，但是政府會有，它們當地的政府會有一些規則，你必須要打掃，有些屋頂的雪你都要打掃，包括一些門口公共地方都要掃。有個標準的政府，會給個標準他。

另外有些就是有些綠化的區域，有些好高尚的區域，或者一些區域，他都要他在他的自己的私家的地方要種一些樹，要種幾高。其實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我們特區政府會不會諗一下，會有將來我們將對於這些空置的地盤，不是只是叫他圍

板，不是只是發信，不是只是一個罰字，就解決到問題。我諗是應該去創新一些思維，我們去做一個令到他不發展的原因，他空置在那裏，我們可不可以給一個方式他，令到他又可以不好影響到附近的居民，亦不可以影響到遊客，令到我們的居住環境亦更加優美一些呢？

因為現在我看完，剛剛那些圖又好，其實都會影響到居民。我們政府有無諗一些東西出來，或者是去保障返這些空置的地盤，不要有這麼蚊患、鼠患、雜草、垃圾，而不是我只是識發信，只是識罰你。即是希望可以開放些思維去諗一諗，有無一些更加好的辦法？

唔該。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司長：

是表揚你，現在啱啱先 MIECF 那便推廣緊環保，你帶頭環保，其實口頭質詢真是用口答是對的，預備準備稿件，即是對你自己無信心，是不是？你問甚麼答甚麼，即是你知道整個自己工作做緊甚麼，為甚麼要稿紙？所以這件事表揚你，又符合了現在我們那個環保展。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向其它司、其它局去推廣，上來立法會，口頭質詢就用口答，不要給稿。因為給稿其實我們看返那陣時都詞不達意，都不知，又要攔制去問你們，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就是其實又可不可以咁呢？即是現在工務局有一個信息網存在，現在好多地，如果他是入緊則的，他是去到甚麼情況可以上網查到。但是如果地盤那裏貼埋，這幅打緊官司的，貼在那裏，這幅是收地的，收緊，打緊官司，這幅就……即是大家知道那個責任在那裏，即是話這個收返的，收返他就不用找個業主，因為政府收返，即是政府官地，有垃圾政府自己搞。這幅打緊官司，打緊官司即是未收，未收即是那個擁有者是否都要去掃垃圾先，這個責任清晰。

即是話，在那個地盤那裏，就丟垃圾那件事，強哥剛才講了，公民教育，這些不是我們今日口頭質詢的範疇，是兩件事。真是的，司長，第一樣，口頭質詢用口答是對的，以後都是我覺得值得推廣；第二，一些地盤，如果標明它甚麼狀況，是否更加會好一些呢？

唔該，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跟進何潤生議員的第一個問題。其實土地是我們好重要的資源，而一直我本人都是好希望土地各方面的信息，以及有關的狀況，可以更加統一，以及方便、便民，澳門市民查詢的時候，可以容易得到的。他講到就 390 幾幅是空置的，其中百分之 43.3 就是私人，百分之 36.5 就是政府的。

在政府那方面，可不可以做多少少？一、就是除了剛才我所講有關的統一的資訊；另外那幅地裏面，那個圍板又好，有鐵絲網又好，亦都有個告示牌，是有一些基本的信息，令到些一市民是知道，這個土地是政府的，就不是話只是講話不可以進入，亦都可以放其它一些有關的信息，關於那個土地。市民最關注就是現在現時我們澳門未有一個整體的規劃的之前，究竟些土地的使用，當然司長不能夠幅幅都講到，每一幅地是怎樣去使用，但是起碼基本的信息應該存在。譬如如果在考慮之中，你放在考慮之中，但是如果已經有了初步的定局關於那個土地的使用，可不可以都放出來，那個使用的目的，變了就個透明度高。就不使話好多時我們些議會裏面些議員都覺得，我們自己都覺得，查詢一些土地的有關的信息，關於知識，是好難，因為你要入幾個網站先至可以拿到的。可不可以你們做一個統籌，這個亦都是我們議會過去這麼多年，本人我都曾經都好多次都講過，做多少少關於這一方面的工作，使到施政的透明度高一些，唔該晒。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就想跟進下何潤生議員的第二個問題，關乎這個文第士街的鼠患那裏的問題，我都做過書面質詢給政府部門，回覆都是私人地方。我在這裏講一講那裏，私人地方他一條街來的，入面一條街來的。那裏地方如果他們那些業主，如果他不用維修，是影響到第二條街都有問題的。你政府可不可以用那個

公共利益的問題來先處理了它？跟著在那個他們的業主那邊，可能你用個行政的手段來收返他們那些費用。

因為如果是這樣，現在是文第士街，將來不是文第士街，他們不理，就影響到那箇地方可能去到美副將馬路那裏那些居民。你如果真是有傳染病，有鼠患那陣時候，你政府是否那個責任可不可以推卸呢？到時你的責任是在那裏呢？所以我覺得你政府一定要有這個公共利益的前題之下，一定要儘快處理它。

多謝。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陳虹議員提的問題，可不可以給那些空地給青年人？我們應該無甚麼空地，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一是就私家地就有業主，一是就政府地，一般是跟返那些合同，即是批出來的地，但是慢慢局長會補充少少。

梁安琪議員、馮志強議員如果無明白錯，好似無問問題，所以我無說話講。鄭安庭議員就話關於可不可以即是擺多一些在那些地呢？我順便答理剛才何潤先議員提了，以及高天賜議員提的。現在要來知每一塊地的情況是非常之便民的，我們個地籍署可以歡迎你們去用來講怎樣看。現在你去到澳門的地圖，某一條街、某一個號數，你一點，全部資料在那裏。如果是政府的地，連那個批給都在那裏。所以我真是不知怎樣可以再便民多一些，因為現在地籍署個網站是全部東西有。我肯定這裏，議員又好，記者又好，個個都有那些手提電話，隨時可以看到，所以已經我覺得是非常之便民，是無得多一些便民。

麥瑞權議員提這個問題，我可以說給你聽一件事，我第一個考慮，不是紙的問題，不是環保，雖然我用緊環保紙，用過的紙。我主要個問題，因為好淒涼，因為我不識字，所以如果我書面，又要翻譯，又搞……因為我一些同事給中文給我，我又不識看中文，所以好煩的，翻譯方面。所以大家，我們大家都知道，澳門是不夠翻譯的人才，所以我覺得這樣簡單一些。所以我第一個考慮不是環保，是翻譯。

關於梁榮仔議員提的問題，慢慢衛生局會補充，我諗主要

的事情我講了。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烽：多謝司長。

主席，我補充少少，即是陳虹議員提到一些政府的土地可不可以做一些是其它的用途？譬如都有些地看到是拿來踢下波，圍起給細路哥玩是有的。有些是拿來做臨時的停車場都有的，泊巴士，這一些土地是都有用緊。譬如燒爆仗的地方，拿來做下倉，這些都是臨時的使用，都會充分去利用，都不會是真是在閒置著的，多謝。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林松：主席：

剛才那個梁榮仔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就補充下，如果是一些地盤出現一些比較緊急的公共衛生的問題，一定是我們衛生局就首先就是安排就民政總署，或者工務局進行一些清理的工作，或者衛生局我們自己就會施放些滅蚊的那個藥劑，做一些緊急的處理。之後就再與那個業主，就是要求業主就做進一步的跟進。清理就是現在暫時就是我們法律上就沒有一個即是適當的方法去收取這個費用，但是就是我們基本上，就是希望就是那個業主自己可以做返。即是一般情況之下，就是即是再我們衛生局反覆要求之下，業主都會做回的。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完成了第十份口頭質詢，現在進行第十一份口頭質詢，下面請區錦新議員。

（政府代表退場中）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紗紙契的問題澳門一直都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早在 1980 年制訂《土地法》，就有專條訂定，是總督在適當時間提交法律提案後，立法會將對載於通常稱為“紗紙契”的文件的交易所涉及的地段訂定法律制度，用這一個條文來到指明需要解決相關問題。

但是可惜，由 1980 年到 1999 年這十九年裏面，澳葡政府就無履行過這個承諾，結果留了這個歷史包袱給特區政府。當然，到特區政府的時候，首任特首何厚鏞先生，在回歸前及回歸後，都曾經對路環居民信誓旦旦，強調特區政府一定會妥善

解決紗紙契的問題。但是最終，回應他們的就是《基本法》第 7 條，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紗紙契一概不獲承認。

這個是造成一個尷尬的局面，就是殖民統治者時代，就是對殖民地之前的傳統契約都尊重的，但是本地政府反而對中國原來的傳統契約，就予以抹殺。雖然有《基本法》第 7 條，令到這個決定在法是在的，但是理就不足，難於理直氣壯去處理這些全部問題，結果就是妨礙了路環土地的開發及利用。所以，就本人向當局提出口頭質詢三點：

一、對紗紙契的問題，政府總是以《基本法》第 7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土地同自然資源，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來到應對。到底政府怎樣理解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這個概念的呢？只是指澳葡時代？還是包括民國時代，以至清朝，甚至明朝呢？因為紗紙契中，有些屬於紅契的，紗紙契亦都蓋上了在清朝或者是民國時代都蓋了官印，以官式文書來確認這個當時的土地轉讓的。

第二、紗紙契中的私人買賣土地的私人契，由於未經過官府確認，所以的確是比較認定較難，甚至有可能出現偽造或者一地多契的情況。但是據悉在回歸前，不論澳葡政府抑或一些街坊組織，都為紗紙契作了詳盡的登記。到底這些記錄裏面，真正出現懷疑偽造紗紙契或者一地多契的個案有幾多呢？當局是否真是無辦法分辨？還是假借《基本法》國家所有為名，而不予分辨呢？

第三、澳門特區在葡國人管治下的澳門的基礎上建立，舉凡澳葡時代所簽訂的合約、協議、及一切的政府文書，都有效延續的。前朝政府的承諾，特區政府亦都予以履行的。唯獨前朝政府所承認的紗紙契，就反面不認，甚至連由市政局局長親自簽署下的借用土地憑條，亦都因他是屬於紗紙契的土地而拒絕承認，欠地不還。這樣的絕對不認，難免是有些無賴。事實上，《基本法》第 7 條的就土地問題，雖然有明確的訂定是屬國家所有。與紗紙契之地權，屬私人似乎有些衝突。但是對紗紙契的土地的擁有者來講，大多數其實不是著重土地到底是否私有，而關心的是土地是否能夠利用，即使土地使用權的問題。當局在這個問題上面，到底怎樣理解國家所有的擁有權及使用權的區別的呢？

多謝。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區錦新議員：

關於問那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問我甚麼一個概念？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那個概念是甚麼？我諗這個大家都對於這件事無疑問，1999年12月20號，所以那個概念即是回歸前那事情，所以我諗這件事是沒有疑問。

關於第二個問題是你問我們有沒有那些資料呢？我們就無那些資料，關於那些紗紙契，即是我們是無一個，我們幾多幅？那一幅？我們是無那些資料。關於那些紗紙契，即是我們無一個，幾多幅，那幅？我們無一個檔案關於那些地。但是這件事，是第二個問題那裏問，唯一件事我是清楚，是這件事。我們關於這些地，我們只是按照《基本法》來做，這個肯定，以及這件事亦都無疑問。

關於你問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紗紙契那件事。大家知道，之前的《土地法》第8條，是關於有這個紗紙契。亦都當時寫了話，當時的政府，應該做一個建議交來立法會，用來看下怎樣處理沙紙契，是無做到。但是這一個立法會，回歸後，2013年通過新的《土地法》，是無這些條文，無，起碼我找不到法律，我見不到這些。所以幾時最後那部份，第三個問題，後那部份問，怎樣分這東西呢？剛才我都答了，我們是登記局為主。如果登記局有登記的地，我們一定承認，登記局無登記，我們無甚麼可能承認。以及如果是關於你問怎樣分這些用地呢？我們在那些，譬如政府地分得好清楚，以及是個地上面可以起甚麼？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大家都好清楚。

是這麼多，唔該。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司長的回覆。

回歸前那個概念，第一個問題，回歸前的概念，司長話好清楚，就是1999年12月20號之前。我的問題就是這個回歸前，究竟之前是前到幾時呢？因為我自己見過，好似我附件都有見過一些是民國時代，清朝道光年代，都有官印蓋了是確認的，這個是屬不屬於1999年12月20號之前呢？因為這個，你話如果我只是將這個概念，是一個回歸前的概念，只是界定在澳葡統治時代，這個當然，這個是澳葡統治時代。但是現在我

們講緊《基本法》所寫的是回歸前，這個前究竟去到民國時代，去到道光，即是去到清朝的時代，這些究竟他已經當時是有官印確定。

因為紗紙契裏面有所謂“紅契”，“紅契”的意思就是話有經過當年的官府蓋過紅色的蓋印落去那些契，就叫做“紅契”，是經過官府確認的。這個是不是就不視乎這個回歸前已經確認的呢？我覺得這點上面，既然你話你好清楚，我覺得你究竟是否真的好清楚呢？究竟前到幾時呢？我諗這點上面，就是要搞清，即是我諗是一個好關鍵的地方來的。因為如果這些是獲確認的話，那個情況完全不同講法。因為現在好簡單一個問題就話，較早前我們都出現一個，一些路環居民都已經講，因為有紗紙契的問題，因為他們是無業權，間屋無業權，所以導致了可能有些直情無水電，有些有水電的話，都可能因為，因為想加大個錶都加不到，因為他無業權，做不到。這時候這些問題，亦都是因為這個紗契裏面產生的問題而衍生的，政府究竟怎樣去面對呢？一個就是紗紙契裏面，究竟有無一個，即是更加準確的法律理解？

第二個，即使是這的理解之下，有甚麼辦法可以幫那些居民解決這些問題呢？我覺得這些都是政府是需要，以民為本的角度都要考慮的。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區錦新議員：

即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對不起，我覺得《基本法》第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私有土地，慢慢又寫了，屬於國有、私有的。所以好清楚，所以無甚麼事情我們可以做得到，這些地是……所以剛剛我話，登記局有登記，我們就承認，登記局無登記，我們無甚麼其它。

關於你講現在那些屋那些電錶，無業權，如果你問我有甚麼辦法，好坦白話你聽，無辦法。因為如果你無業權，任何事情我都做不到。講埋這一句，現在那些屋入面的電錶都有問題，正式來講都不應該有電錶。所以這個你問我有無辦法，我看不到有甚麼任何辦法，除非你有個好辦法建議返給我，唔該。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亦都查返一些資料，因為 2011 年，其實政府對於處理紗紙契，當時有個原則。裏面有一些說話，當時就講，即是話，政府一直都好關注離島居民的生活，對於在特區成立前，已經在離島涉及紗紙契地段上，持續居住至今的居民，政府是會以實事求是的方式，按照現行的法律的規定，並且在不影響公共設施的建設及城市的規劃下，讓其繼續在原來的地方居住，並且是為了協助路環舊城區的居民去維修這個樓宇。政府在當時，亦都有個在 2009 年的 10 月，是推出了一個叫做路環舊市區的一個土地批給的申請的計劃。並且在這個過程裏面，有一些成功的，當然有一些現在還是正在在一個審批的過程中。

我又想帶出一個問題，紗紙契的問題都涉及於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從剛才我所講的這一些的意思，感覺得到，這些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是，剛才都說了，這個房屋的維修重建，以至到水電的供應，其實對居民來講，是一個好直接的影響。我們都走遍了路環不少的，包括黑沙村或者九澳村，路環市區等等，亦都發現現在有不少的居民，住在裏面。當時所安裝的這一些的电錶，是六十年代安裝的，當時是只有幾多呢？3.4 的這個的电功率，與一般我們住戶最少的 11.6 的功率，相差是很遠。

即是意思話，在裏面我開得雪櫃就未必開到電飯煲，開到電飯煲未必開到冷氣，凍的時候開個暖爐都不能。所以這方面，司長，明白的，從一個的法律土地層面是複雜，但是已經他們這一班的居民，持續長久在那裏住的，而他的一個基本的我們叫做生活的需要，電，從原來是有錶，功率不夠，可不可以提升少少呢？在這方面我覺得，作為一個的……政府經常都講，以民生，以人道，這方面政府，司長是否可以不要這麼快就門了個關，是否可以多些研究？在這方面能夠使到他們，包括簡化手續，怎樣為路環區居民，能夠解決他們一個的水電等等的這些的我們叫做基本的一個生活需要，想司長希望在這方面多考慮，通過不到的部門，從法律的層面，其實現在是差少少的，好嘛？

唔該。

主席：崔世昌議員。

崔世昌：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同事：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涉及民生的問題，就大家都有道理的。司長講那個亦都是在法律層面來講是絕對是對的，但是亦都居民遇到這些實際問題，是不是，我有個建議給司長，是否將這個問題帶回去呢？司長是解決不到的，但是是否與法務範疇裏面研究一下呢？我不知我講得對不對，可以用一個方式，就要去用一個聲明書去要求，然後或者有些法規可以修改之後可以。他自己知道他是無那個地那個權等等，但是只是為了這件事，是這個電錶由細換大，或者是怎樣，我希望司長能夠帶回去與有關的範疇，尤其是法務範疇研究一下，亦都可以是為這些居民解決到一些的实际生活的問題。

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我諗有一部份的問題在這裏傾，已經離開了少少的紗紙契的問題，但是這裏我諗，我今年都六十歲，那些的屋契，路環，大家都知道，是這樣。所以唯一一件事，直接講是這樣，都是那個情況是這樣就這樣，即是維持返這樣，無甚麼事情我們可以做得到。

因為崔世昌議員剛剛建議找法務司，即是另外一個部門，我諗這據我知道，之前已經個個都研究過這些問題，是怎樣可以處理？因為我們那些電錶、水錶各方面，一定要有一種的業權先至可以給到。所以唯一一件事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現有的情況由得他繼續。但是怎樣提好返，因為何潤生議員話冷氣機那些，我覺得好難，因為他們是任何業權都無。

雖然我希望，主席閣下，即是同這一件事，我覺得離開了少少今日的那個紗紙契，但是因為涉及到人，民生的事，即是我可能，即是不是話不想，是無得做，因為電力公司那個，都有一個批給的合同，自來水都有，如果你無任何業權，我們都做不到。但是我們可以繼續研究，但是我不想給一些具體的希望，會有一個好的結果。因為這件事，我與黑沙、九澳那些人都有跟我傾過，我去了解過，所以我們那些部門之前都有做過那些研究，但是法律上是無解決。

剛才何潤生議員提了，雖然與沙紙契都無直接的關係，但是我都答埋，我不識講，但是我明白你提路環那些事，是行過，但是現在新的《土地法》，容不容許繼續行這件事呢？好似不容許。所以這件事，都是停了。

唔該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完成了第十一份口頭質詢，現在進入第十二份，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進場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第十二份口頭質詢，下面請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司長，由於本澳在舊區重建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仍然未有出台，所以即使是有私人分層建築物獲得了百分百小業主的同意重建，亦都只能夠透過極為轉接的方式，即是小業主首先要將業權轉到承建商的名下，待業權完全整合之後，申請拆卸重建大廈之後，再將業權返還原單位的小業主。過程當中，業權人及承建商，都需要向當局支付印花稅等多重稅費，既增加了小業主的經濟負擔，亦都窒礙了居民參與舊樓重建的意願。

大廈重建過程當中的業權轉換，只是為了配合現時的法律規定，以及重建過程當中的行政程序的要求，實際上是無作出真正的物業買賣，對於小業主重複徵稅並不合理的。這些亦都是與政府一直期望推動居民自主改善生活環境的政策的方向背道而馳。加上了社會對這個問題的爭議亦都不大，而且在過去亦都曾經向立法會提交過舊區重整法案，亦都已經有了相關的條文，所以當局實際上是可以先行推動這個部份的立法工作，以鼓勵更多的居民自發重建，亦都可以減少一些危樓重建的障礙。

行政長官在舊年的八月，在立法會答問的大會上面曾經講過，政府已經準備為危樓及符合舊樓重建的項目提供稅務優惠，包括豁免財產轉移印花稅及特別印花稅。受益人就限制在重建項目原來獨立分層單位的小業主及家屬，政府亦都將草擬

相關的法案。所以，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的質詢：

一、究竟上述的危樓同符合舊樓重建的項目豁免財產轉移印花稅等稅費的相關法案的立法進度怎樣呢？甚麼時候先能夠出台呢？

第二、就是本澳的分層樓宇老化情況日漸加劇，而舊區重建的相關法律制度所涉及到的爭議不少，所以制訂是需要時間。究竟在相關法規出台之前，除了稅務優惠之外，當局還有無一些甚麼的政策、措施，可以鼓勵及推動小業主，自發重建舊居，以改善生活環境呢？

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關翠杏議員：

我答第二個問題，慢慢我的財政局的同事會答第一個問題。

我們有甚麼其它的事情做得到？主要三件事。第一，現在房屋局有這個大廈維修的基金，所以那裏可以繼續用這樣來維修那些大廈；第二是都更會傾了，這件事是房屋局已經做緊一個建議，準備這東西，因為是都更會那裏建議的，我們會在那個維修的基金會開多個項目，就是給一個津貼用來給每一個大廈想做那些驗樓，想驗樓我們會給個津貼用來他們驗樓，這個行緊；第三，或者大一些，就是你提個問題就是都更會研究緊，我趁這個機會，如果主席批准是這樣，我諗那個或者無跟得這麼……都更會的工作，都更會成立了三個專責小組，每一個專責小組都研究緊兩個題目。所以，現在暫時我們每一個月開一次大會，所以主要都是跟進返那些專責小組的那些功夫。幾時他們有某一個可以這樣講、結論，就會帶來大會用來做一個建議來給澳門政府，看下接受或不接受。所以，這件事是都更會那裏，一般用來答你個問題，即是研究緊，就是這樣。

財政局澳門財稅廳廳長鄭世傑：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財政局為了配合政府推動舊區重建都市更新的政策，藉著

減低重建成本，從而鼓勵及推動舊區重建的步伐，就制訂了《重建樓宇的稅務優惠制度》法律草案。在聽取及吸納了都市更新委員會的意見之後，在今年二月份，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個法律的文本，現在正是與法務局對這個法案進行技術性的優化討論，就會爭取儘快進入立法程序。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其實都回應了一些問題，不過我想好清楚。第一，我想了解一下，就財政局剛才講的就話會儘快進入立法程序，我想問有無一些甚麼預計，爭取幾時可以出台呢？因為現在這個，我相信社會爭議不大的，關鍵就是政府一個決定來的。在既然又聽了意見，現在就亦都經都更會去討論，在政府的想法上面，今年這個制度，2017 年，有無條件出台呢？這個我想跟進的。

第二個，就是羅司長都答了幾個，現在都更會前兩個措施，基本上就是一些鼓勵維修的。但是我好希望就是知道是政府有甚麼措施是鼓勵重建呢？你話都更會現在研究緊，我都好希望可以儘快完成。但是事實上，現在面對緊這個舊區那個即是樓宇老齡化的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如果下下都要將這個責任全部推給政府，其實絕不可取。能夠鼓勵到民間去自發重建，我相信這個才是一個相對好的方向。

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日司長就話，要等小組研究，但是我都希望，政府在這裏，將來可能會更加多去研究一些措施，因為這個始終來講，就是推動民間去自發重建，他這一個效果，會對整個社會的效益會更多，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關翠杏議員：

多謝你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是這樣，都市更新那個都更會是這樣，都更會我做得的事情，就是給少少壓力給那個都更會，就大家不是我，但是是我建議，每一個月開一次會。即是每一次開一次會，那個意思是給少少壓力給那些專責小組，看下可不可以行快少少。但是，暫時我們是出了兩個決定在這個都更會，一個就是，有一個專責小組就話，這件事應該日後怎樣處理，是政府處理？是現在房屋局、工務局、開多個廳，設

立一個新的政府部門，抑或一間公司是百分之一百政府的，全資政府。所以做了這個決定，但是我亦都在那裏講，那個會決定了這件事，我們工務局做了個報告，長官批了，下一次會，即是一個月之間，我已經話了，我們同意了，所以又交返那件事給那個專責小組。

第二件事就現在交了給房屋局那裏，就是話我們同意了開多個項目，在這個維修基金會，給一些津貼用來那些大廈驗樓。這件事我想在這裏講，我有少少開心，為甚麼呢？因為經常話政府做事做得慢，但是現在這個是個好的機會，我都話話回都更會，個個月開會，看下有些甚麼進展。所以不是這麼容易，所以這個是一個實際的情況來給大家知道，這麼努力個個月開會，只是至到現在只是得這兩個決定。所以這些事情，有一些用來大家明白，有些東西，我都想快，我諗大家各位議員都想快，但是快極都有些限制，我們想的事情與我們得到的結果，或者會有距離。

補充，唔該。

財政局澳門財稅廳廳長鄭世傑：多謝司長。

關議員：

在這裏我覺得我好抱歉，我是不夠膽講一個日期給你聽，話大概幾時出到？但是我就膽講就是，財政局及法務局，負責這個工作的同事，是知道這個法案是很多人關注的，是緊急的，所以我們一定是會快馬加鞭，儘快完成那個法律最後的文本，然後進入立法過程。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因為我還有少少時間，我想補充兩句。第一句就是這個，這個同事，財政局同事講的話，我希望大家明白，他是廳長，我是司長，我都答不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幾時做那些法律，行政法規又好，法律又好，是控制不到那些時間。所以他答不到，我都答不到。幾時是我些東西，雖然這些東西不是我的，是梁司長的，但是我那些法律那些，我都控制不到。所以這些，又是剛剛我講完，那些做法律，甚麼法律程序？是否這樣叫……立法程序，是否這樣？立法程序。又意見，又行上、又行落、又行左、又行右，我都講不到個時間。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他不是甚麼卸膊，不是……是講不到，是無可能我們講得到。我都有好多法律行緊，我都不知道幾時行得完。

第二件事就想補充一句，就是我們第一次開都更會是舊年的四月，所以大家看一下，個個月開會，做到的功夫是這麼多，唔該。

主席：黃顯輝議員。

黃顯輝：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我想跟進少少問題，就是剛才鄭廳長提及的有關稅務方面的，在樓宇重建情況下，稅務方面的一個修改，現在這個法案正在草擬當中並將出台。我想跟進少少，如果剛才我沒有聽錯，就是除了在印花稅方面的研究或者會有一個減免的建議之外，我想了解多一些。因為涉及一個這樣的項目，如果是重建的，亦涉及樓宇的相關登記費用，以及有關如果涉及到做公證書，則涉及一些公證費用。我想了解下，特別是分層業權登記，如果是重新設立一個分層業權登記，這個費用是不不少的。在將來，按照現在你的構思當，有關減免是否包括那個分層業權方面的物業登記費用？

除此之外，如果無記錯的，按照《經濟房屋法》，有關的經濟房屋的小業主購買經濟房屋，亦是依法獲豁免相關登記費及公證費的。我覺得這裏的現有制度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怎樣去找一個切入點去顧及重建方面的小業主利益。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即是關於這個舊區重建這一點，司長就話無辦法答到我們，即是未來會是幾時做到。我都相信是的，我都相信是答不到的。但是問題就是話，每個人做事都有個計劃，政府做事更加應該有計劃。最少你心目中，或者政府自己設定，我有一些的日程表，我會幾時做甚麼，幾時做到甚麼，幾時做到甚麼。即是當然你話有些事情，可能去到某一些階段，可能真是控制不到，但是起碼在政府角度來講，無理由話，我無呀！我答不到你。我答不到你的時候，有一個出現的情況，給人感覺

形象就不好，就“hea”著做。

事實上，即是都市更新也好，或者我們舊時講舊區重建也好，其實有一個優勢在那裏做，有一個優勢的。這個優勢就是話，我們之前已經提過一個舊區重建的法案來立法會，只不過因為當時存在一些問題，亦都不夠時間審議，結果這個法案變了廢案。而跟住亦都舊區重整委員會，即是亦都過去已經不斷研究緊，亦都有做了一些成果，有些方案的。現在我們來到都市更新的時候，那個前題就是已經我不是由白紙一張開始，我們是有前面已經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們由 2004 年提出舊區重建，一路拖到現在 2017 年，你都還覺得是好似白紙一張來到做，我三個月就只做了這麼多事情，似乎這個好難，即是令公眾接受，我覺得是。

因為事實上，舊區重建好重要，好重要在甚麼呢？我們經常講，經屋、社屋。是，針對經屋、社屋的是一些無物業的居民，有困難，有需要，透過公屋來到去支持他們，解決他們住屋問題。但是亦都有一些人，是一些大年紀的。年青的時候，他買了間屋，用了幾十年之後，又殘又破，他可不可以申請公屋呢？對不住，不可以，因為他有物業，經屋、社屋都無他份。去到現在個階段，間屋又殘又破，上落樓梯都有困難，年紀大了，連上落樓梯有困難的時候，我們就是靠這個舊區重建這條路走出來，去幫他們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

司長，所以，不可以，即是話，是我們是“hea”著做這樣，不要，千萬不要。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計劃、有規劃，政府更加有計劃、有規劃，一定大家有個目標，當你有目標的時候，特別是你領導者，有個目標的時候，就會令到迫使大家去更加努力去完成這個工作，多謝。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剛剛收到一個市民一個訊息，即是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即是亦都是關翠杏議員講的第二條那個口頭質詢，即是當局還有甚麼政策鼓勵推動小業主自發重建舊屋，以改善生活環境。他只是問一條，他說他間屋是一梯一伙，以前是不用天井的，一梯一伙，照起。現在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改了，一梯一伙要天

井。但是要了天井之後他又根本起不到，這樣他怎樣可以重建呢？是否可以如果這些可以的，給他拆了他，他又照回舊則，可不可以這些給他？如果不是，他就真是，你給甚麼稅優惠他都無用。新例要天井，他就開不到則，即是整間屋無了，即是他問這個問題，叫我問一問，所以我即時收到訊息，我為市民解決問題，向你問一問，唔該。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司長：

都是那個情況，即是現在你話有好多的措施可能在都更會那個小組那裏去傾緊，問題是甚麼呢？即是都更會本身的角色，它是一個即是諮詢機關，他那個成立上面好清楚講，是作為協助政府去制訂這個的諮詢機關。它在政府的角色是甚麼？即是我覺得政府都要去講一些情況。例如關議員講到的這個質詢入面，即是有一些情況，有些甚麼可以鼓勵，或者是推動些小業主自發去重建呢？這個可能是一些的現有的措施，將來甚至乎涉及更複雜，你要做到整個都市更新計劃，究竟是你剛才講的，政府全資公司還是政府推動？這些可能是涉及更複雜。

但是整個做法上面，作為政府，無理由完全無角色。即所以我是好想希望政府可以交待一下，從你們的角度，除了等待這些都更會的委員會，各方人士去建議一些可能適合現在的做法，推動的做法之外，究竟政府在這裏提出了一些甚麼的方案？有無一些甚麼想法？交給這個諮詢機構做一些回應、研究。即是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做的，一個就是話，都更會入面的成員來自各方，他們可能有好好的見解去推動一些關於有利於我們都市更新，或者重建事務的建議，當然他們有他們這方面的職責。但是作為政府，在這件事，不是話我交給他，他們自己搞掂，有建議出來，我政府參考下，做不做到？不是這樣的。即是話，政府本身的角色，你在這件事上面，我提出了幾多個方案，目前有幾多個想法，等待緊他們可能研究、諮詢、給意見，或者甚至乎他們調整我們政府的建議方案，似乎是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取向。

究竟政府可不可以交待下，在整個這幾個月時間入面，你們政府獨立提出了一些甚麼的方向？或者檢視了之前在提交以前舊區重整的法案也好，以前的研究基礎之上，政府現

在有些甚麼的新的想法？有些甚麼交了給都更會做一個諮詢研究，正在等待當中？是否可以交待一下你們的構想及工作。甚至乎政府的角色責任是甚麼呢？

我想問清楚，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黃顯輝議員的問題，慢慢財政局會回覆。區錦新議員，你講的事情，一部份我同意，一部份我知道。即是這樣，有無規劃？有。只不過有時那些時間，如果我同事在這裏，剛才話給你聽，某一年某一月，做不到，即是到這個時間做不到，未必那麼方便說給你聽為甚麼做不到。給個具體的例子，早幾排出了我那個範疇那些諮詢會，不知改變那些主席，我可以話給你聽，我 2015 年開始搞這件事，當時我都以為好快搞得掂，但是 2017 年先搞得掂。具體的例子用來大家知道，幾時 2015 年 12 月，環保那個諮詢會，那些人的任完了，為甚麼無委任？因為我都以為短期內會搞得掂。至到舊年 6 月，房屋局個諮詢會那些人都完啦，我都無委任，為甚麼呢？因為我以為差不多都會做到，但是結果都要等到 2017 年先做到。所以有陣時那些事情，是我們有規劃，但是好難控制那些時間，好難控制的。所以當時，幾時報紙都有話，為甚麼現在無了個環保？不是無，因為我以為短期內會出到一個新的，但是都年幾後先出到，所以那些是好難控制到。而未必全部事情我可以這麼方便話給大家聽，為甚麼遲了？

關於都更會，我答李靜儀議員的問題，以及區錦新議員都有提過一提。李靜儀議員，你提的事情，我都同意，現在都更會的三個專責小組，討論的六個題目，是那個建議的？全部都是政府建議的，但是我歡迎這麼多委員建議新的題目用來討論。但是這麼多個委員，至到今日，未建議過一個題目來給我們討論。所以現在那些專責小組，討論緊那六個題目，六個都是我們建議的。所以政府有建議，有方向。如果那些委員，想傾其它事情，我沒有說不能，沒有拒絕的。

關於你剛才話那些大廈現在可以，怎樣做？他們是有自由，因為他們是業主，他們夾錢可以做任何事情，以及我們個維修基金會，房屋局是有津貼用來做某一些維修。所以我們有個機制，亦都如果他們想可以做。

麥瑞權議員，關於這個具體，我建議或者這個具體的情況，問一問局長。但是我可以講一件事給大家，你講的情況，是可以發生。為甚麼呢？好簡單。因為我估那個樓，是應該有一段時間，不短的時間，一年比一年，現代的要求是高了，所以有可能今日幾時一個舊樓拆了再起返，有可能那個面積是少了。因為我們現在今時今日那些法例，那些指引，那些東西，是要求一些住宅的環境是好一些，所以是有可能的。或者消防條例又嚴格了，或者那個時間消防條例都無，所以是有可能那些的情況會發生，但是這個具體的情況，麻煩你慢慢找局長，局長實會幫你睇這件事，唔該。

答黃顯輝議員，唔該。

財政局澳門財稅廳廳長鄭世傑：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黃顯輝議員提起這個登記費及契費方面，我們這個《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的法律草案，因為我們考慮主要就是稅務方面，所以我好坦白講，是無考慮這兩樣。剛剛之所謂登記費及契費的豁免，我們是無考慮的。但是我們會將這個信息，會帶返去給局方考一考慮，究竟是否適合在這個法律裏面考慮？還是話在都市更新委員會其它，如果將來制訂其它的法例的時候再考慮，多謝。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烽：多謝司長，多謝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即是剛才講，在我們的自住去重建的時候，有無一些其它的措施？其實都是我們都有建議一些題目是給我們的專責小組去討論。譬如一個樓宇如果重建的時候，如果不是私家地，都會涉及到是要交溢價金。這一些題目都可以考慮，如果是一個他怎樣去積極一些去做呢？可不可以在溢價金，我是否又可以討論呢？在重建那個資金那個集資那陣時，那個利息又可不可以給個優惠、補貼？這個都是措施是有的，可以討論的。

剛才麥議員提起一些樓，舊樓拆之後再起，分分鐘是真是起不回原先那麼大，因為我們的消防條例現在比較嚴格，即是可能原先一堂梯可以的，現在可能變成兩堂梯。即是那個業主，可能得到自己的居住面積可能是會縮細了。所以有委員都提出話，可不可以在這些重建的時候，那個法例的倍數，建築

的倍數，可不可以是就住這些情況呢？具體情況可以是鬆動少少去討論。我覺得這些方面，是方方面面是可以討論，即是話如果是一個重建，我們現在確實是法律法規是完整了，是多了的。甚至高度的限制，我們新馬路都有些大廈，因為他拆了，跟 76 道線的街影的時候，他是做不到的，是起不回原先的那個面積數的，這個是確實是令到那個發展的意慾是降低了。我覺得這些大家可以攤開來傾，我亦都是會設定這一些題目遇到的問題，放了在小組那裏大家傾，希望可以早些有共識這樣。

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十二份口頭質詢，現在休息十五分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繼續會議。下面請高天賜議員。

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Srs. Membros do Governo,

Caros Colegas:

Convém recordar que alguns dos principais objectivos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estão relacionados com a elevação da transparência governativa, o respeito fundamental dos direitos dos cidadãos, possibilitando que, na formação das decisões administrativas que lhes digam directamente respeito, sejam sempre asseguradas informações úteis e atempadas, visando aproximar os serviços públicos dos cidadãos.

Isto vem a propósito do facto de, no primeiro dia do mês de Janeiro do corrente ano, a DSAT ter... brindado com o aumento drástico de muitas das taxas administrativas, criando um elevado descontentamento nos cidadãos e n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que lutam dia-a-dia com enormes dificuldades de sobrevivência, não só das empresas como das suas famílias. Claramente, a DSAT violou grosseiramente vários princípios básicos do direito, como seja, o princípio da prossecuç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 e da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cidadãos, sendo que a opção de prossecução de interesses privados em vez de interesses públicos constitui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Mesmo para um leigo na matéria, basta comparar os valores das rendas mensais e os preços de venda dos parques privados, antes e depois do aumento das taxas administrativas da DSAT, para concluir do suposto conluio do Governo com os fortes interesses privados detentores de uma quantidade elevada de parques privados. A DSAT violou grosseiramente o CPA, fazendo tábua rasa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e da proporcionalidade, do princípio da justiça e da imparcialidade, do princípio da colaboração entre a Administração e os cidadãos e do princípio da participação.

Assim, pergunto:

1. Quais foram as razões da DSAT ter ignorado os supracitados princípios fundamentais do CPA antes da implementação brutal das taxas administrativas?

2. Que medidas estruturantes vão ser adoptadas no futuro para resolver a enorme carência de parques de estacionamento,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livre importação de viaturas e motas?

3. Que tipo de políticas e medidas administrativas vão ser adoptadas no futuro, para evitar que medidas como estas, de somente aumentar as taxas administrativas, sejam objectos de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e só beneficiem os fortes interesses privados detentores de grandes quantidades de parques de estacionamento e fracções imobiliárias?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現行《行政程序法典》確立的某些主要目標，關係到施政

透明度的提升和對市民權利的尊重，讓行政當局在作出與市民直接相關的決定時確保他們能獲取有用及適時的資訊，從而拉近公共部門與市民的距離。

事緣在今年元旦日，交通事務局以大幅增加多項行政費用作為“賀禮”，導致市民及每天為自己和家人艱苦經營的中小企極為不滿。

交通事務局顯然嚴重違反了多項基本法律原則，例如謀求公共利益及保護市民權益的原則，需知，謀取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选择，也構成貪污罪。

即使是不熟悉行情的人，只需比較交通事務局增加行政費用之前及之後的私人車位月租和售價，就能得出政府涉嫌與持有重大私人利益、即擁有大量私人車位的人勾結的結論。

交通事務局嚴重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無視平等和適度原則、公正無私原則、行政當局與市民合作原則及參與原則。

為此，本人提出如下質詢：

一、交通事務局在大幅上調行政費用之前，為何忽視了上述《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原則？

二、在車輛自由進口的情况下，未來有何切實措施解決車位嚴重短缺的問題？

三、未來將採取何種政策及行政措施，避免一如是次般僅以增加行政費用作為手段，使措施為不動產投機所利用，只惠及持有重大私人利益、即擁有大量私人車位和不動產單位的人？)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Secretário d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Sr. Presidente,

Sr.as e sr.s Deputados:

Sr. Deputado José Pereira Coutinho, vou responder à sua interpeação.

Relativamente à primeira questão, “das razões”, diria o seguinte: a actualização do preço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que pretendem ter uma carta de condução ou aos titulares da carta de condução ou a condutores de ciclomotores, motas, ou carros, viaturas, e respectivos proprietários. Esta é a razão. É a actualização do preço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pela DSAT a esses titulares e aos proprietários. E queria dizer ao Senhor Deputado que isto foi feito no cumprimento da legislação em vigor e na defesa do interesse público.

Quanto à segunda questão, “que medidas para resolver o problema da carência do estacionamento”, é nossa intenção rever este ano o Decreto-Lei 42 de 89, que é o que regula o estacionamento em edifícios privados, e o Governo continuará, ou pelo menos nós continuaremos, a construir silos públicos. Posso dizer que até ao fim deste ano, só nas nossas habitações públicas, como sabe todos os edifícios têm um silo público, até ao final do ano e nestes três anos de mandato, na zona norte, que é a zona do Fai Chi Kei, Ilha Verde e Tamagnini Barbosa, acrescentaremos dois mil lugares de estacionamento para viaturas e dois mil e trezentos lugares para motas. Eu sei que não é muito, mas sempre será alguma coisa.

Relativamente à terceira questão, eu devo dizer sinceramente que não vejo relação entre as taxas a cobrar pelos serviços prestados pela DSAT e a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a não ser que algumas pessoas estacionem e não paguem, e obriguem outros a procurar estacionamento privad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各位議員，高天賜議員：

現回覆您提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調整電單車或汽車牌照價格。基於這理由交通事務局向相關人士徵收服務費。我想告訴高議員有關調整是依現行法律的規定及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作出的。

高議員的第二個問題是“有甚麼措施解決車位的短缺”，政府會於今年檢討規範私人大廈停車場的第 42/89/M 號法令及會繼續建造公共停車場。今年年底，大家都知道，單單是公共房屋的每幢大廈均設有公共停車場，到年底即在這三年

的任期內，在北區、筷子基、青洲和台山會增加了約兩千個汽車車位及 2300 個電單車車位。我知道不是很多，但有比沒有好吧。

第三個問題，坦白說我沒有看到交通事務的服務費調整與樓宇炒賣有扯上關係，除非有人霸占咪錶停車位而無入錢，迫使其他人非用私人停車場不可的情況。

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我想跟進返那三條問題，其實個關鍵就是無人反對，亦都我經常性講過，亦都好多人講過，無人反對加價，那個幅度有問題。這個幅度加這麼多，有無諮詢過呢？這個就是引起那個民憤。無理由加這麼多，你可不可以逐步逐步去加呢？因為過去這麼多年政府無加，你現在一次過加這麼多，彌補過去無加到。無加到，以前無加到，為甚麼無加到呢？這些需不需要追究責任呢？以前無做的事情現在一次過加這麼多，這個第一個問題，我問的問題是問這件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司長剛剛所講，會繼續努力起多些公共停車場。但是事實上現在入口，無論汽車及電單車，都是自由，無控制。我們見不到任何措施控制入口，你加幾多，起幾多停車場都無用，因為你不斷上升，不斷膨脹，這個矛盾怎解決呢？

第三件事就是有關現時來講，對於司長你的看法，關於你們的加價無影響那個租金及那些停車場的那個價錢，即是那個物業。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你那邊一加了，即時我親自，問幾個地產商，他們即時就上升了那個所謂停車位，私人停車位那個價錢的。在氹仔，有些由 130 萬飆到 160 萬、170 萬，這些就是因為政府那個加幅，一次過加這麼多，即時他們就上升。跟住那些租金在氹仔，全部都上升，以前是 2,300，變了 2,600、2,700，這些是事實來的，我亦都可以私底下與司長分享，我去過那幾個大廈，亦都親力問過幾個地產商，就是有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政府一次過。你可以加，無人反對加，可以加少少，但是無理由一加加這麼多。所以希望不久將來，亦都在這裏，想知道，局長都講過，不排除有另外的加幅，在另外方面的，都想你講一講出來是那些。

主席：請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高天賜議員：

我覆返那些問題。第一，加多加少，是或者大家有一個不同的看法，是因為當時我們已經說了是二十年無加過，差不多二十年，當然這件事或者我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關於之前的責任，我已經在這個立法會講了幾次，無論在交通任何的情況，我事實是好多事情做，所以我無經常看著後面，即是之前的責任，我是要處理今日的事，以及將來的事。所以我從來這一方面及其它方面，我無看過之前的事，我只是處理今時、將來的事。

關於有無諮詢？諮詢是這樣。我們是跟那個交諮會講過，但是我諗加價諮詢，我都不同意，個個都不會同意。所以幾時是講一講這句說話，更新又好，加又好，無一個人會同意。

關於剛才怎樣控制那些車及車位，我可以給一個好的消息給高天賜議員及立法會。大家知道，我就職來這裏，我都話了，每一年加車及加電單車，是百分之 4、百分之 5。但是我可以話給大家，近期那 15 個月，我們保持了 25 萬的車，12 萬的車，13 萬的電單車。所以好多年澳門無見到，近期那 15 個月，由舊年 1 月至到現在，我們都保持了那 25 萬。即是，淘汰的車及電單車與新的車及新的電單車，差不多一樣。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多一段時間，保持到這個 25 萬。

同一個時間，我剛才幾時答了高天賜議員，我們是會盡量，我知道我們做極停車場，做極任何事情，永遠都搵不到 25 萬的停車位，這個是無可能的事。但是我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同意，大家都行街，大家揸車，大家坐車，我諗現在差不多這一任做了一半，我諗一般來講，交通的情況，是好了一些，起碼無更加衰了，我覺得都不是一樣，是好了一些。當然交通我亦都話了，不是有一、兩件事做了就可以解決到。但是公共的，即是士、巴士、停車場，各方面做少少嘢，至到日後，我信得過我們會有一個進步，整個交通的方面。所以關於那個……我們是無一個限制的新車、新電單車，但是我想話，我們都能夠保持到那 25 萬。

關於那些加租、加電單車，因為我剛才看返葡文本，葡文話即是個字眼我看到就是炒樓，所以我剛才就話，即是個字眼

是炒樓，所以我就話，我們幾時加那些費用，因為我們提供個服務與炒車位又好、電單車位，我看不到個關係存在。但是如果外面，買一個車位又好，租一個車位又好，電單車位是加了，好坦白，我們是無這個目的。如果是產生了這件事，我們會看一看這件事，看下有無事情我們做得到。但是沒有這個目的，只不過一早，我們一向都說，我們只不過是更新返政府提供的服務個費用。當然，大家可以不同的看法，是加得多，加得少，這個 OK 是一個自己的看法。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

就這個問題，即是究竟那個加幅，即是加費的幅度大小，這個當然，即是司長的角度就當然是覺得合理，市民的角度覺得不合理，這個就一個落差就始終是無辦法解決。但是當然我明白，即是司長一直都講緊，我們即是現在要增加這個費用，其實除了話三十年無加之外，還有一個就是話，我們要增加個開車成本，來到去希望一定程度上，就即是節制車輛的增長。這個亦都是一個，即是可能是一個交通政策來的。但是問題就是話，其實如果增加成本來到去節制車輛增長，作為政府本身其實有好多手段，有好多手段。一個手段，因為如果你話，我們在增加開車成本裏面，包括譬如話增加汽車的進口稅，增加這個每年的汽車的行事牌照稅，甚至增加燃油稅，你揸得架車，開得架車越多，你要給的錢越多。甚至電子道路收費，都是增加開車成本的一些手段來的。

好了，這些我剛才講這幾件事，最終是庫房得益的。但是現在我們，無論增加這個泊車，即是公共停車場的泊車費，街邊的泊車費，或者是鎖車、拖車費，那個得益的呢？好明顯，是一些泊車管理公司他們得益，政府庫房無得益。甚至剛才高議員講到的，炒樓那個講法，其實是甚麼呢？就是的而且確，最近這兩年，我們一些屋租、舖租，這些是有少少回跌的，因為經濟差了。但是車位的價格，無論售價還是租價，是逆市上升，那個效應在那裏度來呢？就是因為政府在大幅增加這些泊車的費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

你給人感覺就是好奇怪，為甚麼既然是你要增加開車成本

去控制車輛的增長，為甚麼會是用一些產生的方法是會一些利益會跌了去其他地方，即是跌了私人的地方那裏呢？不是政府，我剛才講之前講那幾件事，就是政府庫房得益。事實上，站在增加開車成本，政府庫房得益的時候，亦都是可以增加……即是拿更加多來去推動道路的那個改善，改善那個駕駛的道路的交通環境這樣。

但是這個我覺得在這個交通政策上面，事實上節制車輛增長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怎樣？不是應該大禮旁落，不應該利益跌了落去其他地方呢？是應該返回個庫房那裏，應該從這個角度去考慮。我覺得這點上面，就好多市民有個質疑就是是否官商勾結？即是這個就是有市民有這個感覺的。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同事：

今次那個加價那方面，市民那方面，我諗他們不會話你因為要加價這個問題，是覺得你加價是突然間加速，以及快又多，你可不可以循序漸進那樣做事方法呢？可不可以有個緩衝的時間給一些市民消化下？你將來幾時，或者是下半年，或者下半個六月份要加價，有些消化這樣？

以及交通事務局今次做得這麼快，這麼急，以及你們覺得做得這麼好，可不可以將你那個魄力，去到做個“的士總規章”那裏呢？等到那些市民可以搭的士，盡量不要買私家車，不要買電單車，搭多些巴士，搭多些的士呢？可不可以用你個魄力去做到的士總規章那裏，快些做了出來呢？

你今次加價加得好快，即刻做到，一出就第二日即刻執行。的士總規章你為甚麼做不到呢？這麼多年都做不到呢？可不可以在這裏給個意見我們呢？

多謝主席。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就著這個質詢，有幾方面跟進的。第一方面，就是今次這個的加幅，即是話從市民的角度，即是話這個的感受，就是由於一個……政府亦都介紹了，三十年無加的，就突然之間，就將這個加幅，在一個好短的時間裏面，並且亦都可能在信息的一個的發佈那方面，在整個過程裏面，我覺得是值得政府或者交通事務局一個總結。

大家其實幾位同事都說了的，對於這一個的調升這個費用，大家是無意見的，因為確實是亦都是這麼多年無做到工作，現在這一任的局長或者司長去做，其實這個亦都總的目標大家都清晰的。但是這方面，我覺得政府是值得檢討，整個過程裏面是否可以在信息的一些的發佈，以至到政府在這方面是有一個的計劃，循序漸進去做呢？不要一下子突然之間放一個消息出來，我就加幾多，這個我覺得值得總結的。

另外一方面，我亦都想政府介紹一下，因為這個費用，我們好關心，如果真是加了的話，是政府的一個的公帑的一個的收入？抑或是有利於這一個的有關的一些的公司呢？這個亦都是這個口頭質詢一個主體。因為以往的我亦都了解得到，這些費用，有關這個負責的一個有關實體去做這件事，他以前要求去加費的，但是政府不給加。今次換了個合約，突然之間可以加到這麼多，這個我諗這些信息就不是很對稱。我諗這個方面，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在這方面一個解釋，唔該。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

我們可以看到當局在一月份加價，其實都見到成效的。無論報紙方面，或者各方面，都話一些殭屍車，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包括劊車，都劊了不少。不過在這個方面，我們除了見到成效，我經常覺得，在加價這方面，市民是反映他們的承擔能力，是無辦法去做這個承擔的。我諗即是現在加價加了，去講這個，即是再講話是否加價，加不不到，我諗叫政府收回亦都無可能。重點就是話，我覺得如果是從加價去控車，只不過就是一種手段來的，我覺得可以多種的手段。包括未來是否可以，除了在源頭是否可以控車，或者是在加我們的路面的，即是加多一些的公里路面的路，這些都是一個重要的。市民為甚麼反應，即是話覺得，司長就話二十年都無加過，二十年一下子全部加了下來。因為二十年無加不是市民的責任

來，即是市民就覺得，政府是忽視了他們的那個整體的負擔能力的問題。

另外一個我就想講一講，關於物流，我們的貨車。因為加價最多，鎖車鎖轆那些，是特別是那些重型貨車。第一，我們政府是缺乏貨車的那個停車位，那怕我們現在公佈了話 MGM 對開，將來會可能會設那些貨車位去給他們停泊，可能都是入咪錶的。對於他們來講，他將來的停泊的貨車，因為無位泊的，泊在那裏鎖轆，對他們來講都是一個好大的負擔。

另外一個，就是特別是我們澳門，可能大家不是好了解物流界，現在我們的物料、我們的建材，基本上一些貨車，包括我們的生活物資，都是一些貨車運入來。現在你看下過車，我都經常講，在他們車過車，在這個物流他們，澳門缺乏物流倉，亦都無這個地方，他們只在街邊過車。我覺得將來政府除了有些車位給物流界用之外，我覺得都是要幫他諗一諗在過車方面，即是車過車，貨過貨那些問題。因為我們缺乏物流倉，那些我諗政府都要有給少少的地方，來到他做臨時的過車。

這個我今日講的，唔該。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司長，官員：

其實早前都有與業界、旅遊業界跟司長都有溝通的。今日兩個口頭質詢，這一個是講車位，之前都有講過，上一個就有講到你一些閒置土地的問題。所以希望司長可以儘快諗下一些方案，即是多出來的地，可不可以做一個臨時給一些重型的車輛及旅遊巴士，即是這些這麼大型。因為一般普通的停車場，是無辦法停泊到這些車的，暫時現在就算想去租這類的停車位都無。在這個臨時的，還未有重型的停車場的時候，諗一些地方給業界，無論是重型貨車又好，旅遊巴又好，有一些地方可以給他們停泊，希望司長可以重新再去考慮，儘快可以公佈，多謝。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關於這個加價方面的問題，我諗這麼長時間無加，現在話要加，同時來講是希望解決一些交通上的問題，我諗這個社會上應該是都理解。問題在守法上面，是否一次過這樣加？以及在信息上，怎樣能夠早一些給大家知道，有所掌握。我諗等等在具體的執行上面，安排上面，是可能是一些需要檢討的地方。

而另一個方面，現在最主要的是無泊車的地方，無足夠的泊車地方。尤其是剛才大家都反映到，在業界方面來講，一些運輸的貨車，大重型的貨車等等，現在是根本上無停車位給到他們。尤其是在收了工之後，他們更加是無地方泊車。所以有某一些是空置的土地，能夠提供到給他們去使用得到，在收工之後；或者是一些路段，是否可以開放一些路段在非繁忙的時期，是可以給到他們，譬如晚間到朝頭早，能夠讓他們停泊呢？等等的措施安排，我諗相應是要有個考慮。

另外一個在具體執行執法上面來講，因為有些車是根本上是需要停車送貨，有時一停下來的時間，可能即時就會被抄牌，等等的情況，在執法上面能夠怎樣給到一些較寬鬆的環境給到他們去這個操作呢？我諗這些來講，都是需要我們去考慮，否則的話，在社會上面亦都引起了不少業界對政府在執行方面的意見。我諗這個來講，政府是需要考慮及安排的，唔該。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司長：

關於高天賜議員的質詢，其實都是關於就……其實市民，普通市民都覺得這個加價的幅度都是頗為大的。因為在加價幅度方面，我們接收到好多市民的意見，就是這個加價幅度是提升了。究竟好像……我們拿一事來講，譬如驗車或者這些問題上，他的驗車的要求，或者是源用返之前的驗車那種程度，或者那種如何令到呢？如果譬如驗車，我們都是好多百分比都是過到的，所以我們一加就加到很多的時候都無問題，都會好多車過到的。變了在這個情況下，好多市民，你好像為了加價而加價。變了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其實不是為了加價而加價，我們是為了以保障這個市民他的行車的安全，或者是保障

我們的路不要這麼多車，是否很多渠道去做？但是很多渠道做的過程中，我們突然間只是做了一件事，我只是加價。變了在這方面，我們覺得在全體全盤去考慮。

還有好多關於重型車，現在經濟發展得這麼快，我們的博彩業又發展得這麼快，我們的大型基建又這麼多的時候，其實重型車在澳門的馬路上，或者停車場上，都出現了一個，一定程度的飽和狀態的。已經可能不一定是飽和，已經是車太多。在這方面，其實政府有無一個？譬如對於全面控車，或者是有甚麼控車方法？其實可以是一系列推出來。因為給出來，我們的市民的意見就是覺得用加價、用罰來控車，很多市民，我經常都遵紀守法，我不想罰。變了在這方面，希望政府留意下，唔該。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就即是對能解決澳門這個交通問題，泊車問題的政策，如果真是解決到這個問題，我諗我們是會支持的。所以在這裏，我就建議政府，其實可不可以，好多地方劃了黃實線，是不給停車的。可不可以加多個標誌落去，彈性時間。譬如繁忙時間，真是黃實線，你就不給泊車，不給停車。但是有陣時有些非繁忙時間，就即是有時段限制，即是我只是建議。但是如果是可行的話，我諗就會是減少好多那個停泊位的煩惱。

但是怎樣都好，政府推行那個政策，當然，事先諮詢更好。但是其實現在實際上已經行了，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評估下個績效。既然行了，是否好了呢？是否多了車停騰空了出來？是否交通暢順了呢？這個是有這個信息，亦都可以給大家分享下。但是事實，現在確實是行了，但是有些市民亦都反映給我們聽，是，以前他那區好難泊車，現在就真是多了車位泊車，這個是事實。這件事我諗你們可以給多些信息大家去分享下，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我有兩三樣我想首先講，因為我覺得比較重要。或者剛剛麥瑞權議員講完這一件事。這些費用一月一號開始，是涉及130多項的費用，而這個目的，費用我想搞清楚一件事，不是罰，是幾時交通事務局提供某一個服務，那些人就要給回這些錢。所以搞清楚，第一不是罰，是我們提供服務，市民要給錢。

現在剛剛麥瑞權議員講了一件事，我亦都想搞清楚。這個費用不是用來……無這個目的，用來加多一些停車場好，或者那些停車位好一些，或者停車容易一些，無這個作用，無這個目的。這個只不過是幾時你申請某一東西，你要給一個費用，我們就改了這些費用。所以第一不是罰款，第二亦無這個目的用來整到日後停車容易一些。

第二件事亦都想搞清楚，用來甚麼呢？是的，今一次我覺得，雖然或者你們會覺得我甚麼？講字眼，不是。今一次不是加價，是更新。好了，那個差別在那裏呢？是因為好長時間，好多東西，不是只是這樣事情，澳門特區政府是無更新過一些價錢，所以暫時我好坦白，我不是覺得我加緊費用，當然其他人，我自己都是，我當然都覺得是加了，但是主要是更新。如果我更新到某一時候，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澳門膨脹每一年都有3%，舊年是二點幾，之前是4、5%，如果我每一年加返幾個巴仙，或者可以講加，但是暫時是更新一些費用。因為我諗希望大家，因為有幾位，幾時私人跟我傾計都承認了一件事，有些，不是全部，有一些是很便宜。因為為甚麼呢？不是因為便宜，因為好多年無更新過，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主要是日後，剛才我不記得了答高天賜議員，幾時話有無多些？有，因為報紙都賣了，我們三月初開了交諮會，我們打算又是更新一些咪錶。因為咪錶更新完，短期內幾時我們會，暫時應該短期內我們會更新，我都不覺得算加，因為更新完，都未必是貴，因為我們又是好多年無更新過這些費用。所以我想，浪費了多少時間，是更新及加那兩個概念，所以我們主要是更新緊那些價錢。

第二件事我覺得好重要澄清就是這件事，130幾項的費用，只是如果我無搞錯，局長可以改，如果我無記錯，就是得一項不是給回政府，就是拖車。130幾項，一月一號開始，全部除了拖車，全部幾時市民給錢，都是給回特區政府。所以，唯一一樣東西可以講甚麼……你講官商勾結是這一項，我會講這一項，只是這一項，其它全部都是政府的。

這一項有一個剛才……是等我看看那個講了，我一陣間會答你。就是話剛好碰巧，這個我是承認是不好彩，因為現在換了公司，我們就加了。何潤生議員講了這件事，是的，這個對不起，是剛碰巧，無一個特別，不是我想，我無幫那個公司，是無這件事。是有一次，現在你們大家看到，因為好彩這個有兩個批示，一個批示是好多費用，第二個批示好多費用，一加就加了，剛巧換了公司，對不起，但是我可以聲明，是無這個意思，但是碰巧是發生這件事，對不起，是這樣，真是無這個意思。

我現在會逐個答，區錦新議員，因為那幾件事我覺得好重要澄清。現在話增加這個成本及增加這個停車，但是停車我講了，無這個問題，我亦都無這個目的，增加那個成本。因為我剛才講了，現在我未講話增加，我現在經常覺得，是我們要更新那些費用。我諗大家同意，現在咪錶譬如灰色，一元一個鐘，你們話對不對？你們話對不對？如果我去到兩元、三元、四元，是加甚麼？是貴甚麼？都不是。你養得架車當然是給得幾元一個鐘，現在一元一個鐘。你話埋給我聽，鄰居附近有那裏有這個價錢？起碼都幾倍以上。所以這個就是，無這個目的。區錦新議員，無這個目的，是增加成本，無，暫時是更新一些費。或者日後，因為發生這件事，關於那些費用，或者我們會慢慢更新，但是如果更新兩、三次，在那兩、三年，希望大家，慢慢我話舊年又加了，現在又加了，希望大家同意這件事。

梁榮仔議員，關於那個的士的規範，剛剛因為那個同事在這裏，我都會同你講一件事，同一個方法答。我講不到那個時間，但是我可以說給你聽，這件事行緊。但是如果你問我，我都想儘快，但是我那方面，我是儘快了。但是我亦都在這個立法會承認了一件事，幾時我剛剛就職，2015 年汪雲話做，我就叫他停，因為當時我剛剛到，我甚麼都不知。但是現在我是盡力去，但是如果你問我幾時，對不起，真是講不出。因為那些事情，在這個立法程序，有好多事情我是控制不到，所以我都講不到一個時間出來。但是可以應承你們，是我，不是我們，是我的，即是關我事的事情，肯定快。

何潤生議員，關於那個拖車那裏，我講了。施家倫議員，現在起手有一個問題，我都多謝你提這個問題，因為你第一個提，慢慢陳美儀議員又提，高開賢議員又提，慢慢鄭安庭又提，幾個議員提了。停車、泊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求大家，是一件事，無論是私家車，重型的貨車，重型的旅遊車，業主要有返少少責任，不要全部東西推給我，推給政

府。簡單講，我現時在澳門，我只是得一架車，我有錢買第二架車，但是我不買，因為我只是得一個車位。所以幾時你們做生意，貨車、旅遊車、私家車，那個業主，頭那兩個，不是只是業主，那個生意因為有錢賺，都要照顧少少，夜晚架車去那裏“瞓覺”，不要整個事情推給政府。政府可以做少少，做多一些，但是肯定解決不到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這些業主，即是貨車及旅遊車，都有少少責任幫下手，不要只是推給政府。

關於那個找一些地，我在這裏立法會我講過幾次，我講多一次。是的，我們有一些地可以臨時用，但是為甚麼我們不開這麼多，我在那裏我講了，如果大家是合情合理，無問題。但是有一個議員，好似是施家倫議員話，關於 MGM 對面，是會做這樣事情，但是我是驚。幾時那裏是政法區，幾時做完那些則，我要開始工程，我話政府要發展這塊地，我肯定施家倫議員是第一個問我，司長我現在去那裏？我都不識答他。我們那些車現在泊那裏？我都不識答他。所以我好怕，如果合情合理我無問題。但是你要保持一件事，幾時政府需要這塊地發展，你就不要問我現在個新屋在那裏？我未必有個新屋給你。所以開那些臨時的地方，我是好怕這件事。無所謂，這個我承認有地，但是我驚幾時政府需要發展這塊地，你們又問我新屋在那裏？我不識答你，就是這個問題。所以這裏是關於重型車的問題，是一個問題，但是這個大家是對的，因為我們那個比例是有問題，因為我們私家車，政府有一些供應用來停車給私家車，那個比例比重型車是有問題，這個我完全同意。

關於剛剛施家倫議員講那個即是過貨，這樣件事我首先要講，我們會討論，我們會看這個問題，但是這件事我都亦都要講。這些是生意，幾時一架車過去第二架車，過貨一架車過另一架，是這個業主這個公司有錢賺，他應該有個地方做這件事。所以幾時你話我聽是在街做，正式來講是不應該，但這間公司應該自己有個地方，因為如果他做這個生意，這個生意需要一個地方用來一架車過去第二架車那些貨過，當然我會配合，政府會盡量。但是我亦都想講這件事，那些公司都有少少責任，不要全部東西推給政府，我頂不住這麼多事情。因為我們已經好多，以及講起地，經常都有個大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幾多地。

關於驗車鄭安庭議員問，驗車是有一件事我有一次機會介紹了給那些記者是這樣。第一，驗車我可以說給大家，差不多百分之一百個個都過關，因為我知道幾時第二次驗車，就是好貴。但是這個是有個意思存在，用來鼓勵那些人，保養好架

車，一考試就即刻過關，不要杯班，是有這個意思。但是我亦都趁這個機會，雖然與今日，希望主席批准，是趁這個機會講這件事，7月1號，未必保持到這個，差不多百分之一百的過關，因為7月1號會生效一個新的，現在出了憲報。這些一早出了，出了憲報那些排放、尾氣排放。以及這個尾氣排放，我在這裏，這個是適當的地方，我講多一件事，出了憲報那個行政法規亦都寫了一條，最少一年一次，我們會執一執這個法規，而執這法規表示會嚴格一些，這個是因為環保。所以這個現在驗車的差不多百分之一百的過關；未必7月1號後，會保持到這麼高的合格過關的比例。以及我再講多一次，應該是每一年我們起碼一次，但是我都不打算做多過一次，雖然個法律容許，但是如果我們一年做一次都不錯。但是會收緊這個排氣，但是這個希望大家同意，是對於我們個環保好一些。

關於麥瑞權議員建議這個黃色線那些時間，我們可以研究，但是我亦都可以好似那些臨時泊車答給你。譬如羅理基博士馬路，我可以話夜晚可以泊車，但是我問你一件事，會不會那些人上午7點鐘會揸架車走用來通車？我不知道，但是我們會提這個問題，但是我經常都是驚那些時間，或者那些人未必是這麼……又要一早起床揸架車出來，所以我不知甚麼……但是我們交通事務局會看這件事。

我好似答了全部問題，如果我有甚麼……應該無，唔該，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完成了第十三份口頭質詢，現在進入第十四份口頭質詢，下面請林香生議員。

林香生：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同事：

彈丸之地的澳門，人多車多，一派繁榮景象，然而，交通問題成為制約發展的障礙及民怨所在。為了探尋紓解治理的出路，我提出如下的質詢：

一、將車輛停在他們應該放的地方，當局有甚麼新的對策？

近日，政府以調升泊車、鎖車、驗車等等的費用，冀以

用“寓禁於徵”的方式方法，促使部份有車一族放棄擁車。眾所周知，本澳機動車輛已經超過23萬架，泊車位缺乏是事實，尤其是十多萬輛電單車，合法泊位更是奇貨可居。有鑑於此，澳門的違泊票控數量年達百萬，就不足為奇。當局對治理泊車難的現實問題上面，有甚麼切實可行的措施？眾多擁車一族又能夠怎樣去配合執行？

第二、為使公共交通更好的運作，當局有甚麼新的做法？

目前，巴士每日的承載客運的人次接近60萬，但是眾多居民仍然期盼政府督促營運公司增加班次，拓寬路線覆蓋，做到出行便捷，持續改善服務。請問當局將會推出一些甚麼的措施進一步推動“優公交政策”得以落實？

三、在構建更安全的步行環境方面，當局有甚麼具體的規劃？

在“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2010—2020中期檢討”這份報告書裏面有這樣的表述，澳門半島赤道少，密度高，整體環境同空間赤道相對更適宜發展建全的步行系統。現有佈局未有整體考量，居民與旅客未能舒適、便利地運用公交及步行環境，讓整體交通環境未能發揮最大效用，可見當局已經認知問題所在。在構建舒適、便利、安全的步行環境方面，請問當局是否有具體的項目計劃？是否有編制具體的分區整治規劃？

多謝。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林香生副主席：

我答你一些問題。關於停車，第一個問題，停車怎樣會加多少呢？我剛才說了，兩個方面，私樓的車，我已經在那裏說了，那個42/89/M那個法令，所以我強調一件事，42/89/M，我們會改這個法令，所以我希望下一屆的立法會，我希望，最早的時間，我們可以交給立法會改這個，因為現在需要一個法律，改這個不用講，是用來增加一些位在那些私樓。

公共停車場我已經講了，是政府盡量做多些公共停車場。現在大家知道，我剛才講了，筷子基，青洲那附近，我們今年有三棟樓在那裏，那區我們會做、會完成。所以至到年

尾，在那一區加上那兩棟青怡及快達，完了我們應該到到年尾，那三年的政府，這一任的政府，在這一區增加了 2,000 個車位，2,300 個電單車位。解決不到問題，但是我希望大家同意一件事，是不少，是一個貢獻給那區。

關於有甚麼措施及用來那些車怎樣泊，只是得一件事，是我們盡量用一些措施，那些人是合法的地方泊。因為剛才講了，12 萬架車，13 萬架電單車，如果等政府做，12 萬個位，以及 13 萬個電單車位，我認 2049 年都未必做得到。所以起碼有一件事，我剛才講了，我強調起碼那 15 個月，那 25 萬無增加。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不錯，是一個好的消息。當然，我做極停車位都是不夠，但是起碼現在那 15 個月無增加。

關於第二個問題，怎樣去做好一些那些公共的巴士那些事情呢？這個如果你問我，有無一件事、兩件事可以做到呢？我好坦白話，無。巴士是一個不停我們經常會做，完善那些線，完善那些巴士站，完善那些每一個鐘頭，即是每幾多分鐘有一班，加減、調整，這個是不停的功夫。我認大家如果那個坐巴士知道，有一些新的線開了，有一些又轉了第二條街，有一些又不知甚麼，有一些站又多了，有些站又少了，但是這樣我亦都承認，站會少一些不會多一些。站會少一些不會多一些，這個我不會呃大家。因為國際的標準，站的離開應該是 300 米……他更加話四百幾，我不要話這麼多，300 米，但是澳門我們一般百幾米有一個站。所以這件事，日後會是少一些站，不會這麼便民，但是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不是一陣間行兩步又要停下，行兩步又要停，我們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第二件事我希望都大家明白，因為現在我們，65 萬人口，我們的巴士現在一般每一日是車緊 58 萬的人，三個巴士公司是車緊 58 萬的人，最高那日車過 63 萬。所以我們最巴閉那日車過 63 萬，但是一般是 58 萬。所以我們一定要分開少幾個車站，我這裏對不起大家，無那麼方便，但是必須的事情。

關於第三個問題，政府有無一個步行系統，一個規劃？以及有無一個堂區的一區的規劃？好坦白，如果你這樣問我，有無一個澳門的規劃，一個統一的規劃？澳門的一個規劃，我無。有一些區有，是否個個堂區都有？不是個個。但是我可以話一件事，這件事我們近期是浪費了不少的時間，而我們會做多一些，盡量做多一些。因為我覺得，現在講埋這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不是這麼興起我們經常講“公交優先”，現在這個時代興起不是“公交優先”，是行路先至優先。所以在這一方面，“公交優先”是十年前的事，今時不應該是公交，當

然我們會繼續做多一些“公交優先”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做多一些是行路，步行系統。所以我趁這個機會，說給大家聽，近期我們做了幾件事，我覺得是方便的。

是你們都知道，現在在中聯辦後面，有個電梯可以去到松山，可以去到銀監署，那個去皇都那邊，是好方便。短期內，我們會放在憲報公開招標，松山的行人隧道。這個隧道就會是近著現在差不多回力球後面有個油站那裏，差不多會出到去二龍喉花園，大概中間有個 lift 又上去那個晨運那個松山那裏。第二件事，今年我們組織，明年，這些事情我控制好過那些法律，明年我們應該有條件，明年我無話幾時，無話是初、中、抑或尾，但是明年我們應該有機會公開招標做基馬拉斯，丞仔那條大街，用來由那個迴旋處去到我們的運動場的車站，用來引去多一些人用我們的輕軌。因為我再講多一次，我們有……我信得過我們那些同事，2019 會開丞仔條線。所以我們會做埋這個行人天橋，用來引入多一些人坐我們的輕軌。

這個是兩個比較大些的工程，用來話我們會做多一些那些步行系統。那裏附近湖畔，我不知開了張沒有？開了，湖畔可以去到那些屋仔，所以我們會做多一些那些這樣的步行系統。因為我覺得，再講多次，公交不知甚麼是十年前的事，現在是行多一些，步行系統優先。這些先至是為主，那些是為副。

好，唔該晒。

主席：林香生議員。

林香生：多謝司長的回覆，多謝主席。

在這裏來講，就當然提這裏，大家都好清楚。現在停車的問題，是一些大型車無停車場。我們是知道這些問題，好簡單，我們現在載緊 60 萬客的巴士佔我們總量幾大呢？百分之一都不到。佔我們總共的車輛百分之一都不到，目前都不夠一千架巴士應該。它怎樣停？我們要營運，將來要有些東西去營運的時候，那些大型的車我們怎樣停？我們從來無考慮這件事。因為這件事事實上我們要看建構這個公共停車場，我無否認在青洲來講是會有二千幾個，那個來講，將來那個區是會在那個路況上面是好一些的。但是大型停車場，大型車的停車場仍然是沒有的。

第二個在巴士上面來講，現在我們究竟由 2011 年到現

在，我們這個巴士的改變了之後，我們那個踏步是好驚人，我們是十幾個巴仙，二十幾個巴仙的年增長。在這裏來講，我們中間怎樣去調整這增長呢？我們那個數字好快，我們由三十幾萬好快就六十萬。公交是有辦法的時候，我們暫時來講，諗了個媽閣公交時段性的巴士專道，究竟在澳門我們還可以做幾多條呢？可以快速幾多呢？現在有些點對點，一條巴士線只是停幾個站，點對點，客運量好大的，這又怎樣呢？好似好簡單，現在我們在石排灣，我們住入去的時候，我們現在那個搭客量是比當年擠擁到多多聲，現在我們個客運量是大多多。不過大家不覺，又在那裏不覺得他好迫車，不覺得好迫人，因為他多了巴士。

第三個步行那裏來講，好同意，澳門這麼細，怎樣打造個步行環境？現在不是不想行，現在那個步行環境不好，有些東西就是，你如果做好那個步行環境，澳門真是好靚仔的。所以個問題為甚麼要講分區呢？真真正正是真是要分區去整治這個。現在有些東西，老實講，做下去，做靚那個步行環境，它有些東西是大家都會珍惜，大家都會去享受那個步行的環境。

我跟進的問題是這些。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多謝主席，多謝副主席。

是這樣。我或者講返澄清一件事，我們搞清楚。關於步行，或者誤會了一件事。幾時我話無一個規劃，整個澳門，每一區沒有呢？不是因為我不同意，因為我不想再講我們夠人不夠人用來做這些事情。我們是盡量做最多的事情，做得到我們一定做。所以幾時我話無這件事，不是，因為我不同意，我不想講，但是我都講，是因為我們無人，無能力做這麼多事情。但是如果你問我同不同意？我都同意。所以那裏做得到呢？我們會。但是我經常都要……我日日都要做這個決定，那些事情我做？那些事情留返明日，做不完。

所以幾時我剛才講 *Guimarães*，即是氹仔那條街，以及另一個。因為我覺得這兩個：一個對於輕軌；一個對於新填海去到那裏，是重要。不是話我不想做其它事情，因為我經常要選擇那些重要行那些先，那些不重要，明日或者下個星期，或者下一個月。所以這件事我想澄清，是同意做。

關於那個直說“公交專道”，好坦白，我覺得澳門，或者

你更加熟過我，無甚麼那多幾條做得到。多一個，多兩個，多三個，你熟，所以你知道，即是我不是不想做。

重型車的停車，我剛才承認了，是的，是有一個不平衡的情況。我們夠不夠有一個供應給私家車，但是我們提供的供應給重型車，是比私家車低很多，這個我承認了。但是這個大家都要知道，不是簡單。但是我可以話給大家聽，因為我們現在剛剛開始設計，所以還有時間，一個是近住堆填區，一個大廈用來放一部份的巴士，但是放不到全部。但是這個是有一件事，我要趁機會來跟大家傾，現在大家聽下那些號數，我們現在有八百幾、九百架巴士，九百架巴士每一日裝到 58 萬人。但是現在我們有四百至五百架那些我們叫發財巴，裝到幾多人？12 萬、13 萬，或者現在 16 萬。即是又有個問題，我們那三個巴士公司那八百裝到 58 萬，他們那些五百裝 16 萬、或者 15 萬。加上多一句，亦都近期起了這麼多，批了這麼多地，起了這麼多大的賭場，為甚麼他們無一個停車場放那些發財巴？現在通街泊，一陣間又問司長去那裏泊？現在批了這麼多地用來做甚麼？所以，是這些東西經常推給政府。澳門不是通街有地，所以這個亦是一個問題。我想趁這個機會，我們那些三個巴士公司裝 58 萬人，他們有一半的車，裝不到我們一半的人，這些大家要知。否則一陣間又來問我，那些車泊去那裏？我諗我答完副主席那些問題，唔該。

主席：劉永誠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局長，各位同事：

我覺得就是現時來講，澳門大家都知道就路少，亦都車好多。亦都看得到，公交在現時來講，亦都為了我們澳門居民是提供了，即是話一個最基本出行的一個工具。亦都過去一段日子，我好認同司長講，那個交通是好了。亦都認同司長剛才的表述就是話，會盡量去減少這個那個公交的站點的數目，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亦都是看得到林局長的交通事務局，就這個一些公交的路線的調整，重新將一些站去分佈來講，亦都做了好多的工作，亦都是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是我環顧在整個澳門的半島來講，我看到有個的別區份，亦都或者提出來與局長或者是官員去交流一下就是話，個別的區份，似乎個佈站方面亦都是有一些……即是話重新調整的那個空間的。例如我見得到有部份的

十字路口，同一個十字路口，可能是出現度兩至三個這個巴士站的設置，我講緊的就是好似鄰近在這個荷蘭園正街及這個高士德馬路的十字路口那裏，近著培正中學那附近，就見得到，就是好似在培正學校的門口就有個巴士站，但是在旁邊這個荷蘭園正街那裏，亦都我諗相距都無一百公尺左右，又有個巴士站。大家都知道，每一日在那裏出入的居民相當多，而那裏亦都好多學校，我們好理解，即是話巴士路線全部集中了在那區。但是剛才正如司長所講，行百多公尺左右都好正常一件事情，我們是否可以，即是話交通事務局是否可以考慮一下，重新將一些站拉開一些，就不要令到所有一些巴士在這個十字路口都在那裏停。即是話老實講，即是有時想入去某某學校那個停車場，亦都是因為些巴士排了長龍，亦都好難去進入的。

所以我在這裏，其實這方面，即是話可以再作研究，是否可以將一些站點重新去分佈？交通路線方面，亦都是否可以重新去令到他們可以不同的站點去泊呢？令到他可以令到那個交通的阻塞可以減少的。

這個只是少少意見，多謝。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

關於重型車，其實這個好重要的問題。政府話想講控車，甚至乎是話有陣時現在一些路邊的咪錶位，你們希望推動一些車盡量泊入停車場，這個方向我諗我不會有意見。那個關鍵是現在在重型車泊車，他們真是做不到你們這個方向。第一，重型車現在好多時候搵食車，我要運貨、運客，搵食運泥頭，是我的生計搵食工具，我不可以話控就控，話放棄就放棄，這個是一個限制。另外一個就是話，重型車我不可以周街泊入一個停車場，是泊不到的。

所以在這裏，這個問題就是形成前線司機好大的壓力，就好多時候以往都是泊不到車，一是我有幸找到個車位，另一是我就搏一搏，搏阿 sir 不抄。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不過現實是這樣。那個關鍵是甚麼？司長講得非常之對，以往政府或者是一些業界，根本就無要求，無落實一件事就是，你入幾多部車，你有給回個區去泊車，完全無要求，一部車一個車

位。甚至乎有些大型的公司，入二、三百部巴士入來，完全是不需要考慮泊甚麼車位。跟著就將件事交給前線揸車那個司機，你一是自己搞掂它，一是你們去叫政府擺車位。以前是一個這樣的操作做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現在我不是話政府責不負責的問題，問題就是話，作為我們現在要運作的業界，他只能夠想的就是，找政府幫手，我諗這個是他們的想法。所以都希望政府可以，可不可以在這裏交待一下，即是現在一個重型車，譬如旅遊車一些重型車輛，他的泊車的位置或者政府構想上面，會增加幾多的空間？一些位盡量。即是幫他們考慮有些合法的條件，給他們去守法，現在他們是好希望。另外就是話在一些泊車的管理上面，與業界真是多些去溝通，令到他們真是運作得到，我們都好希望鼓勵他們要守法。例如好似一些停車場，蓮花口岸有個停車場，來緊可能都會一段時間會開放返出來，即是這些可能是令到他們能夠守法。

所以我不是話想講政府責不負責的問題，但是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而且真是的。你對於一些入了大量車輛，用緊大量發財巴的公司，真是要要求他，你自己要解決一定的泊車位置。你令到就是話，政府現在諗的重型車泊車區，我真是考慮一些其他的貨運業界，或者其他一些重型車、泥頭車，這些他們可能比較難去自己找到一個空間，他現實入了來，即是這個是一個情況。

另外就是我亦都好同意政府講，即是一個步行環境上面怎樣去優化。因為事實上，澳門現在我們有一些新的步行系統設置了之後，是減低了我們對於一些公交或者自己揸車這方面的壓力。但是在做這個同時，其實事實上我們現在車輛數量都比較多，作為政府，在日後的調費加價上面，你真是怎樣去考慮？無論架車去那個區，或者泊那個區，你可能在一些收費調節真是有高有低，你要鼓勵一些車盡量避免入去繁忙區域，這個是方向。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

聽到政府這個交通政策有一個大的變動，由“公交優先”這個政策變成“步行優先”，有一個大變動來，今日司長宣佈

的這個，之前未聽過的。問題就是話，“步行優先”是否得呢？我覺得都是的，澳門這個城市這麼細，你行“步行優先”OK的。但是問題真是做到步行優先，就不是做幾個工程。有些我們澳門一些居民，不是經常與香港比較，即是經常都有些居民就話，香港幾好，上環，搭船去上環，一出來一路可以沿路行行到灣仔，行到金鐘。如果真是要做這事情的時候，你是真的需要林香生副主席所講的，那個城市規劃來的。不要講好似他們香港那樣能夠整片、整片區來到去改造，我們如果你話真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步行系統，現在我們些步行系統是怎樣？上天橋、落天橋，上天橋、落天橋，等斑馬線，等紅綠燈，怎會是好的步行系統？一些行人路又窄，你叫這一個是“步行優先”？又似乎不能。

如果真是要做的時候，我諗如果真是有一個政府，真是一個政策要扭轉，我由“公交優先”去變成“步行優先”的時候，就要花力氣是“步行優先”，怎樣優化行人的那個設施？真是能夠做到。不是上天橋、落天橋，上天橋、落天橋。因為這樣不是，無人會鍾意行的，不要只講其它，就以石排灣為例，石排灣都搞這麼多的天橋，是怨聲載道、是怨聲載道。上天橋、落天橋，去到一些路好窄，行來行去，即是這些這樣的問題。

即是所以我覺得如果真是要這樣做的話，我諗是真的需要認真研究，我們怎樣能夠做到“行人優先”？但是在未做到“步行優先”之前，我“公交優先”仍然是需要，現在一些車每日載 50 幾萬人，現在關鍵我都講過好多次，其實關鍵是在於一些巴士無路行。無路行，其實營運時間長，搭車時間的人亦都用多了，怎樣在這個階段，未做到“行人優先”這個政策之前，怎樣在現階段去改善到那個公交，令到一些車有路可行？我諗這點，以前亦都講過，不再重覆。是怎樣給到些巴士有路可行，然後先能夠加速巴士的營運，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我諗司長，不只是這麼簡單宣佈下這個“行人優先”就可以放棄了個“公交優先”那個處理，我覺得就不負責任的，多謝。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司長講開這幾樣，我都好有興趣。第一點其實講公交站你是將那個距離拉長，其實我好贊成的。我覺得其實更科學施政的話，如果你可以同步將你拉長了站之後，你改善了那個公交

的行車時速，都公佈多些出來，同步的，我覺得可以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是有成果的，他會撐你。等如好似早一排的時候，你放多一些車位，因為鼓勵了一些人流動的時候，他覺得多了空置的車位，他會支持你的措施，我覺得這一點值得司長你考慮。

第二點其實就話，都同意剛才區錦新議員講，你主要其實怎樣將路面的車輛排除多些。其實我覺得就是剛才有議員亦都質疑，政府有這麼多閒置土地，空置土地，我不叫它閒置，因為其實地未必閒，是空置了出來。對於些重型車或者危險品車，其實我們現在的車位供應量可能真是嚴重不足的，我必要找一些地方，就是政府或者租用一些私人空置了的土地，臨時做一些停車場，讓他們可以停了一些車。因為他停車離開了馬路，那條路就會寬敞了，空間大了。特別是市區裏面有好多零散的空置土地，其實政府都可以出台一些鼓勵的措施，促進這些私人空置的土地，或者自己政府持有的土地，做一個臨時的停車場。這幾樣措施，可以好短期的，可能會都見到效。

長遠來講，其實我覺得就話，交通的規劃，其實由頭到尾，政府之前的講都是以“輕軌為主，巴士、的士為副，再加上步行系統去連接各個接點”，我覺得這個精神不可以放棄。因為現在我們講，有時間做那些，無時間做那些，但是其實四件事要一齊行的，因為四隻腳是一齊的。即是動物一樣，你得三隻腳，跳下跳下，未必順暢。我覺得其實就話，以前亦都看過一個有全天候的步行系統，政府都做過。是怎樣貫穿好各個天橋，其實是這個問題。其實在批地的時候，好多時有一些地區已經有這些東西，我們怎樣做好呢？在法律法規上，是否可以研究好似香港上環一帶那樣，大家一出碼頭一路行行行，行到去中環都可以的，這些空間我們應該要創造。

更重要一件事就話，其實我們怎樣還路於人是核心。其實就話，現在我們澳門每一條馬路都行車，其實我建議政府，真是嚴重的要考慮一下，是否馬路道路系統，都要分等級，那些是主幹道？那些是次幹道？邊些是些小區之內那個，即是 main artery。有那些地方是一些區裏面的馬路？那些可以行人？那些可以行車？我覺得如果做好個分隔的時候，好似路面少了行車的地方，但是當你多一些人可以行到某些路的時候，即是好似步行街的時候，一些人可以集中在一兩條街，車可以集中其它街的時候，將它分了個等級之後，你好快會發覺，其實那個舒暢度會好了，而且人與車不用行同一條路，第一不用爭路，減少意外；第二亦都減少了尾氣排放，我們經常要在這吸這些新鮮的廢氣，多謝。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我都就林香生副主席這個停車位有甚麼新對策，再講一講。

不過剛才司長所講的，我有些認同有些不認同的。認同那裏呢？我認同做生意應該有責任，我認同的。不過我不認同，即是話你話物流界，他應該有地有甚麼，政府有無批過地呢？有。之前話要批的一個地給物流界，不過最終就給人挖走了，變了其它用途，不過那個現在在倉入面。另外十年，政府無為物流界做過任何事情，一樣事情都無做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私人企業有他的責任，不過歸根究底，最大的責任就是政府。政府從整體的規劃入面，或者整體的對於整個澳門的規劃，我們話我們會展業，整體的話，發展會展業，會展業需不需要物流配套？不過政府永遠都是忽視物流界的，從來都無重視過，從之前那十年，物流界究竟找那個？我們要找個車位，劃個車位都無，不要話批則。我好認同你講的，剛才有些公司批了一些地去了那裏？全部起了樓，是嗎？這個是否政府問題？我覺得這個，有些事情我覺得是要公平一些說話，我認同司長所講的，就是物流界或者是公司應該有他的責任，不過政府從來無重視過他，無給過任何東西他，他極力申請，極力去爭取，都無人有回應，無任何一個部門有回應，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政府要規劃，要總體，包括你將來的土地又好，甚麼都好，會展業要做，其實物流界，如果現在講真，如果我們現在所有的物資，我們無這些物流界，你那些物資怎樣用？我們這個物資，所有的物資都是外來的。所以我覺得，這些停車位必須要，司長真是要為物流界再去諗一諗。包括現在，到現在為止，我們港珠澳大橋年底、可能明年通，我們港珠澳大橋那邊那個中間個貨倉怎樣用？物流界都無人知。究竟那裏車位可以怎樣用？我們都無人知。這個我覺得是政府應該與業界更加好去溝通，如果不是，我們完全被人邊緣化。好嗎？

多謝司長。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司長：

講到這一個“公交出行”，這裏我亦都是想給少少意見。確實在過去這幾年的發展，特別我們的規劃入面有些部份，未必是跟得上。譬如輕軌，是在這幾年的發展入面，還要時間先可以去用到。所以在這幾年的過程入面，剩下巴士及的士可以用。的士我認特別的召在近期先再用返，在過去之前，又是有一段時間無得用。所以來來去去，剩下巴士及行路，其實是最出行的一個方案。其實有傳媒亦都是用拍片，或者事實去證明，行路可能會快過搭車。

其實在現在的搭車，即是特別在現在的公交出行的問題上面，我們短時間內亦都仍然要倚重這一個公交系統，所以壓力是非常之大。當然在這幾年亦都是有一些的改變，譬如車多了，亦都在一些的路線規劃，亦都是增加了，居民有些地方亦都是讚賞的。譬如石排灣現在有開到去醫院的這一個專線的巴士，那個時間點亦都是比較準時，普遍的居民亦都是認同。

但是在交通的發展，仍然亦都是要加把勁。為甚麼我要這樣講呢？因為事實上我亦都是拿著個巴士通，亦都試過在出行去一些的地方，在繁忙時間段，特別朝頭早返工時間段，下午放工時間段，你不要話搭巴士，上車都未必上到。為了要上車這一個簡單一件事，在中區有些巴士站，差一些要打仗，這些亦都是事實現實的情況存在的。正常人都上不到車，殘疾人士又怎樣上車呢？更加上不到。因為那個巴士迫滿了所有的人，即使是一些的殘障巴士，是有設有一些殘障位，輪椅都推不到上去，這個就是現實的情況。當然我要講出這一些的問題，知道有壓力，亦都是挑戰比較大要去做，我認特別對於殘障的人士來講，他們想出去外面行，是一個好大的渴求。所以亦都是希望司長在這一方面，亦都是想想辦法。

在今日來講，聽到一個新的政策，即是正如有些議員講，即是現在出行就是行路優先，當然這個亦都是居民渴望的。因為行路真是健康，身體起碼強壯了，亦都是對澳門的一個的交通壓力沒有這麼大，所以希望司長再加把勁，唔該。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對於林香生議員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反而覺得，司長在這在任以來，其實澳門的交通問題，其實是大家都認同是問題來的。但是在司長在任了之後，其實是有一些好大程度的改變，即是見到是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做的，慢慢去做慢慢去做。因為市民的要求其實是越來越多，希望越來越好。

我理解的司長講的“步行優先”，是想叫我們澳門市民步行優先，我再整好一些路給你們行。其實這個包括剛才講的一些行人天橋，自動步行系統，這些這樣的系統，其實是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快些做一個松山那個行人隧道。其實已經看到政府完全在這裏都聽到市民的意見正在做緊的，而不是向反方向行的，是往好的方向做。

另外一方面，其實講起步行系統，剛剛都好多議員講，是我們一套規劃。那套規劃的時候，現在見到那些急的時候我們先去做了。現在看到的時候，現在關關，或者到皇朝，其實我覺得，或者關關到港澳碼頭，其實這條步行系統，其實都好多市民反映，希望亦都疏通到在關關的遊客、居民。其實這個步行系統，我覺得在司長的下一步，我認是很多市民都要求話，在那個海邊那裏做一個步行系統，令到可以好大程度疏散到一些遊客、居民。在這方面，希望司長……其實看到司長是做了很多事情，亦不是話有人講怨聲載道那樣的。

還有另外一方面，“公交出行”亦都是講緊……公交出行其實現在經常講緊的就是坐巴士的，現在是有遊客、有外勞、有小朋友、有老人家，全部是迫在一個最高峰期的時候，我們看到經常會在電視裏面，自己的眼球入面，只是看到最高峰期的時候。所以政府其實有無辦法可以疏理一下，是將一部份的公交資源，其實是撥給我們澳門的居民使用呢？所以在這方面，政府應該是多些思考，令到在這個程度下，我們滿足到澳門市民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有些程度可以滿足到交通最繁忙的時候，就可以撥多一些，又將一些資源騰出來是給遊客及其他的外勞這事情，唔該。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司長今日你見到這麼多議員都講到關於公交的問題，其實事實上我們缺乏一個整體的，究竟我們將來的我們澳

門，應該隨著甚麼方向來去行的？我們現在又有步行，剛剛司長講，跟著公交就巴士，跟著有輕軌，跟著早排，即是之前就有個單車徑，跟著我們又要顧及環保車，環保車做做下就甩晒轆，因為為甚麼呢？政府車都不會用環保車。

即是整體所有的事情，其實我們的澳門的經濟，我們的城市好細，車多人多，疏散車是好緊要的，你要疏散的。如果一些車越慢在個道路，那個不單止阻礙我們經濟的發展，兼夾是一個危險的事情來的。因為車多在個街上，你始終你都要希望他快一些達到個目的，令到疏通，路通財通，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但是好多時政府做一些事情，是無一個整體的規劃。無了整體的規劃之中，還有一些措施決定是好難會明白。

譬如司長你經常都去橫琴大學，你經過隧道，當初車速是 40 咪的，後尾裏面大學些人嘈，老師又嘈，學生又嘈，就加到 50 咪。你司長你試下你自己揸車，50 咪在那個隧道，有甚麼危險性呢？這個真是，我不知是甚麼科學的原則來去由 40 放到 50 咪，最近電台都有好多人打電話去電台，要求放回 60 咪。所以無論那個情況是一個例子，一些引橋，你引橋 40 咪，你試下司長，唔該你，你試下你自己揸車，在西灣大橋，在那個引橋 40 咪，你開下架車你會怎樣？你知不知，那些人是會發達呢？就是換一些 brake 皮，或者換些 brake，因為個個都要攞制，全部紅晒燈，奄晒。這些事情你有無試過？你有無看過？不要坐在個辦公室就諗一些事情就去做。你試下揸架車去看下，一些引橋 40 咪，50 咪，一向都是 60 咪都無問題。如果你諗住個出發點是無車撞，無事故，百分之一百，當然，你的目的就是這樣。但是全世界，無一個道路不會有危險，不會有車事，不會有事發生的。會有的，但你無可能這麼慢，你明不明？你們不知怎樣做事的。所以，我好想在這裏講，司長，整體今日，你收獲好大，我希望你真是返去研究，就是真是用一些實事，做的時候，你自己去試，這就會比較好一些，不怕撞板。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我想首先搞清楚一件事，區錦新議員及其他議員，無一個新的政策，搞清楚這樣嘢。只不過是一件事，剛剛高天賜議員講完這件事，我那裏可以承認一件事，投降一件事。我是無能力那幾年做一個整體的不知甚麼交通的不知甚麼，我是做不到。不用再講，我是做不到。我無這個能力，我亦都無人，我

自己都無這個能力做這件事。因為我已經在那裏話了，特區承諾了好多東西這個範疇要做，做埋這件事，我是做不到。這個司長，我是做不到，我承認那裏我投降了。

如果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是的，所以我多謝鄭安庭議員那些說話，我們是用現在這麼多人，現在那些人才，各方面，所以交通我經常都是這樣講，無一樣、兩樣，可以搞好，或者三樣可以搞得掂交通。巴士、的士、輕軌、步行、公共巴士甚麼，每一樣東西執少少。但是我有這個信心，我信得過，今時今日，起碼鄭安庭承認，我都覺得，但是我有這個信心，我信得過 2019 年，幾時我離任，更家好一些。但是如果你們大家要求我做一個整體的不知甚麼，我做不到。但是我會搏命，步行系統、巴士、的士，我會每一些做一些。但是我肯定你們一件事，2019 年會好一些，比 2014 年我就職那時。

今時今日，譬如講這麼多巴士，巴士是有個問題，宋碧琪是對的，我知道，是好難搭巴士在繁忙時間。但是，比兩年前，一年前，是否好了？是好了。我知道我們還有好長條路來行，行完我都不會到那個目的地地方，但是我不是因為這件事，我會停著不做。

4 月 11 號，我會有機會去何潤生議員那個跟進小組傾關於輕軌，我會有機會介紹給何潤生議員那個跟進小組，輕軌搞到怎樣。當然我知道，你們經常，即是不滿意，差那些、爭那些、爭好多東西。但是，希望大家同意一件事，是進了步。幾時 11 號我會話給那個小組聽，我們做緊甚麼，以及有甚麼計劃。希望這個小組，我已經話定先，希望承認我們那些連建辦的同事是做了功夫，有進了不是一步、兩步。所以大家，如果是這樣，幾時我話步行系統，區錦新議員，不是一個新的政策，是只不過是我都要鼓勵我那些人是做多一些，但是不是一個整體的東西，我們是無這個能力……不要話我們，我無這個能力，我做得這麼多我就做這麼多。

好啦！現在答返劉永誠議員，關於那些巴士站，崔世平議員走了，如果大家同意，我可以即刻做一件事，但是肯定實會嘈。我話了那裏那些巴士站是百幾米，國際標準是 300 米，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刻下個星期叫交通事務局放 300 米，是否整個澳門會革命？但是我肯定一件事，我們那個巴士的速度會快一些。如果你們同意，我即刻做，萬一那些市民幾時嘈，我話立法會叫我做，好不好？這個是大家同意。

李靜儀議員，我可以趁這個機會話一件事，以及答其

它，你講旅遊巴，旅遊巴我講一件事，旅遊巴士，有一個法令是 98 年，我不記得個號數，這個法令還在有效的。旅遊巴要有一個停車位，重型巴就無，所以施家倫議員可以放心，無這個責任。但是旅遊巴有，但是他們都無做。順便話，施家倫議員講的事情，我完全同意，無問題，那件事。但是，我只不過都要講，因為如果個個推來給我，我都做不到這麼多事情，但是我們會諗多少少關於物流那些。李靜儀議員，我答緊你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答，是的，我有這個看法，但是因為好似剛才鄭高天賜議員問那些加費用，是否一次做完？這件事我就不是一次做完，但是我可以與你分享我的諗法。我諗下一步，停車場我完全同意你。第一，分區，不用全部給 6 元的，市中心應該給 12 元，或者 18 元，為甚麼澳門全部停車場要給 6 元？我都不同意，但是又是那些分步來行，所以這件事我是同意。第二件事我亦都同意你，是否為甚麼個個鐘頭都是 6 元？或者可以諗下第一個鐘頭 6 元，第二個鐘頭 8 元，第三個鐘就 10 元。所以我都是有些諗法，只不過慢慢來。

區錦新議員我答了是關於個步行系統，希望你清楚。否則一陣間又追著我那個政策，我無政策給你。

崔世平議員，崔世平議員不在這裏，但是他以為我們無做功夫，但是雖然不在這裏，慢慢你話返給他聽。我們澳門是有主幹及副幹的，話埋給他聽，主幹是佔用澳門的道路網百分之 7%，所以我們是有的。他以為我們是無，但是是有的。所以好多功夫我們做，或者做甚麼，做宣傳做得不夠，但是我們是有。

所以施家倫議員，關於那個物流我答了。以及宋碧琪議員，是好多問題，但是希望大家明白，那幾方面，即是巴士、輕軌各方面，即是我們有做功夫。以及這件事不是因為局長在這，我諗我們的交通事務局，汪雲及他，我話我那兩年幾，我覺得是進了步。我諗這件事我們大家要坦白，即是公平一些看，是進了步，各方面，但是我知道做極都做不完。

鄭安庭議員，你講的話我一般同意，但是好似你無問問題，我寫不到有問題在這裏。

高天賜議員，有一件事是不對，是這樣。我只是可以講我的範圍，我那個範圍。我們今日那十二個局，開始十五個局，他們有一個具體的指示，每一次換車，但是我們不是日日換車，私家車我們換返一個環保車。但是，我有幾件事控制了在那裏，所以或者你看不到，亦都不是容易看。

(政府代表進場中)

人、預算、車，留了個車位在公共停車場，我那兩年幾，差不多全部無錢用。所以我們的車輛都是這麼多，所以或者你看不到，但是他們有個指示，我只是得幾架車，即是幾時要換車，我們換一個環保車，他們那些局長有那些指示。所以這個亦都可以答你們幾時話有無整體規劃，那些因為我講了，我們都是繼續 3,400 人，都是繼續 51 億，都是繼續 160 架車，幾十個電單車。但是我們在停車場個留位，現在好似只是得 20 個車位，我們降低了。但是我已經在施政方針講了，我們是全部都無錢，但是剛才講了，起碼這一個局，一年比一年做多了。

西灣橋以及那些速度，那個隧道我不知。但是西灣橋是這樣，高天賜議員，我自己是工程師，我話給你聽一件事。我可以給一個工程師的看法給你，我亦都可以給一個揸車的市民話給你聽。我們或者那些大學有少少問題，幾時我們設計一樣東西，我們設計給某一個速度。譬如葡萄牙那些高速公路，你一出個速度會減好多，個個幾時揸車都覺得，有無搞錯？個個都會快一些的，這個是事實，我承認。現在西灣橋是 80，但是一轉彎落來是 40，是因為設計個工程師幾時設計是這樣要求，所以我們就放這樣。但是是有一個問題，我承認，我同意。是 80 即刻轉去 40，是好難轉，以及是這麼短的時候。我看下我們那些同事，會不會大膽些 80 變 60，慢慢先至給 40，我會看這個問題。但是我話給你聽，幾時看這個問題呢？我現在不是一個揸車的市民，一個工程師，都有少少問題，慢慢我可以，即是幾時我們計那些數，是計了某一個速度，崔世平慢慢可以解給你那些。

崔世平議員，你剛才不在這裏，因為我還有時間，我想話，現在你返回來，我話給你聽一件事。無問題，因為我還有大把時間，我現在就。我們是有甚麼，我都今日學了一個，有主幹及副道的，我們是有的。所以亦都好科學，麥瑞權議員教我，我們的主幹是有，但是我們的主幹現在佔了澳門大概是 7%。但是我們無考慮一樣東西，幾時得閒我會考慮，是否有些街我們可以刪了變了行人街？這個我們暫時未有膽做這件事，但是找一日，可以。我諗我答完，我寫低的問題，我答完這麼多。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十四份。還有兩份，提醒大家，下面請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同事：

都是交通問題。港珠澳大橋主體的建造工程就在 2009 年的 12 月就開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底下，粵港澳三地是第一次合作建設的超大型的跨海的交通的工程。預計總投資會超過 720 億，全長是 55 公里。他是連接是香港、珠海、澳門的超大型的跨海的通道，中間是包括海中橋及隧道主體的工程，以及是香港、珠海、澳門三地口岸及連接道路網。預計最快會 2017 年底他就會完成，當時講就 2018 年會通車的。

珠海市的住規建局在今年年初就發佈了叫做《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控制性詳細規劃批前》的公示，根據這一個規劃，珠海口岸不單單將連接港珠澳大橋，還將是預留水上碼頭及城市地下軌道的接口，與澳門口岸對接。“公示”當中，還對珠海口岸進行綜合交通的規劃。

為了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澳門當局計劃在 A 區建設一條通道，連接珠澳人工島到黑沙環東方明珠的迴旋處，讓車輛可以通過人工島經過 A 區，到北區的東方明珠迴旋處，再分流到澳門以及氹仔。有居民是反映，北區交通一路是未能有有效的規劃，現在車輛流量是好大，日常都經常是阻塞交通，交通是比較堵塞的。擔心是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會進一步加劇北區的道路的負荷，影響居民的出行。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第一，新城 A 區由於供砂問題導致填海工程進度比較慢的，有關填海工地的基建設施及道路建設，是否有清晰的這一個規劃呢？東方明珠的迴旋處、新城 A 區及港珠澳大橋珠澳人工島銜接的道路網工程，是否可以在 2018 年是完成？以來配合港珠澳大橋的通車。

第二是對港珠澳大橋落成之後，澳門當局有無科學的評估大橋通車之後對澳門交通將會造成的影響？政府是否會對藉建設港珠澳大橋的這一個機會，重新規劃北區的行車的路段，改善北區的這一個交通？

第三是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當局對周邊交通的規劃，以

及公交接駁等等，有甚麼具體的規劃及方案？

多謝。

主席：請羅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陳虹議員：

關於問的問題，就這樣。第一個問題，關於 A 區，A 區我可以講幾件事，應該如果無甚麼特別的情況再出現，年尾會填完海，即是填海那個工程會完。今年尾、今年尾，如果無甚麼特殊的事情發生，如果繼續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供砂的問題，如果無甚麼特別，繼續，應該年尾搞掂。

第二件事，現在……我剛剛學了這句，A 區的主幹那條路，我們都做緊，以及那些渠、其它都做緊，副道未做。A 區駁返去澳門，駁返去人工島那些橋都做緊，建設辦個網站全部有那些資料。那個想知多些，他們的網站有多些資料，這個就是現在這個情況。關於接返去那個港珠澳大橋，是這樣，我們盡量會配合到同步通車，幾時人家做到，我們都會做到。所以我們是應該做得到。

關於第二個問題，有無一些好科學的日後的影響的東西呢？我們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如果好科學、好科學，即是做到好先進，我不知有無，但是我們是有照顧，即是看緊這件事。以及第二件事，是這個第二個問題，陳虹議員你問我，有無一個打算，我看緊葡文版，整個北區的交通及道路網再看返全部，我不夠膽做這麼大的工程，這麼大的研究，整個北區。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北區不是一個少車的區，所以我們是無做這件事。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駁口那些，所以第三個問題，趁機會講多兩句，是這樣。我們是做緊一些……研究做完，交了，等緊中央政府批，用來做這個第四的橋。所以日後應該，即是我們全部有考慮那些駁返落來第四條橋那些事情。以及我們有注意到要駁返來人工島，駁返來 A 區，駁返來澳門。所以這件事，立法會員好鍾意問有無規劃？有無研究？這些完全有，起碼有一次我話甚麼都有。

我諗我答完你所有問題了。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司長剛才的答覆。

司長心中好有數，但是我們心中無數，問題就是因為好多事情叫我們上建設辦那個網站去看一下。如果是對涉及民生或者是比較大型的，大家都好關心的事情，是應該可以加強一些宣傳。特別是對一些是關鍵的接點的時候，是應該在這一個人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另外一方面，剛才問到，即是在那個東方明珠那邊，北區司長就話無能力去規劃，因為太大。但是是對於它接駁到來這一個落腳點，對東方明珠那區的交通，應該會造成是一定的影響，可能司長心中都好有數，不知可不可以透露詳細一些的規劃是怎樣？

第四條的這一個海上通道，去到氹仔的這一個橋等等，這些是等中央的批核，預計不知情況會是怎樣呢？大家都好有興趣知，因為這一個都是比較大的一個建設來的，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多謝主席。

陳虹議員：或者第一件事，我同你有少少、只是少少，真是少少，不同看法。為甚麼呢？是這樣。今時今日，全部人在這裏，包括後面那些人，個個都有那些機，甚麼都看到的。所以現在，我在施政方針我已經話了，趁這個機會有記者，有各方面都是，我們會盡量放多一些東西，目的是放全部東西，放得出來全部放在網站那裏，因為每個人現在都有手機。

所以好坦白，我經常都話給我一些同事聽，我們做功夫不是賣廣告。所以希望那些人，現在個個去那些網站，當然，如果我們那個網站缺乏一些，有看不清楚，我們可以補充，但是我們現在盡量有甚麼事，我們會全部放在網站那裏。這個未必個人同意，但是是我們的方向，全部放在網站那裏。尤其是順便，雖然吳國昌議員不在這裏，但是我有個書面質詢，我都話了，譬如那些批給，我幾時施政方針我話，超過一百萬的購買服務，超過一千萬那些工程，全部十二個部門放了上網。所以那些這樣的事情，我想避免，是無謂寫信問，上網你們看，全部放了上網，所以我們會盡量要多些東西全部放上網。

以及有些事情，現在陳虹議員問我，我都有少少難解的，因為或者我們那個網站有些公仔，有些圖紙是容易一些

看。所以關於個駁，是慢慢如果可以，如果有興趣，那裏如果有時間，我同事可以解，是怎樣駁返去。但是現在差不多是東方明珠會駁返去那個 A 區，A 區駁返去，但是我們會有時間，因為跟進小組甚麼，或者看那些細節的無問題，你們邀請我實會來解。

第四個通道，第四條橋我想或者搞清楚一件事，我們不是等緊中央政府批，是批我們那些環評、那些不知水甚麼……那些全部研究。所以是幾時批，我們就會有條件開始招標，起手那個設計及那些事情，所以還要很久，還有很久，所以不要心急。我諗我答完了。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完成了第十五份口頭質詢，現在進入第十六份，是最後一份，宋碧琪議員。

(政府代表退場及進場中)

宋碧琪：多謝主席。

司長：

在這裏我想先講少少事情。今日其實因為提出這一個有關荔枝碗片區發展的質詢，我是當時在 2 月中去提出的。由 2 月中到現在，特別在近這一個星期，政府在政策上面作出了一些的措施，亦都是有一些的不同。尤其是文化局會在現時是啟動對荔枝碗文物的一個評定的程序。當然，這個消息可以話是回應了社會的一些的訴求，基本上我的質詢可能亦都是達到了一定的效果，即是話我們現在的荔枝碗是有一定可以保留下來。

其實可以話我不問這些問題都可以，但是對於荔枝碗未來的規劃發展，我諗社會對於現時來講，亦都是有好大的關注，特別是對於一些發展的傳聞，當然亦都有些涉及到可能那個買了一些的船廠，一時又話做甚麼、做甚麼。當然不知這些消息是真與假，但是無論如何，社會是關注到這個規劃的發展，所以我亦都會仍然是去進行這一次的，即是繼續以下的一個口頭質詢。

路環荔枝碗的片區一向是被視為本澳造船工業的歷史的地圖，以及文化的肌理，多年來社會是一直爭取去保育這一個的地區，傳承昔日造船文化的同時，亦都可以優化社區環境及文

化的旅遊。然而，當然在之前，局方亦都是做出了一個的決定，是計劃短期內是清拆其中的 11 個地段的船廠，僅對另外一個船廠及兩間的小屋進行一個規劃保育。社會對於當時的這個決定是比較難捨，亦都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由到底是怎樣，當然現在是有不同的改變。

荔枝碗船廠片區是現存規模最大型的，亦都是比較完整性的罕有造船的遺址，是本澳造船工業的活化石，亦都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在四年前，有關的部門就開展過路環舊市區荔枝碗的規劃研究，是曾計劃以區內造船文化及工業的遺址是作為一個重點，保育及傳承本澳造船的工藝，延續舊市區的風土文化的氛圍，提升船廠片區一帶的社區環境的質素及生活的品質。

所以我今日是會提出以下的質詢，就是：

第一，當年當局是以年久失收，是用一個危險性為理據，是決定拆除荔枝碗的 11 個的地段，即是 5 號及 15 號的一個船廠。但是當然現在的社會的現代化科技是比較發達的，文物保育的技術亦都是優越，針對荔枝碗船廠保育的維修可行性，其實在決定拆除之前，當局其實亦都是有無進行過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專業評估呢？例如，可不可以以不銹鋼作為支撐，或者是替換主樑等方式重整及修繕？從而延續船廠的氣色、結構、及氛圍，而不是簡單的一拆了之。

第二點，是荔枝碗船廠片區的發展規劃工作是涉及多個的政府部門，我諗這一個是需要集體的研討，共同去協作。過去，相關的跨部門之間，具體有無開展過那一些的工作？有無一些的結果？對於船廠片區未來的發展的規劃方向，又進行過那一些的研究及集體的論證？結論又是如何呢？

唔該司長。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宋碧琪議員：

我答你那些問題。兩個問題，第一，關於那些船廠。關於那些船廠是這樣，這一個司長的範圍的責任是兩件事，關於這個船廠。一個是建築物的安全，第二是公共的安全，或者這些建築物對於公共的安全。幾時這件事發生，我就要求了海水局及工務局落去看那些船廠個情況。那個結論就是有 11 個船廠，2 加 9，2 個個情況是好差，9 個是差，所以有 11 個就有問

題。隔了一段時間，因為有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我有另一個部門叫建設辦，我就要求建設辦聽另一個意見，落去看。結論都是一樣，2 加 9。繼續出面有些不知甚麼看法，我就要求了第三方面，獨立的方面，大家知道澳門有一個土木化驗室，有一個澳大的結構不知甚麼中心，即是又是一個那些化驗室，檢測中心。兩個分開來做，交了個報告，都是一樣。即是四班工程師做事，那個結論都是一樣。那兩個第三者，以及獨立，不受我管那些機構，那些報告，剛才我話了，陳虹議員那樣，會上網，用來那個有興趣可以看，海水局那個網站。關於那 2+9 個船廠的情況就是這樣。

關於你第二個問題，那個規劃，那個規劃是這樣。工務局，因為工務局是有那些甚麼城市規劃那些職能，工務局現在行緊那些行政程序，該區做一個規劃。幾時我們找到，即是收標、評標、判標，知道那間公司做，我們的存在的資料，我們會交給這間公司用來參考，用來給他做這個規劃。以及這個規劃亦都肯定一件事，工務局是牽頭，會叫埋海水局，會叫埋其它的適當的有關部門，這件事一定個個一齊會做，會聽其它的部門的意見，所以這個就是第二個問題。

我希望我答到你那兩個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剛才的回應。

司長，其實從我的角度，我知道你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如果不是我諗你都不會返來澳門去執這一些爛攤子。但是在澳門過去十幾年的發展，真是好快，所以對於居民來講，是有些快到不知怎樣算。所以在面對一些舊有的建築物，或者舊的事物，是比較有一些的情感，亦都是有好大的感慨。所以能在這一個十幾年的發展入面，留低一些好似荔枝碗這一些片區，其實可以話是絕無僅有。所以對於居民來講，其實亦都是覺得比較可貴的，亦都是比較珍惜的。所以亦都是希望司長可以理解到居民對於這一個片區的，在情感上的這一些珍惜。

其實我亦都知道，要在情理之中去做一個的決定是不容易，特別是在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這一個的隱患，我諗司長你是做事穩陣，即是四個工程隊的人去進行這一個的評估，而四個工程隊的人得出來的結果，都是話有兩個好差九個差。當然在面對這一些專業的評估，其實無東西是比人的性命是重要，所以可以理解，你要以一個公共安全作你的優先的考慮。

但是其實從一個情感上來講，其實市民真是好不捨得。因為在這一個發展入面，如果我們澳門一路要這樣拆落去，真是我們一些歷史，我們一些舊的事物，可能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都可能是會遺忘了所有東西。但是這一些東西對澳門來講是重要的，所以我們是希望它留低。現在既然是有一個新的決定，亦都是可以留低，但是面對過去的專業的一個決定，我諗現在來講，在這一個公共安全亦都應該是作為一個優先的考慮。特別兩季來緊，現在保育之中，又怎樣去解除這一個的公共安全的隱患呢？

當然現在這個問題交了給文化局，文化局可能會做一些的措施。但是對於這一些的措施是即時的，但是對於未來的發展，大家亦都是更加是比較關注的。到底這一個規劃會發展成怎樣呢？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主席閣下，宋碧琪議員：

你剛剛問完最尾那個問題，我的答覆是不知。因為之前你問了一個問題，你自己答了。所以我首先說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這一個範疇的責任在那裏？我已經講了。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個情況是怎樣，所以我無任何事情補充，希望你不好鬻我，唔該。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

關於荔枝碗，我都有接觸一些業主，亦都我了解關於所謂 9+2……2+9，2+9 那個狀況，不是一朝一夕出現的，是多年的。可不可以話給我們聽，以我所知，他們由 2009 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自己出錢，十幾萬，廿幾萬，盡好大的努力來去修補，維持那個狀況。亦都同有關當局密切去溝通，以及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在這一方面，由 2009 年至到現在，今時今日，政府做過一些甚麼來去輔助幫他們，兼夾導致到今時今日，達到這樣的狀況，令到他們要面對拆，所謂我們應該受保護的那個歷史的，那個船廠的歷史這麼重要的事呢？即是為甚麼會這樣的

呢？政府做了些甚麼令到他們，亦都是我們澳門來講，有好多基金，有無嘗試與他們合作來去維護那些地方呢？我這個是一個，至今未達到一個好滿意的答案的，亦都好希望司長可以今日可以給到，唔該。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

司長講得是對的，只是司長角度個範疇，就是我不知，我就是總之我評價了它，評估了它，它是危樓，就去拆，即是這個司長範疇。不過澳門特區就只有一個政府的，現在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一直有個爭議的時候，就是好似文化領域那邊，就似乎覺得他有保留價值，因為出過幾個報告。司長這邊就覺得它危樓，即是要拆。這個即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就是究竟它是不是一個值得保留的一個文物片區？這個是關鍵。如果它是一個值得保留的文物片區的話，就自不然，就算它是危樓，都不是要拆它的。

我舉個例子，好似早兩年，聖若瑟修院屋頂，屋頂肯定有危險，你運輸工務範疇會不會走去即刻拆樓？不會，因為它是一個文物來。如果是文物，就算它屋頂有危險，我去鞏固他，保固他，不會拆了它。即是如果在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船廠其實亦都是這樣的問題，就是究竟他是否一個文物？以及究竟有無一個保留價值？如果我們特區政府是認為它有保留價值的時候，就即使它是危樓，我們不是拆，我們去保固。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話，即是現在就好，剛剛即是正如宋碧琪所講的，現在文化局那邊，已經提出去做一個文物評定，暫時不郁住，我覺得這個是正確的。當然現在這個階段是怎樣防止它是出現危險，當然就不是拆它。但是我覺得在這一件事裏面，可能司長剛才講得對的，但是問題就我覺得是一個經驗教訓來的。如果遇到一些這樣的情況的時候，究竟我們是即刻動手拆它，還是去整個政府來去有一個定向，是究竟它值不值得保留？因為我相信未來會面對有好多這一些這樣的可能性的。

因為有好多我們的文物清單可能無包括在內的，但是亦都有好多是私人的物業，但是它可能有保留價值的，即是好簡單，譬如當年盧家大屋那樣，你盧家大屋爛爛殘殘，鄭家大屋

都爛爛殘殘，結果是怎樣呢？因為覺得它有保留價值，於是去去保固維修。我諗這一點上面，是覺得司長在這一一次的行動上面，我覺得是需要引以為鑑的。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司長我覺得在這件事裏面，如果是保育的，應該十年前政府就要關心，就不是現在。到它要拆，往往我看返報紙，看新聞，要拆先有人提出保育。保育不能夠選擇性，是長期性。即是孝順父母，不是死了才去拜山，是他在生的時候，就要去孝順他。你問下一些醫生，即是如果有病的時候就要去醫，不是cancer末期先至去關心他，去醫院看他。保育不能夠選擇性，要長期，不是忽然間保育。

我想提出如果政府真是要保育，不好後悔，下環街沙井天巷光復里那帶，經常一些雜誌，包括旅遊局都叫一些遊客去看，已經全部頂了工字鐵在那裏，我又聽不到有人關心話去保育那裏。而那裏已經都“星鐵皮”我去看過，影晒相，那個荔枝會那邊，都飛落來飄下飄下，即是“星鐵皮”一跌落來，一些風一吹，不是直跌落來的。但是隔離有檔咖啡，好似周潤發去過之後，就好多人去飲，在那裏行，我驚一些遊客有危險。

為甚麼我們不從宏觀關心一下澳門那個形象呢？要保育，下環街沙井天巷，唔該大家去看看光復里那帶，好有價值。頂晒工字，一些騎樓就屋落來，上兩個月先屋落了石屎落來。媽閣那附近，舊年還屋落了石屎，就砸親個途人，流晒血，為甚麼無人提出保育那裏？還未屋落的，現在還可以挽救，沙井天巷一些屋就屋落，為甚麼只是關注已經都“星鐵皮”？那個我問過工務局，原來無人過則的那裏，你怎樣去保固他呢？保固有張則至保固得，修舊如舊，如果不是，如果這樣，我真是不知即是怎樣講保育這事情。

但是問題，我覺得下環街沙井天巷，還有好多甚麼龍頭左巷那些，好多就要保育的，為甚麼我聽不到人家提出？但是我就提出好多次，我就好多那些，就屋我都關心就去提出。但是次次都是，就屋，拆，先至有人，一大群人去提出保育，我就覺得，即是大家都要商量量。我都好願意同那些人溝通下，邊度有些保育的，就大家交換下情報，這些去保育，那些

去保育。就不要拆了、拆了，然後先至停了它，如果有危險那個負責呢？還有那麼多遊客在那條巷裏面，好窄的，行下行下，如果真是跌了下來，又要那個跨部門小組，還是那個跨部門去負責呢？

司長，真是難為你，唔該。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從這件事情，亦都即是看到，即是話我們特區政府在保育方面、以及規劃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在跨司、跨部門裏面，在處理方面都出現了問題。其實看返整個，就以路環區為例，其實持續對於路環那方面，政府都有一些的規劃或者建議的，包括甚麼路環船人街西側的優化，路環一個荔枝碗的一個的船廠片區的改造，剛才我的一個口頭質詢都講，路環黑沙村、路環九澳村的活化、保育等等。

其實這個持續政府都是對於這方面是有一些叫做分區的規劃，分區的建議，但是正正這個問題大家都無重視。今次所發生這個問題，即是話我覺得政府，整個特區政府是需要以此為鑑。因為現在當然，個結果都未知，可能司長不明白甚麼叫以此為鑑，即是這件事是需要一個檢討，一個總結。我覺得因為為甚麼呢？因為今次現在出來的結果，在司長範疇的，對的，從安全角度去進行有關的處理，剛才講的 2+9。但是現在亦都行緊一個我們叫做文物的評定的程序。

我亦都想問一問司長，在這個過程裏面，文物評定的程序的過程裏面，現在危險的情況出現了，那個處理？是文化局去搞？抑或又是跨部門去搞呢？我想問一問司長怎樣。因為從剛才司長講就好似好為難那樣，沒有事情回應，但是這樣問題我覺得是要面對的。

另外，從這件事，我覺得亦都到現時這個階段，是出現了一個甚麼影響呢？就先拆，跟著又提出再評定。為甚麼我們的程序不行了先有規劃，跟著一個評定，評定了之後再講它的去向，拆抑或拆呢？其實在以往，為甚麼拖沓了咁多年？其實在之前裏面都不清晰的。作為船廠，他掙了錢落去，又不知將來是怎樣，他怎會掙錢落去呢？作為他又想去作一些

修、維護，去到工務局，又可能給不到一個方案給他。即是總的來講，我覺得整個政府是無重視，我諗今次應該政府是一個重視，以及未來面對這些問題，是否考慮先有一個的公開諮詢，多與社會去溝通，有了共識之後，並不是好似今次這樣，簡單話拆就拆，我相信這個值得我們政府總結及一個教訓的。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我都想問一問，剛才何潤生議員講那個東西，想結返。其實就話，政府公佈了，荔枝碗其實有個規劃，幾年前做過的。還有就話在路環舊區那裏，其實之前亦都做過一些規劃，船人街亦都做了規劃。其實這個都是三、五年前做了的東西，我了解下，就是政府即是為甚麼行不到呢？是部門之間無法子協調？定是內部不能協調？還是局方？還是有些甚麼不成熟的條件？希望政府可以與我們講解一下。

第二個，就是對於評定文物這件事情，我想看看就話，即是政府有些甚麼資料可以公佈給我們？即是譬如好似荔枝碗，其實是七、八十年代，因為我們在林茂塘那邊搬過去，有不少人搬了過去。其實整個演化過程，其實大家可不可以就是政府講解一下，即是其實我們的文物評定，何謂一個文物？要幾多年才是？有無一些要求的標準？因為其實就話，是兩樣東西來的，一個就是地方有它的保留價值，另一個的建築物它的保留價值。作為結構工程師，我不會同你拗的，因為安全永遠都是第一，你不解決安全問題，其它問題都解決不到。

不講不知，剛才麥瑞權議員話其實都無入過則的。無入過則的其實兩件事，第一就話政府本身為甚麼會容許一個建築物是無入則你起？而這個非法建築為甚麼一直都不拆？是甚麼問題？還有就話，其實你一些所謂業主，其實是否業主呢？還是租客呢？我想即是港務局都講清楚就話，究竟他是一個甚麼的身份？因為好多時我們經常都搞不清就話，他好似是業主，因為他起了間屋。但是其實原來間屋是潛建的，如果因為無入則的話，你未修則其實都算是潛建。其實為甚麼政府有這麼糊塗賬在這裏呢？

還有就話，其實政府為甚麼不講返給我們聽，其實我做了少少功課，看到政府容許續期的四個地方，其實正正就是將整個造船過程是全部包容了在裏面。其中有一間木材廠，第二是

一座造船廠，第三是一個維修廠，而最後一個是拆船廠。即是話整條船由做到到退役，是完全包含了的。其實你是有意還是無意，即是這麼好彩，你保留到這些東西？還是你是深思熟慮的呢？

亦都想問下政府，你有無與文化局溝通？就話工務局部門裏面，你已經不知通過甚麼程序，你已經交了三個地方給文化局管理。但是為甚麼又無聽到文化局他話給我聽，他又有甚麼規劃呢？因為其實現在好似就是一面要保，一面不用保，但是問題是兩邊都無規劃，即是得個講字。這部份我希望政府都可以從你工務所知的信息裏面，給回我們一些正確的信息，等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審視這個荔枝碗的項目，唔該。

主席：請羅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我會答完全部的問題。高天賜議員，第一，搞清楚一件事，答埋崔世平議員。第一那裏無業主，那裏是一些海水事務局出那些臨時佔用准照，所以那些是無業權，是一年一年就可以續期，一年一年。我到了就職那陣時，我就給了個指示給海水局就話，那些的臨時每一年要續期的，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幾時給了那些准照是有一個用途，他要符合這個用途；第二，應該營運這個用途；第三，應該做返一些保養及維修。搞清楚，這個就是這個制度。

第二件事，那些當時，大部份的議員都是我的年紀差不多，那些當時是給了個地方用來他們做那些事情，肯定無則，因為那些全部不是一個永久的建築物，是一個臨時的建築物。我們細路仔，幾時有那些木屋用來釣魚，無一個人過則，個個都是這樣搭上去。如果歪歪地，就放多支撐著它先，肯定不會跌的，就是這樣。所以如果崔世平議員你是工程師，用返我們學校教我們，肯定有問題。所以高天賜議員，所以關於這個這些荔枝碗船廠的情況就是這樣。所以，幾時你問我們政府有甚麼幫助，我們是無這個責任要幫助。因為是給了這樣事情給他們一年一年他們做這樣的，所以是無幫助，亦都不用幫助。因為他們，我再強調他們做三件事，尊重那個用途，營運這個用途，保養維修你自己做的東西，這些是他們得到那個准照的責任。

區錦新議員，搞清楚一件事，這個不是一個未評定，即不是那些建築物那些，不是，所以現在就開始這個評定的事情。所以搞清楚，這事情幾時，到今時今日這一分鐘，不是一個文物來的。值得不值得我不識答，但是清楚不是一個文物。

麥瑞權議員，我剛才答了你個問題，無則亦都不用入則，因為當時是那些臨時的，每一年的事情。所以，大家我們講了這麼多《土地法》，《土地法》我批一塊地是有業權，是用

來做一個永久的東西，有則，有批則，甚麼都有。但是那些是一個年年要續期的東西，是一個臨時的東西，不是一個永久的東西。

何潤生議員，現在你問我們可以做甚麼？開始這一個立法會，當時一次通過了三個法律，一個《土地法》，一個《城規法》，一個《文物法》，你可以看一看《文物法》幾時開始個評定我可以做甚麼。所以幾時你話，他們是不是年年放一些錢要做，是他們的責任，因為當時年年要續這個准照。所以他們如果放一些錢用來維修保養，是他們應該做的事。

崔世平議員，之前那些研究，是有的，為甚麼現在再做返？好簡單，因為據我知道，得到的資料，無一個研究行到尾，得到個結論，即是一個通過了，無。一些行遠些，一些行短些，但是無一個行到最尾批了，有一個文件批了，無，所以就現在開始一個新的。我剛才話了，之前的資料，我們會給這間公司來全部給他參考。為甚麼參考呢？因為無一個行到尾，得到特區的政府一個同意或者批准。

所以，我諗大家今日希望清楚一些，關於這個就話，但是我亦都想講一件事，剛才幾時我答給宋碧琪議員，不記得講是一件事。幾時海水局及工務局開始關心這東西，看這東西，我在出面報紙各方面，我未聽過荔枝碗那三個字。我 2014 年 12 月就職，2015 年的 12 個月，好似我未聽過這三個字。我來那裏這麼多個質詢，2015 年施政方針各方面，我經常來，有無人講過這件事？所以，我想搞清楚一件事，幾時我叫海水局及工務局去看這些東西，我未聽過這個。是為甚麼呢？是因為是有一個我們的責任，是看一些建築物的安全，以及這個建築物對於公共的安全有無一個影響。所以現在大家我希望清楚那個情況，看了有一個結論，慢慢大家知道，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重要。我諗我答了各位議員的全部問題。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兩日的會議完成了所有議程，在這裏再以立法會名義多謝羅司長出席今日的會議。請各位議員留步，因有文件派發給你們。

現在宣佈散會，請稍留步。

翻譯：翻譯辦公室

文牘：編輯暨刊物處

